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24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5印张 160千字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45000册

ISBN 7-80023-022-8/K·75

书号: 11310·49 定价: 1.65元

(国内发行)

目 录

文 献

- 关于挺进大别山的一组电报(1)
进入大别山的任务与口号.....(8)

回 忆 录

- 重建鄂豫解放区的斗争.....段君毅 刘子厚(10)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三纵队..... 陈锡联(28)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六纵队.....杜义德(52)
对中原独立旅战斗历程的回顾.....张才千(85)

专 访

- 刘志坚谈桐柏区的几件大事.....(94)

专 题 资 料

- 刘邓大军南下和大别山解放区的建立与坚持
.....中共黄冈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办公室(99)

陈谢兵团挺进豫陕鄂..... 胥佩兰(143)
桐柏解放区简介..... 曹一凡(158)

大 事 记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纪事
..... 周宏雁 袁 伟(164)

序 列 表

中共中央中原局、刘邓野战军、大别山各解放区组织序列表
..... 中共黄冈地委党史办公室(201)

关于挺进大别山的一组电报*

(1947年6月~8月)

我 陷 晚 渡 河

(1947年6月30日)

陈粟谭^①，并军委、中央局：

艳酉电敬悉。我们今陷晚，即由东起东阿、西达鄆城，实行宽正面渡河，估计不会发生重大困难。渡河后，首先击灭郛城、鄆城及其以北地区五十五师。然后直向巨野、城武、定陶地带发展。预计东西，即可对五十五D^②开始攻击。

刘 邓 陷午

*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半旅。然后，于8月7日分三路南进。经过20天的行军作战，克服重重困难，行程1000余里，于8月27日到达大别山地区。这一行动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这里的以刘伯承、邓小平名义发出的7份电报，反映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历史事件的实施过程。这组电报均根据中央收电稿刊印。衍字、漏字、错字分别在□、〔〕、（）符号内校正。大标题是后加的，小标题是原电报稿上的。

① 指陈毅、粟裕、谭震林。

② 即五十五师。

休整半月后，直趋大别山

(1947年7月30日)

军委、中央局、陈粟谭、华东局、陈谢^①：

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梗电方针，确（恰）好顷奉艳电，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19个旅，至少有10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适宜。准备无后方作战。要求下列数事：

一、请山东令渤海尽量赶运炮弹，〔以备〕取用。〔在〕可能条件〔下〕，最好能再给我们1000〔发〕山炮弹。我们已派车到德州接运。

二、请邯郸即当千方百计派大批干部接收现有之10000伤员，好抽医院出动。

三、请邯郸将现存法币黑货全给我们。

以上务请限于15号前完成。

此外，建议陈唐兵团^②，在鲁西南拉一下敌人。山东抽出原皮定钧旅到大别山，作军区骨干。

刘 邓 陷午

① 指陈赓、谢富治。

② 指陈士榘、唐亮兵团。

拟定南下步骤如下

(1947年8月2日)

军委、陈粟谭、中央局、陈谢：

我们召开纵队级会议，坚决拥护中央梗电方针，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并拟定步骤如下：

(一)为恐黄河决口及敌情变化过大，拟争取提前于未删左右出动，望陈谢亦准备同时出动。

(二)为迷惑敌人，于出动时第一步到陇海路，而以陈唐位于敌之侧背，伪装出汴郑休息一两天。第二步进至鹿邑、太康线，以陈唐位于陇海线^北北侧，争取休息两天。如在此间敌人好打，则结合陈唐歼灭其三四个旅，如敌不敢进，回向郑汴集结，则我第三步以十天行程到达大别山。

(三)陈谢出动后，以先占新、浍、宜、洛山区再看形势。

(四)拟以张才干部同时进至桐柏山。

(五)动员方面，我们6月在豫北时作过，颇深入。现干部战士南下均无问题，当再深入动员。

(六)冶陶组织弹药、药品运送，并按时接收伤员。

对以上计划军委有何指示。

刘 邓 冬西

我主力已向南移

(1947年8月7日)

军委、陈粟谭、徐滕^①、陈谢：

邱欧主力昨日已过运河以西，罗广文兵团同日向临濮集东北之郑家营，其目的为郟城，估计明齐日可到达。我已以宋时轮、王秉璋两纵队与敌保持小接触，迷惑敌人。我两主力已向南转移，宋王两纵亦适时转至敌侧背或外线。我们即顺此态势南下。

陈唐则第一步在陇海两侧，第二步陇海路南，第三步转至鲁西南内线。

此次我们所携炮弹（山野炮弹600余发，迫炮弹三四千发）只能打半仗，黄（磺）胺剂亦未送到，故沿途等不敢轻易作战。

陈赓出动时间请军委规定。他们弹药亦极缺，在我们行动期间，军委直接指挥之。

刘 邓 虞午

^① 指徐向前、滕代远。

我各部要有坚强的战斗意志

(1947年8月12日)

各纵队首长，并告陈唐^①、王张^②，报军委：

我近日行动虽颇疲劳，但已调动敌人，分散敌人，使陈唐能得三五天休息。他们坚持内线，仍属可能。而我又先打桂系，进入陇海线。敌人对我意图只能逐步了解，故主动权仍在我手。我各部更应小心谨慎，万勿疏忽大意，好好组织休息，改善给养，团结同志。只要有坚强的战斗意志，部队的能力就能达成任务。望传达干部，一体明瞭。

刘 邓 文午

我过沙河后部署

(1947年8月17日)

各纵队首长：

过沙河后行动基本原则：

(一)敌已判明我到大别山，正部署堵击中。王敬久率三师、五八师，今筱日由砀山，经夏邑，向亳州前进。罗

① 指陈士榘、唐亮。

② 指王秉璋、张霖之。

广文十师，二〇六师，四十师，似沿平汉线运动。昨铣日，柘城北之远襄城到敌百余，可能是桂系。吴绍周之八五师、五七师，仍在单县地区。五师仍在郟城地区。刘汝明仍在荷鄆地区。敌人兵力分散。我军务于皓日渡河完毕，以争取先机。

(二)我过河后部署如下：

甲、一纵占商水。主力集结商水以东、以西，休息两三天。派一先头旅，占领上蔡。第二步，主力占领汝南。派一个旅，占领正阳。尔后该纵即在上蔡、汝南、正阳之线待机。但应以骑兵团、张才千旅，进至平汉线，由北而南破路。同时，由上蔡之旅派一个营，附电台，留置商水，向北游〔侦〕警戒。如能更早占领汝南、正阳，更为有利。

乙、六纵占领项城。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洪河。尔后全部南下，占领息县、罗山、经扶，主力位于罗山以南。派一个旅，占领黄安、麻城。

丙、二纵占领沈邱。休息两天。以先头旅占领新蔡，控制洪河。尔后留置一个旅，在新蔡及其以南。派一个营，附电台，留沈邱东西地区，游侦警戒。主力南进，占领潢川、光山、商城三城待机。

丁、三纵在颍川（阜阳）以西地区，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三河尖东西地区。尔后，除留置一个营，附电台，在三河尖游侦警戒外，全部自择道路，或经霍邱、砚蛮，迅速占领六安、霍山、立煌三城。

戊、本部在二纵、三纵之间行进。

刘 邓 筱辰

我主力在三天内过淮河

(1947年8月25日)

军委、陈粟、徐滕：

(一)我主力已通过汝河，水路线只有淮河一个障碍，三天内，主力可能渡河^①，尽力争取休息。

(二)我们经过黄泛区，继而沙河，泉（颍）河，洪河，汝河。今年水很大，都不能徒涉。两河之间到处发生泥泞，而又狭窄，无法机动。故行动极其困难，大车还要丢。但一般情况均好。

(三)我过沙河后，敌大部即已尾上，故未得到休息。吴绍周先我到达汝河南岸，昨敬日我军直及六纵，系以战斗强渡突破敌阵过河的。

刘 邓 有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组供稿)

^① 1947年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关于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的部署给各纵队的指示中说，我一、三、六纵已全部渡过淮河，二纵正在渡河中，现我已胜利地到达大别山，今后的任务则是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进入大别山的任务与口号

(1947·8·27)

致各首长并报朱刘陈粟先念陈谢：

(一)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区。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戒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二)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首先是有陈谢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及山东大军在陇海路南北的互为配合；其次是我当面敌人只有23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为被动；再次是大别山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持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三)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四批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壮大了，胜利了。说明蒋军必

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

(四)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作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但必须了解，如果我们在半年内不歼灭10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的准备。充分的发动群众及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们严格三项纪律八项注意，严肃军风纪，树立良好影响，是使群众敢于接近我们的先决条件，各级必须专门检查，万勿忽视。

中 原 局

重建鄂豫解放区的斗争

段君毅 刘子厚

今年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40周年。回顾往事，当年晋冀鲁豫部队和地方干部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的历史画面，依然历历在目，催人奋进。

(一)

1947年8月，刘邓大军主力一、二、三、六四个纵队十几万人，在胜利进行鲁西南战役之后，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继续南进、直插敌战略纵深大别山区的指示，经过近20天的急行军和对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敌进入大别山地区。进入大别山后，我主力部队乘敌主力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敌人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迅速实行战略展开，尽力占领一切可以占领的城镇，不断拓展和巩固已占区域。经过一个月的激烈战斗，共歼灭敌正规军6000余人，土匪760余人，解放了22座县城，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地区实现战略展开的任务。重建鄂豫解放区的工作，就是随着刘邓大军的战略展开而进行的。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胜利，为重建鄂豫解放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鄂豫区地处鄂豫皖三省边界，巍峨的大别山群峰纵贯其中。北部是丘陵地带，中间是山地，南部紧靠长江，为平原湖泊地区。这里地域广阔，物产丰富，能为我军提供较充足的物资。从战略地位上看，它南扼长江，西逼武汉，沟通南北，堪称“咽喉”。大别山是革命老根据地，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便于我立足生根，坚持长期斗争。重建鄂豫解放区，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我军进入大别山后，刘、邓首长十分重视解放区的创建工作，要求全军将士、地方干部“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遵照这个指示，各部队一面阻击牵制追敌，一面就地“铺摊子”，开展地方工作。到10月中旬，进山大军不仅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而且还在已解放的22个县中建立了17个县的民主政权，为建立鄂豫、皖西解放区奠定了基础。10月12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决定在已建立的鄂豫、鄂东、皖西三个大区工委的基础上，归并成立鄂豫、皖西两个解放区。11月中旬，鄂豫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在麻城福田河正式成立，下辖地委、军分区和专署各五个。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郭天民任军区副司令员，段君毅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刘子厚任副书记兼行署主任。

鄂豫区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干部人数少。区党委、军区和行署紧紧依靠三个方面的力量，同心同德地开展重建鄂豫解放区的工作。一是依靠从主力部队抽出的1/3的部队的力量。一、二、六纵队共抽出了1000余名得力干部到鄂豫区工作，加强了地方的领导力量；同时还调

来成建制的主力部队，组成军区、军分区武装，壮大了地方部队。二是依靠从冀鲁豫、太行、冀南区党委抽调并随军南下的1000余名地方干部（南下途中称“天池部队”）。这支干部队伍全副武装，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三是依靠五师突围后长期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本地同志。1946年五师突围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彻底摧毁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曾出动数万大军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清剿”，疯狂搜捕和残杀了我数以万计的干部和基本群众，大别山老区遭到了空前的严重破坏。然而，大别山红旗不倒，至大军进山前，鄂豫方面仍有3个中心县委和10余支游击队在坚持斗争。这些始终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同志，是重建鄂豫解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依靠这三股力量，我们较好地解决了干部人数少，力量不足的困难。区党委根据干部条件，将这三方面的干部搭配起来，分别派往地、县、区三级担任领导工作。在区党委、军区和行署的统一领导下，这三股力量很快地汇合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全面进行基层政权和各级财政税收机构的建设，使鄂豫解放区不断扩大和巩固。

我们在创建鄂豫解放区的过程中，除了注意加强上述三股力量的团结外，还十分注意加强党、政、军、民的团结，以形成坚强有力的“拳头”。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实际上融为一体，其人员住在一起，活动在一起。领导同志互相尊重，有事同商量，关系十分密切。没有三股力量和党、政、军、民的紧密团结，鄂豫解放区是创建不起来的。

(二)

重建鄂豫解放区不容易，然而，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新区更是艰难。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消灭土匪，是巩固新解放区的关键所在。为了在鄂豫解放区站稳脚跟，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全区军、民积极开展武装斗争，集中力量消灭对我解放区危害最大的反动民团、乡保队之类的土匪。大别山各地股匪活动猖獗。鄂豫解放区建立初期，境内有股匪数万人。这些股匪以大地主和乡、保长为匪首，成员大多是流氓、兵痞和政治化了的惯匪。他们长期与我为敌，有反革命斗争的经验，加上地形熟悉，很不容易对付。我主力部队进山后，他们化整为零，隐蔽起来，保持实力，一有机会，他们便进行骚扰破坏，以图东山再起。如麻东匪首郑家贤，趁我军主力部队转移的机会，纠集上千名匪徒举行反革命暴乱，偷袭麻东县政府和任家垸乡政府，捕杀我干部群众六七十人。原粤南省委宣传部长、工作队队长余清(石辟澜)等同志壮烈牺牲。如果不彻底肃清这些作恶多端的股匪，我们在大别山就难以立足。

10月12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军区及分区基干武装部队，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大力开展剿匪工作，对顽匪进行奔袭和穷追，坚决予以歼灭。同时，刘、邓首长还多次亲自深入鄂豫区一些县、区检查督促剿匪工作，并作出了周密的部署。全区党、政、军、民同仇敌忾，各地剿匪斗争迅速开展。四分区为了给麻东事变中

死难的烈士报仇，派出主力四十八团穷追郑家贤股匪。麻（城）东寺基山一仗，歼其主力200余人，给这股顽匪以沉重的打击。接着，该分区部队又相继攻克黄冈上巴河和新洲等敌土顽据点，共歼敌4个保安中队及7个乡公所乡保队，计400余人，受到鄂豫军区的通令嘉奖。我驻英山剿匪的主力部队十六旅更是战果辉煌：英（山）、罗（田）、霍（山）边界三角地区的大股顽匪悉数被歼，余部土崩瓦解。到1948年1月中旬，大别山区共剿灭顽匪10000余人，剿匪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随着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鄂豫解放区的地方武装也不断发展壮大，各地出现了群众性参军热潮。五分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地方武装就扩充了一倍多，各县县大队均发展到有三四个成建制的连队。新县箭场河区出现了100多家父送子、妻送夫参军和800多群众送行的动人场面，全县一次扩军五六百人。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地方武装力量，在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和巩固新区的斗争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剿匪斗争中，我们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讲究斗争策略。对土顽及蒋军被俘人员不杀不辱，愿留者留，愿走者走；对敌乡、保武装，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实行区别对待：一般成员只要放下武器，便既往不咎，首恶分子，也允许将功赎罪，可杀可不杀者尽量不杀；对保、甲则实行改造，逐步建立两面政权，让其为我办事。这些政策和做法，分化瓦解了敌人，孤立其最顽固的部分，壮大了我方力量，减轻了匪患对解放区的危害，为后来我们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分化瓦解敌人的基础上，我们还广泛地开展了统战工作。一是通过两面政权，给敌县、乡自卫队官兵和逃亡地主寄送统战信件，向他们讲明我军必胜的趋势和我党“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给他们指明出路。这样，大大动摇和瓦解了敌人的军心和士气；有的敌伪官兵主动投诚，有的暗中做我内应，有的对我采取不抵抗政策。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造成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局面。二是开展对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争取工作，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在我们的努力争取下，鄂豫解放区内不少开明士绅和国民党有识之士积极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来，协助我军和地方民主政府筹集物资，向我们提供敌人活动的情况，并帮助我们做敌人的分化瓦解工作。如黄冈六区有一个抗战时期就与我有联系的士绅，在我方动员下，说服了该区的乡长，使之不与我为敌，等等。随着统战工作的发展，一些原来对我有偏见的士绅也改变态度，与我们的关系日益融洽。全区各级城工部门利用统战关系，派出我方人员打入武汉、信阳、团风等敌占城镇，设立秘密据点，收集敌方情报和筹办我军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剿匪斗争和解放区的工作。剿匪斗争的胜利和各项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我刘邓大军主力在张家店、高山铺两个战役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进一步打开了创立大别山根据地的局面，并使我们站稳了脚跟。

（三）

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后方，从物资、兵源等方

面支援主力进行战略反攻，是解放区的一项重要任务。刘邓大军远离晋冀鲁豫解放区后方，千里挺进大别山地区作战，军需供应断绝，吃饭、穿衣都很困难。鄂豫解放区一建立，区党委就把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后方，尽一切力量为大军提供后勤保障，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我们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才逐步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打开了建立巩固的后方的新局面。

鄂豫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但是，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曾三次撤离大别山，群众受过反动派的血腥镇压；鄂豫解放区建立之初，境内股匪活动猖獗，暗中威胁群众；加上在我大军挺进大别山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对群众的欺骗宣传，群众担心我们来了又走，惧怕同我接近后又遭敌人屠杀。他们内心虽然欢迎我们，行动上却对我们避而远之。这给我们完成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后方的任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了消除群众的担心和恐惧心理，解放区各级党、政、军机关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首先，积极配合大军向群众进行宣传。我们一是向广大群众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伟大战略决策，讲明建立大别山解放区对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重大战略意义。二是对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宣传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大好形势，指明“蒋必败，我必胜”的必然趋势，增强群众对我解放全中国的信心。三是反复向群众说明，我们是当年的红军——鄂豫皖子弟兵，现在打回家乡来了。我们这次回来是要深深扎根

于大别山，决不让敌人再占领大别山。我军胜利反攻的消息也给鄂豫区人民极大鼓舞。群众的觉悟提高很快。老根据地到底还是老根据地，大别山的老百姓真好。党中央、毛主席把战略进攻的矛头选定在大别山，真是选得太准了。

其次，严明军纪，用遵纪爱民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群众。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教育全区党、政、军干部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并用大军在挺进大别山途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处处保护群众利益的事例教育大家。部队南下途经闻名全国的砀山梨产地砀山，正值梨子成熟季节，树上挂满了诱人的大梨，战士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摘到。可是，为了保护群众利益，没有一个战士摘一个梨。大军过后，这件事一直被砀山群众传为美谈。区党委用这个典型事例教育干部，增强了大家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在加强自身建设，做好群众工作方面，刘、邓首长更是处处为人表率，给鄂豫解放区的广大干部和全体指战员作出了光辉榜样。他们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进山后一直穿着自己缝制的粗布衣，在生活上从来不搞特殊化。一次，鄂豫区金寨县有位区委书记从关心首长的身体健康出发，给前来检查工作的邓小平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送了几斤猪肉和葵花籽，当即受到小平同志的批评。刘、邓首长不仅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还时刻关心大别山的群众，模范地做好群众工作。1948年元月，区党委负责同志陪同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到鄂豫一分区检查剿匪、土改工作，路经商城青区，住了一夜。在与房东的谈话中，邓政委了解到房东的一头耕牛被国民党反动民

团抢走了。到金寨后，邓政委通知我剿匪部队寻找这头耕牛。我金寨地方部队在剿匪中，曾在从商城流窜过来的敌人手中夺回了一头耕牛，到处打听也没有找到失主。接到邓政委的通知后，部队立即把耕牛送还房东。当房东知道帮他找牛的是指挥十几万大军的邓政委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呼“恩人”。在刘、邓首长的言传身教下，鄂豫区各级党、政、军干部和战士自觉保护群众利益，作风艰苦，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广大群众。

经过努力，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开始形成。群众主动地为我们当向导，提供情报，监视敌人。有一次，鄂豫区领导机关驻扎在麻城北面隘门关附近的村庄，只有两个连的兵力警卫。一天半夜，下着大雨，伸手不见五指。有几个老百姓摸黑赶到我们驻地，告诉我们，敌人桂系部队有一个团驻在离我们只有三里路的地方。听了老百姓提供的情报，我们鄂豫区机关连夜北上，转移到安全地带——磨盘山，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同时，群众拥军支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处呈现出一派为刘邓大军献粮献菜、赶制冬衣的热烈景象。仅罗田滕家堡以北的落梅河穷山区，就先后献出军粮20000多斤，蔬菜上千担，食油500斤，土布400余匹。春节前夕，不少地方的群众还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年米献给大军，使部队在到达大别山的第一个春节里过上一个好年。各地群众还为部队赶制军鞋和冬衣，经过各级党、政干部和全区群众的共同努力，加上部队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战利品，终于较好地解决了部队的穿鞋穿衣问题。

为了解决农民迫切希望解决的土地问题，使解放区人民得到实惠，建立起巩固的后方，我们在全区逐步开展了土改运动。组织贫农团和农会，着手打土豪，分田，分浮财。开始阶段，各地在执行政策上比较谨慎，打击对象只限于群众痛恨的少数地主恶霸，将他们占有的田地、浮财分给贫苦农民。当时，农民参加土改的积极性比较高。尽管境内的顽匪还没有肃清，经常有敌人出来破坏骚扰，但农民参加土改的人数越来越多，运动开展迅速。后来，由于我们脱离大别山的实际，没有认真考虑在大别山局部地区仍是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而是硬性照搬华北解放区的经验，致使土改运动曾一度出现偏差，犯了急性土改的错误。结果是，大多数地方只是搞了一下宣传发动，或者只是进行了登记、插牌子之类的初步工作，田地没有真正分到贫苦农民手里；一些地方土改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是假分田地和财物；有的地方虽说分了田和财物，但只有少数积极分子敢要，一般群众则不敢要；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地痞、流氓利用外来干部不了解情况的弱点，冒充“积极分子”，霸占斗争果实，群众敢怒不敢言；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敌人反攻倒算的现象。总之，土改在大多数地方走了过场。上述“左”的错误，前后虽然只有两个来月的时间，但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不小的。幸而很快被中原局发现和纠正，才未造成更大的损失。这件事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我们认识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单凭良好的主观愿望，急于求成是不行的。

根据党中央、中原局对新区工作的指示，我们区党委专门开会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和部署政策转变工作。自1948年3月中旬开始，区党委先后发出了《鄂豫对工商业问题的指示》、《鄂豫给各地的补充指示》、《鄂豫区党委关于老苏区工作指示》、《鄂豫区党委关于双减问题的指示》等文件。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全区在3月中旬就停止了没收工商业的错误作法，各地均注意保护厂主、店主、商人照常营业。3月底，又着手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对受害者赔礼道歉，并退还被错分的田地、财物。入夏以后，又根据不同的区域，分别实行不同的新政策：在我控制区，实行主、佃双方都接受的减租减息；在敌我拉锯的游击区域，则以抗丁、抗粮和反对特务、保甲统治为口号，着重解决基本群众和各阶层不堪忍受的痛苦。与此同时，我们还组织解放区人民大力发展生产，救济春荒。在集镇，大幅度地降低工、商业税率，对因资金短缺经营有困难者，发放工、商业贷款，给以大力扶持。在农村，则以组织春耕救灾为中心。对受敌摧残严重的无人区，千方百计地动员群众回家春耕，对缺粮、缺种子的农户，设法调剂，做到不违农时。各地还十分注意抚慰和照顾军、烈属。对困难户，除救济一部分急需的口粮衣物外，还抽人帮助耕种。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土改走上了正轨，不仅使广大群众保持着长久的支持革命斗争的积极性，而且调动了一切有利于我的社会力量，鄂豫解放区的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

坚持大别山斗争，反对敌人“围剿”，是鄂豫解放区最艰难的时期。蒋介石为了同我争夺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调集了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优势兵力，于1947年11月27日开始向大别山发动全面的围攻。我刘邓大军和大别山解放区军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处境十分困难。党中央曾催促有关部队尽快向南出击，以减轻大别山的压力。但是，刘、邓首长却发电中央，请华东野战军主力不要急于南下。刘、邓宁愿自己“在大别山背重些”，再承受一些损失，也要让华野主力在黄河两岸休整好，以便积蓄力量更好地打击敌人。刘、邓首长这种不畏艰险、始终顾全大局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此期间，刘、邓首长还一直注视着陕北方面的情况，时刻惦念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危。有一次，区党委负责同志到黄安（红安）七里坪中原局的驻地向刘、邓首长汇报工作。邓小平同志破例请大家喝了一杯酒，他高兴地说：“我们已有三天没得到延安方面的电报了，今天收到党中央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所以喝一杯庆祝酒。”刘、邓首长时刻关注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与党中央、毛主席心心相印。

在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鄂豫区军民大体上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反“围剿”斗争。对于敌

人的“围剿”，刘邓大军采取内线坚持和分兵向外、内外配合、寻歼弱敌的方针。战术灵活，致使敌人精心组织的合击连连扑空。在此期间，鄂豫区军民和地方干部，以全力投入了反“围剿”斗争。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反抓丁、反抢粮、反掠夺，破击敌人设置的三网（谍报网、碉堡网、公路网）和经济封锁；一方面组织游击集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2月下旬，鄂豫四分区各县武装，利用敌人正规军转移的间隙，分别奔袭浠水团陂、新洲钱家寨和罗田丁家套等敌军据点，歼敌乡保武装500余人。五分区部队在主力十六旅攻克广济城（梅川）的第二天，乘胜出击蕲春、广济童司牌、黄梅濯港，歼敌正规军4个连和2个县自卫队大部。12月30日，三分区部队收复了礼山（大悟）县城，并将礼山至河口的敌人碉堡、电线及公路全部破坏，起到了拦截阻止敌人的作用。经过三四十天的辗转拖敌和小部队灵活歼敌，我军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主动权，鄂豫区的局势逐渐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

第二阶段，主力部队转出外线作战，鄂豫区军民顽强坚持反“清剿”斗争。由于反“围剿”斗争的初步胜利，加上陈谢、陈唐兵团在外线的积极作战，一个南抵长江、北至陇海线的广阔战场逐步形成。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率“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和“设立南线指挥中心”的指示。2月24日，在内线指挥作战的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率前方指挥所到达淮北临泉县韦寨，与后方指挥所会合。在此前后，二、三、六纵主力也陆续转出了大别山。前指转移前夕，邓小平同志把区党委负责同志叫去交待工作，他说：

“主力部队走后，你们要坚持，主力在外边打几个胜仗局面就会变化。内线顶住就是胜利。”接着，小平同志还对鄂豫区坚持斗争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前指北去后，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区党委专门就主力转出外线后的对敌斗争作了研究和部署。经过紧急动员，党、政、军机关一致表示，一定坚持大别山斗争，情况再严重也不过淮河一步。

我主力转出后，敌人仍然组织20多个整编旅并辅以大批反动地方武装，向我鄂豫区、皖西区进行残酷的“清剿”，妄图一举抢占大别山地区。敌我力量悬殊，从当时大别山地区的特定环境讲，局势暂时变得于我不利，斗争也较过去艰苦。在敌人的残酷“清剿”中，我鄂豫区遭受了不少损失。新县浒湾、箭场河一带十室九空，(黄)安北、麻(城)东等地很快成了无人区。我地方党、政组织也大多被破坏，全区被捕、牺牲和失散的地方干部共约700人。3月以后，大别山我腹心地区包括各军、政机关所在地相继沦陷，鄂豫解放区又一次沦为游击区。但是，鄂豫区军民并没有被一时强大的敌人所吓倒，军区和各分区部队均顽强地坚持下来了。鄂豫区领导机关较多的时间是驻在黄安(红安)、麻城一带山区，各武装部队也分散活动于大别山群峰之中。大别山群峰山高林密，部队一钻进去就看不见踪影，便于隐蔽自己，实行宽大机动。我们利用大别山提供的这一天然条件，机动地与敌人周旋，并抓住机会歼灭敌人。当时，我们的口号是“淮河以南度春秋”(鄂豫区在淮河以南，故淮河以南即指鄂豫区)。即使是在最艰苦的情况下，大家也坚持战斗在鄂豫区，没有一个县委和部队跑

过淮河以北去。就这样，最艰苦的1948年3、4、5月过去了，全区仍然保持了十五六块相对稳定的小块根据地。

在艰苦的反“清剿”斗争中，鄂豫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注意冷静地分析形势，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一方面继续大力贯彻党的新区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以孤立、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又着手调整组织和兵力部署，相对集中力量，提高机动应敌能力。1948年3月间，我们将刚从皖西调来的三十七团调到四分区，换出四分区的五十一团到五分区，加强被敌人重点进攻地区的力量。5月，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又调整了部分区域，新设了几个边界县，同时将县以下的小区合并成大区；依据各县情况分别设两至三个工委以及指挥部，将地方干部全部编入武工队。继之，又在各县武工队的基础上，组建了游击队、分区基干团和联县新编团，分别担负县内游击和在临界地区作较大范围机动的任务。不久，军区还抽调五十三团（五分区武装）、五十五团（三分区武装）组成教导旅。这样一来，大大加强了全区机动作战的力量。在整个反“清剿”斗争中，我们坚决执行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始终坚持战斗，顶住并寻机歼灭敌人。例如：三分区部队于礼山以南的刘家集伏击敌人，毙敌鄂东战地观察小组少将组长刘心怡，俘敌少将副组长周齐稷，并迫使信义乡、柿子乡的乡、保武装全部向我缴械投降。四分区部队于罗（田）北滕家堡地区，歼敌正规军两个连，毙、俘150余敌人，缴步枪130余支，轻重机枪9挺，大大挫败了敌正规军的嚣张气焰。这一期间，我鄂豫区共歼敌3000

余人。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配合外线主力机动作战，8月下旬，我们鄂豫区党委在麻东祠堂铺召开了各地委书记、专员和分区司令员参加的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前一时期武装斗争和执行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和估计了形势，并讨论研究了下一段的工作任务和措施。会议决定，在继续贯彻党的新政策的同时，进一步集中力量，多打胜仗，使我之小块隐蔽的根据地大块公开根据地发展。会后，全军区部队开始由山地转向平原作战，在敌人薄弱的地区展开反攻，取得了不少胜利。10月19日，我们区党委发出了反击作战的指示，要求部队首先拓展北面地盘，巩固山区，进而打通与淮北的联系，并逐步向沿江发展。同时，军区集中一部主力攻打商城，敌五十八军新十师弃城逃走，区党委、军区、行署进驻商城。接着，一分区部队解放固始县城。从此，在大别山北麓形成大块解放区，并和淮河以北的豫皖苏解放区联成一片。为日后进行淮海战役和南下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淮海战役开始后，有一小股敌人自淮北向南逃跑，刘、邓指示我们集中力量堵截消灭，可惜我们没有截到。对此，我们一直深感不安。淮海战役结束后，二野渡江向大西南进军。因开辟大西南新区工作的需要，段君毅、郭天民及原留大别山坚持的主力部队，奉命回归二野建制。以后鄂豫区的工作就由王树声、刘子厚负责了。

(五)

建立大军渡江作战的前进基地，保证大军顺利渡江，是大别山解放区肩负的光荣任务。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之后，第二野战军四、五兵团，从淮北南下大别山区，进到长江北岸，第四野战军沿平汉铁路挺进到信阳地区，和二野、三野协同一致，准备南渡长江作战，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在这种形势下，我鄂豫区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部署全力支援大军渡江作战。会后，我们立即动员和组织全区军民，一方面进一步肃清境内残敌，一方面做好支前工作，建立大军渡江作战的前进基地。在清剿残敌的斗争中，我鄂豫军区和各分区部队紧紧抓住大军南下的机会，组织强大的阵势，如秋风扫落叶一样横扫残敌。到1949年4月中旬，全区共歼灭残敌1980余人。由于大军迅速南进和鄂豫、皖西军区部队积极主动出击，长江沿岸除敌人最后盘踞的两三个孤立的据点外，其余据点全被拔掉。两区清剿残敌的胜利，既为大军渡江作战扫清了障碍，同时也更有利于解放区的支前工作。

为了保障大军胜利渡江，我鄂豫区在1949年2月成立了以王树声为司令员、刘子厚为第二司令员的支前司令部，负责指挥支前工作。区党委和支前司令部连续发出《鄂豫区支前司令部一号命令》、《为紧急动员起来支援前线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等文件，要求各地紧急动员起来，在公路沿线和大军即将经过的地方设立支前站，大量准备修路、

架桥器材和渡船，筹备各种急需物资，切实做好支前工作。在区党委和支前司令部的领导下，全区各地迅速掀起了以筹粮筹草为中心的支前工作热潮。据当时几个地方的初步统计，黄冈县（含新洲县）先后供应大军粮食1000万斤，柴草3300余万斤；蕲春县捐大米229万斤；罗山五里店一带群众每天给驻信阳我军运送粮食50000斤至80000斤，等等。广大群众不仅设法筹措了数千万斤的粮草，还为渡江部队准备了大批食盐和雨具。大别山人民为支援渡江作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创立大别山根据地和实现全国解放，无数革命志士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光辉历史，既是对英烈们的深切悼念，也是为了激励自己奋进不息。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三纵队

陈 锡 联

解放战争第一年的伟大胜利，使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来，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指引下，歼灭了敌人97个半旅，连同地方部队共112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并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奠定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基础。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以争取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并且制定了两翼牵制、中央突破、三军配合的战略计划。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7月以前，在鲁西南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在晋南突破黄河，挺进豫鄂陕；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打破敌人重点进攻后，挺进豫皖苏。三军在中原布成品字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中原根据地。

根据上述任务，我纵队在刘、邓首长直接领导下，在豫北作战之后，于安阳以西地区休整一个多月，学习了野司颁发的“敌前渡河的战术指示”，围绕大反攻进行了思想与组织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突破黄河，参加鲁西南战役

蒋介石全面进攻遭到破产之后，在军事上对我采取重点进攻，其部署是：在解放区东西两翼，集中兵力向山东、陕北两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妄图将山东、陕北解放区各个击破，或分别将我军赶至黄河以北和黄河以东，然后调集兵力在华北与我决战。为了抽调兵力加强其重点进攻，在中央，蒋介石于3月9日命令将黄河水引入故道，构成从风陵渡至济南两千里的所谓“黄河防线”，妄想以此代替“40万大军”，以阻止我野战军机动。这样，敌人在南线就形成中间防御两翼进攻的“哑铃形”的战略态势。

当时，在鲁西南战场，敌从开封至东阿长500里的黄河防线上，仅有四绥区刘汝明的整五十五师、整六十八师共6个旅，结合地方团队防守；另整七十师2个旅位嘉祥机动，兵力薄弱，战斗力不强。

为突破敌黄河防线，实施鲁西南战役，刘、邓首长决心以一、二、六纵队为第一梯队，从张秋镇至临濮集300里的宽正面上突破敌人防御，首先歼灭刘汝明集团，再于运动中歼灭来援之敌，为进军大别山扫清障碍。我三纵为战役总预备队。6月30日夜，各兄弟纵队密切协同，在强大炮火掩护和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及地方武装接应下，迅速突破敌河防。我纵队于2日从林家楼、李桥、大张庄渡过黄河，进入鄆城、水堡之线待机。

我军突破敌黄河防线后，蒋介石为堵住这一缺口，急

令刘汝明集团之五十五师主力退守鄆城，六十八师主力及五十五师一八一旅守荷泽，并从豫皖苏抽调一五三旅进至定陶。同时，从豫皖苏和豫北抽调五十八师、三十二师、六十六师和嘉祥的七十师，结成重点，统归王敬久指挥，企图伏击我野战军主力的侧背。鉴于敌援军主力远在单县以南，刘、邓首长决定先歼鄆城、定陶、曹县之敌后，集中主力，于运动中再歼王敬久集团。我纵队进至定陶东南冉堎集、汶上集地区待机。2日，二纵解放曹县；8日，一纵全歼鄆城守敌；10日，六纵又攻占定陶。此时，敌人正在巨野、金乡之线摆成一条长蛇阵，其七十师1个半旅进至六营集，三十二师两个旅进至独山集，六十六师（欠一九九旅）进至羊山集、谢家集地区，王敬久则亲率五十八师和六十六师之一九九旅位金乡。

刘、邓首长根据军委“我军愈在内线多歼灭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的指示，决心乘敌王敬久集团正在运动中和兵力分散之机，分割歼灭之。具体部署是：以一纵插至巨野东南地区，切断敌七十师、三十二师、六十六师之联系，割裂、歼灭敌三十二师；六纵经张凤集向东，以一部切断敌三十二师和六十六师联系，主力协同一纵歼灭三十二师；二纵先歼谢家集敌六十六师一个团，尔后与我三纵协同歼灭羊山敌六十六师主力。另以冀鲁豫军区独一、二旅，进至万福河以北地区，阻击由金乡可能北援之敌。我纵队部署是：以马忠全旅长、芦南樵政委率领的八旅从东北、童国贵旅长、高治国政委率领的九旅从西南攻击羊山集之敌，赵兰田旅长、周维政委率领的七旅为预备队。

羊山集位于金乡城西北30里，居民千余户，镇北面靠山。北面的这座山是东西长约5里、高400公尺的孤山，山上突出三峰，以中峰（羊身）最高，形势险峻，能瞰制集镇及村落，形状似羊，因而得名“羊山”。山上有日、伪时筑的碉堡。敌六十六师被围后加修了一些工事，构成核心阵地，据守顽抗。

各旅接到任务后，情绪极为高涨，提出“攻下羊山为人民立功”。7月13日我纵队进抵羊山附近，当夜开始攻击，首先消灭敌外围据点。当部队爆破敌鹿砦向村内突击时，遭山上敌火力压制，八、九两旅攻击未成功。

14日夜，传来一、六纵队在六营地区全歼敌三十二师和七十师、二纵队歼灭谢家集之敌的胜利消息，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羊山之敌在三十二师、七十师被歼后，极为恐慌，于16日中午，以1个团的兵力，向南作试探性突围，为我九旅歼其一部，余敌逃回羊山。

15日，二纵参加对羊山作战，由西面对敌实施攻击。我纵队随即调整部署，于17日、20日两次与之协同作战。但因对地形、敌情摸的不清，部分干部有急躁情绪，组织工作粗糙，几次攻击，均未奏效。

此时，金乡援敌五十八师及一九九旅进至万福河南岸，为军区独立旅所阻，7天未前进一步。19日蒋介石飞临开封督战，一面从西安、洛阳、山东调兵遣将，驰援鲁西南；一面严令王敬久率五十八师及一九九旅由金乡北援，解羊山之围。刘、邓首长决心除以一部继续围困羊山之敌外，集主力先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尔后再打羊山。二纵四旅及

军区独立旅占领袁庄以西布阵。我三纵九旅二十五团位刘庄、韩楼正面阻敌，二十七团位左翼杨庄、徐楼地区，迂回敌人。七旅进至张庄、陈庄待机，准备适时投入战斗。20日6时，敌一九九旅在飞机、坦克、炮火掩护下渡过万福河，其前卫五九九团16时接近韩楼以南。我二十五团适时组织反击，歼敌一部，并击毙敌五九六团团团长王鸿昭。时降大雨，道路泥泞，敌坦克运动困难，其炮兵亦不易占领阵地，协同困难，前卫孤立。九旅童国贵旅长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二十五团主力从敌两侧，二十六、二十七两团迂回敌后，歼敌五九六团大部。七旅主力多路出击，将敌一九九旅主力分割包围在杨楼以北地区。此时，二纵部队亦从西侧出击，经彻夜激战，全歼敌一九九旅。我纵俘敌旅长王仕翹以下2000余人。23日至24日，敌五十八师又数次增援，均为我纵所阻，即龟缩金乡。

23日，毛主席指示我野，对羊山集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刘、邓首长认真分析当时敌情，认为各路援敌尚在调动中，且金乡敌再无力北援，羊山集敌人已遭到削弱，我可以集中全部主力，速歼敌完全有把握。随即重新调整部署，以二纵一部由西向东攻击，以我纵七旅和六纵十六旅由北向南攻击，以八旅由东向西攻击，并调野司榴弹炮营、一纵炮团加强火力，置重点于夺取制高点。以一纵位羊山以东地区，接替军区独立旅的阻击任务。24日，我和

曾绍山、郑国仲、阎红彦同志分赴各旅，召集干部会进行动员，研究攻击受挫原因。和干部一起到前沿观察地形、敌情，并和战士座谈，分析研究打法。最后一致认为，攻下制高点羊身是整个战斗的关键。遂以七旅（附一纵山炮团）和六纵十六旅为主攻部队，首先由北攻占羊身，尔后该两旅分别向东向西攻击羊山集；八旅二十四团协同二十团攻羊头，主力位羊山集以东以南布阵，捕捉突围之敌；九旅阻止增援之敌并在姜庄、后刘庄相机攻村。

27日18时，发起总攻，我担任主攻的十九团三营在营长南峰岚率领下，以迅猛动作，从正面一举突破敌阵地，攻上羊身主峰。19时，与从羊尾攻上主峰的十六旅一起，将敌人压到南侧半山坡凹部。八、九两旅也在羊山集以东、以南突破敌阵地，向村内发展。战至28日12时，我纵共毙、伤敌4000人，俘敌7000余人，缴获榴炮9门，汽车30余辆，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我纵队杀敌英雄史玉伦同志和十九团三营营长南峰岚同志光荣牺牲。此役历时28天，我野战军在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上，歼敌9个半旅、4个师部，共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迫使敌先后从西北、山东和中原等地调动9个整编师22个半旅向鲁西南驰援，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为跃进大别山开辟了通道。

跃 进 千 里

鲁西南战役后，我野战军主力和华野外线兵团5个纵队，集结于巨野、郓城地区，形成强大的进攻态势，无论

在战略上和战役上都处于主动地位。刘、邓首长决心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让部队休整半个月，于8月15日南进大别山。

但是，这时调进鲁西南的国民党13个师30个旅，分五路正向巨野、郓城地区分进合击，企图迫使我军背水连续作战。还阴谋破坏黄河大堤，把我军和河南岸数百万人民淹没在鲁西南。加之当时连日阴雨，河水猛涨，南岸之老堤由于敌人破坏，未加修复，时刻有决堤的危险。新的情况已不利于我久停。刘、邓首长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心提前于8月7日经巨野、定陶之间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南进，并要求我们勇往直前，不向后看，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荣艰巨的战略任务。中央军委、毛主席迅速批准了这一决心。当时，毛主席对我野战军主力南进大别山，曾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要我们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

为了保持我军行动的隐蔽突然，制造敌人错觉和出其不意，刘、邓首长确定野战军主力分三路南进，即以一纵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之线以西南进；我三纵为东路，沿成武、虞城、夏邑、界首之线以东南进；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二、六纵为中路，沿单县、虞城、亳州、界首、临泉之线以西南进；千余名地方干部分随各纵队行进，以便于迅速开展地方工作。为配合和掩护我野战军主力南进。刘、邓首长还确定：北面

以十一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北渡的假象，吸引敌人继续合围；东面以暂归我野战军指挥的华野外线兵团5个纵队的少数兵力箝制敌人，主力积极寻机打击敌人，掩护我军主力南进；在西面以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中原独立旅参加破路后，绕道平汉路西侧南进，分散迷惑敌人。

当时，我军是胜利之师，群情激昂，信心十足，有完成各项任务、克服任何困难的思想基础。但在实际工作上，却存在不少问题，如部队连续作战一个月没有休整，新解放战士来不及教育训练，对进军大别山还没有具体动员和充分的准备。敌重兵压境，从鲁西南到大别山，远隔千里，横在前进道路上有陇海路、黄泛区、涡河、茨河、沙河、泉河、淮河等许多天然障碍。加之正值雨季，我纵队又行进在东路，河宽水深，大多数河流不能徒涉，运动困难。且东临津浦路，如敌人察觉我战略企图，沿铁路向南，堵截我去路，将造成我更大的困难。克服障碍，使部队迅速进到大别山去，是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刘、邓首长果断决定采取三路前进的队势，固然已为我们创造了进军快的前提，但我们靠两条腿行动，是比不上敌人的车轮子的。因此，做好战备和组织好行军，就更显得重要了。我们反复琢磨，既要前进快，又要保持部队的体力和持续的韧性，采取了各旅交替前进的办法。首先以七旅为先遣队，掩护纵队通过陇海路，抢占新黄河（即沙河）渡口，架设浮桥，保障主力通过沙河。尔后由九旅担任先遣任务，过沙河迅速前出，抢占淮河渡口，攻占固始。八旅即向皖西展开。

要求各级干部深入下去，边前进、边动员、边整补，开展思想、体力互助，切实做好巩固部队的工作。经过动员，各部队都抢着在千里跃进中立战功。

8月7日，我纵队与兄弟纵队一起，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

黄昏时部队出发，连续4个夜行军，跳出了敌重兵集团合围圈。先遣部队七旅二十一团于11日夜攻占陇海路上马收集车站，歼守敌一部并对东西铁路进行破坏，炸毁了桥梁；纵队主力于12日胜利越过陇海路。同时野战军各纵队也跨过陇海路，向敌人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这一突然的战略行动，将敌人主力甩在陇海路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鲁西南合击我军的计划。开始，敌人判断我军要北渡黄河，结果合围扑空；继而又误认为我是在大军压境情况下“北渡不成而南窜”。因此，仅令驻蚌埠的四十六师一部西进太和，结合地方团队在沙河布防，堵截我军；以主力罗广文兵团、张淦兵团等部共12个旅分路尾我南进；并以4个旅在平汉路侧击，妄图把我军一举歼灭在黄泛区。可是我军已先敌两天，进入黄泛区，把敌人远远抛在后边。

8月14日，刘、邓首长指示：“决乘敌分散，对我企图尚未判明之前，乘隙以三日急行军向太和、阜阳、界首之线前进，抢渡新黄河（即沙河）。”据此，纵队令先遣队七旅直趋沙河。纵队主力过涡河后，即进入黄泛区。早在1938年，为阻拦日军进攻，蒋介石在河南中牟县花园口破坏河堤，使黄河决口，招致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

失。1947年蒋介石为防御我军的进攻，又引黄河水归故道，就造成了当时的黄泛区。它宽30至40里，遍地积水、淤泥，没有道路，没有人烟，行军、食宿均很困难。全体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经过4天艰苦行军顺利通过了黄泛区。8月17日，七旅十九团进至太和，与已占领太和城之敌四十六师先头部队（约一个团）展开激烈战斗，该团二营袭占沙河渡口——旧县集，并在旧县集渡口搭好了浮桥。18日纵队主力通过沙河。19日，尾追我纵队之敌第三、五十八师与我八旅后卫部队接触，遭我顽强阻击，未敢冒进。

我军渡沙河后，蒋介石才大梦方醒，察觉到我军并非“南窜”，而是矛头直指大别山。于是急忙调动部队，沿平汉路南下堵击。我为抢占淮河渡口，8月21日，改九旅为先遣队，令其先行出发，抢占三河尖渡口。同时令纵队教导团和补充团抢占洪河口、祝皋集渡口，以保障主力通过。8月22日敌四十六师抢占了三河尖下游40里之南召集渡口并向三河尖运动。我二十五团轻装疾进，于23日夜抢占了三河尖渡口。与此同时，教导团、补充团亦抢占了祝皋集渡口。他们架好了浮桥，保障纵队主力于8月25日全部顺利渡过淮河。

此时，传来陈赓、谢富治兵团于8月23日夜在平陆、济源间渡过黄河的胜利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为保障纵队主力顺利向南挺进，九旅二十六团渡淮后立即出动，于8月26日拂晓，占领固始县城。至此，经过20天的连续急行军，战胜了敌人追堵，克服了重重的天然

障碍，胜利地进入大别山，完成了千里跃进的战略任务。

在 皖 西 展 开

进入大别山后，刘、邓首长明确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具体部署是：以一纵、二纵阻止箝制尾我之敌，三纵、六纵占领南线诸城，打开创建根据地的局面。并明确指示我三纵队，“应迅速攻占立煌（即今金寨县），并侦察六安、霍山、舒城、芦江、桐城、潜山、太湖诸城，准备占领之。”

3月29日，纵队确定由郑国仲副司令员率八旅由固始直取立煌，纵队主力于30日经叶家集向皖西六安、霍山挺进。八旅为了抓住敌人，令先头部队改穿国民党军服装，于9月2日攻占立煌城，全歼守敌四十六师五六四团大部及保安队大部，俘敌千余人。尔后，该旅迅速东进，分路出击，连克舒城、芦江、桐城、潜江等县城。九旅二十六团于9月2日袭占六安城，俘敌百余人。尔后，该旅即在六安城以东之十五里墩、徐家集地区阻击敌人并掩护开展地方工作。七旅二十一团于8月31日全歼叶家集之敌四十六师五六四团二营及安徽省保三团一部，俘敌480余人。该旅主力位六安以南地区，配合南下工作团开展地方工作。其十九团三营于9月3日袭占霍山，二十团于9月9日至20日逼近六（安）合（肥）公路椿树岗、官亭镇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并在防虎山歼六安逃亡的国民党县政府及保

靖大队一部，俘敌百余人。

我纵队以半月时间，解放了固始、立煌、六安、霍山、舒城、桐城、芦江、潜山、岳西等9个县城，消灭了守敌，摧毁了国民党县政权，建立了9个县民主政府，初步打开了局面。我军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我纵队在实施战略展开过程中，到处得到皖西游击队的配合和支援。皖西地区力量较强的有皖西人民自卫军。他们是原中原军区一纵队副司令员、我的老战友刘昌毅同志率领的800余名鄂豫皖人民子弟兵，于1947年4月从鄂西北打回大别山，在潜山地区与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皖西工委书记桂林栖同志领导的一支隐蔽的革命武装会合后组成的。刘任指挥长，桂任政委，下辖三个支队，共2400余人，活动在东从巢湖、无为，西至潜山、岳西，南自太湖，北达定远的广大地区。他们时刻盼望主力打回来。这支人民武装与我纵队会合后，如虎添翼，声威大震。9月中旬，各支队先后与我纵各旅会师，并积极配合，于九十月间，连续攻占潜山、岳西、安庆附近的石牌镇、太湖、望江、华阳镇以及芦江县府所在地盛家桥。他们还积极配合建立地方政府，开展地方工作，为大军筹集粮秣，侦报情况等等，不仅为主力展开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而且是建设皖西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在我实施战略展开时，蒋介石急令尾我南下的23个旅追过淮河，分路扑向大别山区，妄图乘我立足未稳，寻歼我军或将我军逐出大别山。9月上旬，北线敌四十六师进入六安、霍山地区，五十八师进到固始、商城地区。为打

击敌人气焰，掩护展开，刘、邓首长于9月间在商城以北、以西地区连续组织了以歼敌五十八师为主要目标的三次作战，仅歼敌两个团。这三仗打得都不够理想，原因很多：在展开初期，由于我军刚刚由内线转到外线，由北方转到南方，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同志一时难以适应这种情况，部队中出现了一些纪律松弛的现象。为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野战军于9月27日在光山以南王大湾召开会议。会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严肃批评了一些干部和部队存在着的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行为。刘、邓首长指出：增强斗志，反对右倾情绪，克服纪律松弛现象，是大举歼灭敌人，充分发动群众，建设大别山根据地，实现党的战略进攻方针的根本环节。要求各级干部要牢固地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严肃军纪，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率领部队克服暂时困难，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筹集给养等三大任务。这次会议，对坚持大别山斗争，实现党中央的战略进攻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张 家 店 歼 敌

10月初，敌从鄂东调七师、四十师，从皖西调四十八师、四十六师一部，并结合在山北地区的八十五师、五十八师、五十二师等部，对光山、新县地区之我野战军主力进行合击。野战军根据这一情况，令我三纵“趁敌西调，皖西空虚，迅急回师，放手歼敌。”我纵主力由商城、一部由固始，于10月1日兼程东返。为了隐蔽行动企图，我们

绕道山地，在崎岖小路上行军。连日阴雨，道路泥泞，经七个昼夜，才如期赶到霍山、六安之间。此时，敌八十八师师部率六十二旅由舒城沿舒（城）霍（山）公路向西进犯。真是冤家路窄，八十八师曾与我纵在正月鱼台战斗中交过锋，我们同兄弟部队一起，消灭它一个半旅，剩下的逃回徐州去了。这次是经过补充由徐州调来合肥，9月中旬进占舒城、芦江、桐城地区。现该敌处于运动中，是我歼灭良机。为防敌逃跑，纵队指示各旅：只要抓住敌人，不必请示即可合围歼击。

10月7日，沿舒霍公路东进的九旅二十五团与该敌先头部队在山望河遭遇，敌迅即龟缩抱儿岑一带。纵队当即下达命令：七、八、九旅分由北、东、西三面向抱儿岑、三保墩及其以北山地合围该敌，务期一举歼灭。纵队特别强调：必须机动灵活捕捉战机，积极主动协同作战。

8日晨，三保墩之敌继续北撤，我九旅二十六团乘势逼近敌人，敌以小部队与我接触，主力趁黑夜绕道北窜。九旅童国贵旅长亲率二十六团和二十七团两个营取捷径向北追击。二十六团在马长岗捕捉敌哨兵，查明敌全部猬集在张家店，当即占领295高地，向敌开火。接着，七旅赵兰田旅长率二十团也赶到了。赵、童两旅长立刻以到达的部队，大胆的包围了敌人。次日拂晓，敌发现被围，当即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并以两个营至四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连续猛扑北面二十团阵地，企图夺路而逃。在紧急关头，赵旅长立即向团的干部进行了动员。该团奋勇反击，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突围，阵地失而复得，

最后把仅有的预备队——团特务连用上去，就连旅的侦察连也投入了反冲击。由西南方进攻的二十六团在打退了敌人反扑后，以炮火支援主力出击。下午3时，敌人倾全力作最后挣扎，猛烈地突围，但在我二十、二十六两团密切协同、奋力夹击下，被彻底粉碎了。与此同时，郑国仲副司令员率领的八旅正在张家店以东展开，九旅后续部队也赶到了。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由当地政府和群众组织的1000副担架也赶来支援，极大的鼓舞着全体指战员的杀敌斗志，决心全歼敌人，来报答新区人民对子弟兵的爱戴和支援。

为迅速歼灭该敌，要求各旅针对山地、稻田，认真区分任务，严密组织火力。以九旅全部由西南两面主攻，大部炮火也集中在这里；七旅由北面攻击；八旅由东面攻击。由于部队攻击勇猛，一个小时就肃清了外围。此时，敌人依靠优势火器，利用村沿顽抗。我各旅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即向村内突击，四面八方的炮火齐向村内射击。10日1时许，纵队配属九旅的化学臼炮，命中敌师指挥所，引燃了村内草房。风助火威，整个张家店顿时变成火海，敌阵大乱，我各攻击部队趁势发起总攻。九旅二十六团首先从南面突破，七、八两旅同时向敌猛扑，攻入村内。各部队一面奋勇歼敌，一面协助群众救火。混乱的敌人，抱头鼠窜。战至10日拂晓，除敌八十八师副师长张世光化装逃跑外，其师部及六十二旅全部被歼，战斗胜利结束。此役共毙、伤敌副团长以下500余人，俘敌六十二旅副旅长汤家揖以下4300余人，缴获战利品甚多。当张家店敌人被围

时，敌四十六师三个团的兵力，由六安驰援，8日进至槐树岗。我二十一团发扬以少胜多、英勇顽强的精神，在敌前进道路两侧选定有利地形阻击敌人。经持续三天的激烈战斗，敌前进只不过10里，被阻于距张家店尚有30里的中店子地区，保障了张家店作战的胜利。

张家店作战，取得了“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第一次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①。它对发展和巩固皖西根据地，提高群众的胜利信心，教育和鼓舞部队，都有极重要的意义。正如中原军区12日贺电所指出的：“你们此次大捷，对建设皖西根据地关系极大。”这次胜利，也标志着我们在皖西完成了中原局及野战军首长所赋予的战略展开任务，打开了皖西斗争的新局面。

皖西根据地的创建

皖西地区位于大别山东南，面积近30000平方公里，有着光荣革命历史。刘邓大军到达前，皖西人民自卫军在潜山、岳西一带，保有较完整的根据地，周围各县是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由于它与鄂豫连接，威逼南京、武汉，又南锁大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我军进入大别山之初，中原局即决定，在新区党政组织机构未建立之前，先成立豫东南、鄂东、鄂皖、皖西等四个区工委，负责开展地方工作。8月30日，还明确

^①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777页。

划分了部队展开和各工委的工作区域，其中规定皖西区为我三纵队展开地区，辖桐城，芦江、舒城、霍山、六安、无为、寿县、霍丘八县，并决定书记由皖西人民自卫军政委桂林栖担任，于一川副之。部队进入皖西地区后，纵队领导分工：我和曾绍山、郑国仲副司令员负责指挥作战，阎红彦副政委率领纵队教导团、补充团一部和纵队辎重部队，一面在霍山、岳西地区安置纵队后方，一面负责和皖西地方党联系，肃清土顽，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工作。

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一天，党中央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了贯彻宣言和土地法大纲，中原局于10月12日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根据上述精神，纵队党委为加强皖西根据地建设，指示各级党委向军民宣传土地法大纲，立即发动群众开展分浮财、分田地的斗争。决定各旅着重工作区域为：七旅加强桐城、安庆，八旅加强舒城、芦江，九旅加强六安、合肥；教导团和补充团加强三工委，纵队直属队加强潜山、太湖。各旅组织两个武工队，每队50人，由坚强的军政干部和翻身农民战士组成，作为潜（山）怀（宁）、潜山、舒城、芦江、六安、合肥县地方武装，归县委领导。主要任务是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土改，摧毁旧保甲，建立基层政权，发展和巩固游击队，建立根据地。到10月中旬，在已解放了的12个县中，建立了固始、立煌、六安、霍山、舒城、桐城、潜山、岳西、芦江、太湖等10个县的民主政

府，为创建皖西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1月上旬，我纵队在太湖、潜山一线休整时，刘、邓首长来到太湖刘家畈视察，接见了皖西人民自卫军刘昌毅、桂林栖同志和我们纵队的领导同志，我们纵队政委彭涛同志也从后方赶来了。刘、邓首长一是看望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皖西人民自卫军指战员，听取他们关于坚持大别山斗争情况的汇报；二是开会研究、部署成立皖西区党委、军区和行署等问题。会上宣布刘昌毅同志来我纵任副司令员。11月15日，皖西区党委、行署、军区在岳西县汤池畈成立。曾绍山为军区司令员，彭涛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桂林栖为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于一川为区党委副书记，罗士高为行署主任，何柱成为军区政治部主任，徐立行为军区副参谋长。下辖三个地委、专署、军分区。全区共17个县（包括新设的县在内）。

为了坚持皖西的斗争和武装力量的建设，由纵队调出七旅二十团、八旅二十四团、九旅二十七团，共7000余人，作为3个军分区的基干团；以皖西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编为三十七团，归皖西军区建制。此外，由纵队、各旅抽调大批干部（仅八旅就抽调300余名）组成军区、军分区领导机关。后来由二十、二十四团各调3个连为基础，组建6个县独立营。这些部队在区党委和军区领导下，在配合主力作战、反对敌人“合围”与“清剿”、“驻剿”的严酷作战中，经受了很大的锻炼，战斗力大为提高。对剿匪安民、建设和巩固皖西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深受皖西人民的拥护。随着形势的发展，部队进一步扩大。以6个县独立

营同皖西人民自卫军组成基干第一、第二团，与三分区的二十七团编成皖西军区独立旅。又由纵队教导团、补充团、皖西人民自卫军各一部组建三分区基干团和两个县大队。由于区分了纵队与军区两套机构，纵队可以实施宽大机动，歼灭敌人；军区部队则可扩占地盘，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反动地方武装和打小仗，进一步解决了分遣与集结的问题。

与皖西根据地建立的同时，在鄂豫区也成立了区党委、军区和行署。这样，以鄂豫和皖西为核心的大别山根据地就形成了。我军在大别山深深扎下了根，实现了毛主席估计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

辗转机动，粉碎敌人围攻

我军在大别山取得的重大胜利，使敌人极为惊慌。为了与我争夺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敌人从山东和豫皖苏战场调来5个师，加上原在大别山的9个师，共14个师33个旅，于11月27日开始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

为了坚决粉碎敌人的围攻，野战军司令部制定了“内线坚持和分兵向外、内外配合、寻歼弱敌”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纵进行了紧急动员和战前准备。随后，立即投入了反对敌人围攻的战斗。

在经扶（现新县）城以北的行进途中，我到野战军前方指挥所，见到了邓小平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一见面，李副司令员就开玩笑地讲：锡联同志，背得动吗（指背

着敌人行动)?邓政委接着说: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这是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我们多背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的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现在陈粟、陈谢的部队,为配合我们粉碎敌人的围攻,已开始向陇海、平汉路的敌人出击。我们准备告诉他们,要作长期打算,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一些,他们可以放手歼敌,对全局极为有利。

12月7日,纵队由麻城白果地区北上,拖着敌人几个师在麻城、新县、黄安(现称红安)、商城、潢川、固始等地区周旋,最后强渡史河,跨过六(安)叶(家集)公路,于24日到达英山以北地区。部队连续在冰天雪地里战斗行军18天,行程千余里,胜利完成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困的艰巨任务。在此期间,我们曾先后摆脱了敌七、二十八、四十八、五十八、四十六等师的多次大合围。12月13日,当我纵队全部进至新县正向商城以西转移时,敌五十八师在余家集与我前卫九旅接触,后面敌七师已越过麻城北上,步步逼近,构成合围态势。我九旅二十五、二十六团连续击退敌五十八师多次进攻,激战终日,顺利地掩护了纵队主力的转移。为了把五十八师拖向西南,九旅单独向福田河方向运动。以后该旅即在麻城以北山区机动作战。16日,七旅十九团在商(城)潢(川)公路上的江家集,与尾追之敌展开激烈战斗。战至黄昏,冒着大风雪,徒涉泼皮河,摆脱了敌人。第二日,当我纵队连续行军到

达商（城）固（始）公路之上石桥时，上有敌机轰炸、扫射，前有敌军拦阻，后有追兵，侧翼敌人正在运动。在此紧急情况下，我和八旅、二十二团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决定：该团一营抢先渡过灌河，占领阵地；团主力就地展开，阻击敌人；纵队主力连夜冒雪破冰迅速徒涉过河。部队过河后，夜行百余里，终于摆脱了敌人。12月20日，部队在黎集以南渡过史河后，原准备休息一两日，但刚进入宿营地，即获悉敌四十六、四十八、与五十八师，正分别由六安、商城、固始向叶家集地区合击。为迅速跳出合围圈，部队马上向麻埠方向转移，高速度通过了六（安）叶（家集）公路。当我主力通过不久，几路敌人即接踵而来。为迷惑和拖住敌人，纵队令七旅出皖西霍山、舒城，纵直率八旅经霍山以西进入英山以北地区。原留在麻城以北地区拖敌的九旅，经过连续行军作战，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2月25日，到达英山以南四姑墩地区。七旅在皖西辗转歼敌后，也于1948年1月10日转移至英山东北陶家河地区休整。

在此期间，皖西军区部队及广大地方干部，以英勇顽强的精神，积极投入到艰苦的反围剿斗争。他们一面发动群众反抓丁、反抢粮、反掠夺，破坏敌人设置的“三网”和经济封锁政策；一面组织游击集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2月份，皖西军区部队积极出击，连续攻克宿松、岳西、潜山、太湖县城和望江以北之石牌镇，俘敌潜山县长以下250余人。较大的战斗还有：在六安姚李庙击退敌四十六师部队三次进攻，毙、伤敌50余人；在攻占桐城南部重要据

点青草隔时，歼敌400余人，俘敌200余人；在六安东南之张家店歼敌保安队300余人。由于皖西区的游击活动战绩甚大，荣获中原军区通令表扬。

正值我纵队在英山休整之际，敌又调集七、二十八、四十八、五十八、十一、二十五师等部，向英山以东，罗田以北、商城以南、岳西腹地进犯，并派出大批特务与土顽结合，企图对我主力进行“重点合围”。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我纵于1月28日转向皖西。纵队副司令员郑国仲率八旅向桐城、舒城、霍山、六安地区机动；以九旅向太湖、英山、罗田地区机动；七旅向罗田、商城边界地区机动。当敌人跟踪我转到外线的主力准备合围时，我各旅便甩开集中的强大敌人，辗转机动，攻歼分散之敌。九旅1月6日在太湖以西李杜店战斗中，给敌二十五师一〇八旅重大杀伤。八旅2月8日在桐城挂车河伏击敌四十六师五六二团和四十八师五二七团，毙伤敌300余人，郑国仲副司令员负伤。

在整个反围剿过程中，大别山广大人民群众，给了我们很大支援，除供应军队粮食、柴草外，还协助部队作战，当向导，送情报。特别是在救护工作上，帮助部队抢救伤病员，把一些经治疗、包扎后的重伤病员，隐藏在自己的家中或山上，他们采药送饭，送衣送被。当蒋军“清剿”时，又想尽一切办法，积极保护伤病员，充分体现了军民的骨肉之情。

在我野战军主力内线坚持的同时，陈粟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在平汉、陇海线积极活动，破路840余里，歼敌20000

万余人，攻克县城23座。有力地配合了我们在大别山区的反围剿斗争。一纵在淮西展开后，与陈粟野战军、陈谢兵团胜利会师，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豫陕鄂和豫皖苏根据地，并使两区连成一片，为大量歼灭敌人开辟了广阔的战场。敌人在我强大打击下，被迫先后从大别山调走13个旅，使其在大别山的全面围攻惨遭失败。敌人大量被歼，平汉、陇海铁路干线被切断，重要据点被包围，这就使其中原战场全面防御体系遭到粉碎，被迫转取分区防御。从战略进攻开始，经过半年的作战，南下大军已在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地区站稳了脚跟，全国各个战场的进攻和反攻，也大量歼灭了敌人，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战争已经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进行了。

1948年2月，中央军委为了使中原地区各野战军集中作战，打中等和大的歼灭战，确定我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汉水、陇海路、津浦路之间广大地区，寻机歼敌。我纵队奉命于3月28日北渡淮河，尔后转入豫西地区。当时部队中有的同志认为，这是“前进一千里，后退五百里”。邓政委说：这“是从形式上看问题，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我的说法是：‘前进一千里，又前进了五百里’。因为大别山仍然在坚持，并没有放弃，而且今后还要坚持。”“大别山斗争已经前进了一步，前进到当地的人民和军队已经能够坚持大别山，前进到主力已经可以逐步抽出来集中机动作战”^①。

^① 《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6页。

1949年春天，在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直接指挥下，我们又回到了大别山。这时，经过严重斗争的大别山，已成为渡江作战的前进基地，为支援解放全中国，继续作出贡献。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六纵队

杜 义 德

1947年6月底，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方针，一举突破黄河天险，趁势发动了鲁西南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接着，采取脱离后方，以千里跃进的进攻形式，直捣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大别山，与敌反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重建了大别山根据地，打乱了敌人的战略布局，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伟大战略行动，无论从战略的深谋远虑和非凡气魄，还是从进攻作战的独特样式和机敏灵活的战术运用，以及庞大兵团脱离后方作战等等来讲，都是史无前例的，它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又一杰作。

1947年6月至1948年3月，我们第六纵队光荣地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战略行动。全体指战员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与友邻部队和地方党政军民密切协同，团结一致，发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和敢于挑重担的革命精神，夜以继日地连续行军作战，终于粉碎了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大量地牵制和歼灭了敌人，重建了大别山根据地，圆

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突破黄河天险，参加鲁西南战役

1947年3月至5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为配合陕北和山东我军反对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为扫除黄河以北残敌，巩固后方，先后发动了豫北和晋南的攻势作战。我纵参加了豫北战役，进行了汲县作战，配合友邻消灭了敌第二快速纵队。5月2日，在第三纵队八旅的配合下攻克汤阴，全歼惯匪孙殿英部国民党军第三纵队。之后，奉命集结于汤阴西北之王佐、鹤壁地区整训，积极准备迎接新的作战任务。这期间，野司首长电令，在司令员王近山养伤期间，由我担负军、政指挥的全责。

当时，全国形势正发生重大变化。解放战争进行了一年，我军歼灭敌正规军97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110多万人，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并使敌人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屡遭挫折。我军愈战愈强，总兵力增至195万多人，装备改善，士气旺盛，广大解放区经过土改更加巩固。敌军则愈战愈弱，总兵力下降到373万多人，内部矛盾加剧，士气低落，经济来源枯竭，失败情绪严重。蒋介石政府坚持卖国和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其统治区内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和“反独裁、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蒋介石反动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中”。依据上述形势，党中央、毛主席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

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为了实现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野司首长分别到各纵队召开干部会进行动员。6月6日，邓政委来到我们纵队，向团以上干部作了形势与任务报告，后又应我们的请求，向纵队机关和附近部队的连以上干部讲了话。邓政委指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解放区人民进行的伟大解放战争和蒋介石统治区人民的民主爱国运动这两大革命潮流正走向汇合，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高潮已经临近，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基本成熟。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极其有利的时机，不待我军总兵力超过敌军，也不待敌军重点进攻被粉碎，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让敌人有喘口气的机会。邓政委说，我们应当把战争推到蒋管区去，不能让敌人把我们家里的坛坛罐罐打烂。我们晋冀鲁豫区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战场两头。我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邓政委最后特别强调，军队不仅要打好仗，而且要抽调大批干部做地方工作，只有把当地群众发动起来，军队才能站住脚，才能把蒋介石统治区变成巩固的解放区。邓政委的报告鼓舞了我纵全体指战员，部队迅速掀起了一个抢任务、争贡献的热潮。

6月10日，刘、邓首长在安阳石林村召集纵队干部会议，讨论战略进攻的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传达

了1月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在适当时机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的战略设想和5月上旬中央军委关于“预定（6月）月上旬以主力渡黄河南下，第一步向鲁西南、豫皖苏地区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的电报指示，然后就作战部署和战前准备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会议确定由我纵和一纵、二纵担负突破黄河的第一梯队，以第三纵队为第二梯队。为切实做好渡河的准备工作的，保证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刘、邓首长决定将发起渡河战役的时间推迟到6月底，并报告了中央军委，得到了批准。

按照野司渡河作战命令，我纵为右路，在濮县以南之李家桥、于庄、大张村渡河。我纵渡河成功后，即迅速包围、分割、歼灭鄄城及其以北地区之敌，防敌向西南逃窜。在我纵渡河地段的南岸为敌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约两个团防守，东明临濮集地段有敌八十一旅，菏泽有敌一一九旅。敌人在各渡口均构筑了野战工事。当时，正值夏汛，黄河水宽达千米，水流湍急，增加了我渡河的困难。但河防之敌都是我手下败将，一一九旅曾经被我彻底歼灭过，敌人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针对敌人防线长，兵力不足的弱点，我决心集中兵力实施突然而有重点地突破，以第十八旅从后大张村渡河，第十六旅从后李家桥渡河；以第十七旅为二梯队，随第十六旅后渡河。争取偷渡成功，偷渡不成，立即转入强渡。成功后，两路迅速插至鄄城以南，协同友邻歼灭鄄城及其以北地区之敌。各旅受领任务后，随即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广大指战员认清了这次行动的重大战略意义，情绪高昂，信心百倍，全力投入了紧张的渡河准

备。6月30日上午，我和韦杰副司令员、姚继鸣参谋长到第一梯队十六旅和十八旅检查渡河的准备。我们对他们的准备工作很满意。我再三嘱咐十六旅旅长尤太忠和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渡河后如敌建制尚未打乱，应当稳扎稳打，巩固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河。如果敌建制已被打乱，就应不顾一切猛插猛追，迅速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黄河北岸是我解放区，濮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做了许多渡河准备工作：对沿河地区严密封锁消息，增修了大小50只渡船，在树林中挖好了隐蔽的船坞和进入黄河的河道，动员了数百名水手。这些都在隐蔽中进行，使敌无法侦察到我军的行动。

6月30日22时40分，我刘、邓大军从八个地段强渡黄河。我纵十八旅在张庄渡口，采取横宽队形破浪前进。敌发觉后，我立即以猛烈炮火压制南岸，掩护突击队登岸，迅速占领了东于谷、董口滩头阵地。第十六旅在后李桥渡口，以隐蔽的动作偷渡成功。两个旅迅速向西南追击，鄄城守敌慑于我军声威，星夜弃城南窜。7月1日夜，第十七旅渡过黄河。与我纵队行动的同时，兄弟纵队亦强渡成功。蒋介石吹嘘能抵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倾刻之间即被我突破，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我军突破黄河之后，敌慌忙从豫北、豫皖苏抽调整编第三十二师、六十六师、五十八师及六十三师一五三旅，连同原在济宁、巨野地区的七十师，由王敬久统一指挥，从陇海铁路方向分两路北援。一五三旅向定陶进逼，准备与退守荷泽的六十八师及一八一旅从西路牵制我军主力，

掩护东路之敌四个师侧击我军之背，妄图迫我背水作战。刘、邓首长及时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乘势发动了鲁西南战役，决心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战法，首先歼灭郓城、定陶、曹县之敌，尔后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王敬久集团。

7月4日下午，我纵接受了围歼定陶之敌的任务。

定陶城是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一五三旅到达后，依托城垣和城外土堤构筑了多道工事和障碍。依据敌情和地形，我决心采取夜暗长途奔袭，首先占领四关和土堤，包围定陶，尔后以强攻手段歼灭该敌。经过一夜100余里的急行军，7月5日拂晓前我第十六旅和十八旅突然包围了定陶城，袭占了四关。十七旅主力集结于城北方向，准备阻击菏泽方向援敌。7月7、8日我击退菏泽敌一个营的反扑，8日又击退定陶敌两个营的反扑。10日19时我向定陶守敌发起总攻。在强大炮兵火力准备之后，十六旅四十七团从东门、十八旅五十二团从北门迅速登城，后续梯队分路突入城内，将敌人分割围歼。战至午夜，城内守敌大部被歼，残敌一部向城南突围逃跑，为我第五十团歼灭。是役，我全歼守敌第一五三旅及地方团队，创造了我一个纵队单独全歼敌广西部队一个旅的范例，受到野司首长的表扬。

在定陶战斗中，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王克勤同志光荣牺牲，刘、邓首长发来唁电。为了纪念王克勤同志，授予王克勤同志生前所在排为“王克勤排”，号召全军学习王克勤同志，开展学王克勤运动。定陶县曾命名为“克勤县”。

正当我纵激战定陶之际，援敌王敬久兵团分别由济宁和金乡进到巨野以南地区，其七十师在六营集，三十二师在独山集，六十六师在羊山集，王敬久亲率五十八师及一九九旅位于金乡，从南到北排成一字长蛇阵。刘、邓首长根据军委关于我军“愈在内线多歼灭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的指示精神，抓住王敬久集团在运动中和队形分散的有利战机，决心集中兵力，“拦腰斩蛇”，各个歼灭敌人。我纵奉命以十六旅切断金乡与羊山集之间的联络，主力协同兄弟纵队分割围歼羊山集、独山集和六营集之敌。

7月12日黄昏，我纵自定陶向张凤集东进，急行军140里，第二天拂晓，分别到达指定位置，协同友邻将羊山集以北之敌切成三段。这一突然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王敬久张惶失措，部署错乱，竟然先令七十师向南，六十六师向北，企图在独山集形成一个“核桃”，避免被我各个歼灭。后又改令第三十二师放弃独山集出六营集，接七十师南下，解羊山集之围。14日10时，十八旅在六营集西北薛扶集地区歼敌三十二师一三九旅一个连，得知三十二师主力已进至六营集与七十师汇合，我即令十七、十八旅协同一纵将六营集之敌团团围住。

敌两个师共三个半旅挤在不到400户人家的集镇里，兵力难以展开，粮、弹、饮水极端困难，部队十分混乱。刘、邓首长鉴于敌两个师猬集一处，我如采取四面围攻，敌必作困兽之斗。因此，决定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布下一个“口袋”阵，等待歼灭逃敌。我当时认为一纵刚歼灭郟城敌人，需要短暂的休整时间，而我

纵攻克定陶伤亡不大，且有十七旅没有动用，因此主动请求担负了主要突击的任务，建议一纵在东面下网，以逸待劳，张好“袋口”准备歼敌。

14日黄昏，敌人突然以猛烈炮火向我轰击。肖永银旅长立即判明敌人有突围企图，即令第五十三团团团长蔡启荣带领部队迅速冲入村内，随即其他部队也突入村内给敌以猛击。顿时，逃敌乱成一片，争相逃命，溃不成军。在我纵与一纵的夹击下，敌全部就歼于六营集以东预设的口袋内，仅五十三团即俘敌3000余人，缴榴炮10余门。

六营集之敌被歼灭后，被围困在羊山集之敌第六十六师已成瓮中之鳖，束手待擒了。

第六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陈诚起家部队之一。敌人依托羊山集及北侧之羊山，抢修坚固工事负隅顽抗，等待援兵。蒋介石慌忙飞到开封亲自指挥第六十六师固守待援，以牵制我军；严令王敬久北援解羊山之围；从陕西、山东和中原战场急调8个师又2个旅的兵力驰援鲁西南，企图与我在鲁西南决战。刘、邓首长决心趁敌主力尚未赶到之际，集中兵力歼灭羊山集守敌，并调我纵第十六旅配属兄弟纵队以增强突击力量。

7月18日11时，我十六旅首长受命由阻击金乡之敌的任务改为参加攻击羊山。19日，我十六旅部队陆续赶到羊山集以北地区。由于受命仓卒，准备极不充分，连加强炮兵均未赶到，当晚即发起攻击。我第一梯队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经过彻夜苦战，逐步攻占了敌山腰阵地。拂晓，我四十六团二连一度占领敌主阵地东北两个小山头，俘敌70

余人，遭敌反扑后，伤亡很大；又投入十一连，终因受敌主阵地及两侧密集火力压制，部队被迫撤到山腰。年仅21岁的二连连长，战斗英雄张天才同志殉职于羊山之巔。20日晚8时，以四十七团配合四十八团继续攻击敌之主阵地，亦未能得手。

与此同时，王敬久在蒋介石严令督促下，亲率第五十八师及第一九九旅，在飞机坦克掩护下，自金乡北进，企图解羊山之围。此时，我十七旅旅长李德生率四十九团两个营及一个侦察连追击六营集逃敌到达万福河北之袁楼，随即奉第三纵队陈锡联司令员的命令，从20日起，阻击金乡北援之敌，战斗异常激烈。三天后，第十八旅到达袁楼，接替了十七旅的防务。我军依托袁楼和万福河北岸河堤，予敌以严重的杀伤，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一打援的胜利，有力地保障了羊山集歼敌的作战。

为确保有把握地彻底歼灭羊山集之敌，我十六旅旅长尤太忠、政委张国传、参谋长赖光勋到第一线反复侦察敌情、地形，讨论研究作战方案，严密组织步炮协同。27日黄昏，我第四十七团担任主攻任务，七连是突击连，协同三纵七旅十九团对羊山主峰之敌发起了总攻。四十七团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善于啃硬骨头的优良作风，采取小兵群多路冲击。经过45分钟激战，攻占羊山主峰，并乘胜向羊山集之敌发起进攻，协同友邻迅速将敌全部歼灭，胜利结束了鲁西南战役。战后，四十七团七连荣记特等功。刘伯承司令员在征战之余，写了一首《记羊山集战斗》的诗：“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千万居民齐

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鲁西南战役，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战。是役，历时28天，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共6万余人。缴获各种炮872门及大量军用物资。迫敌从山东、陕北和中原等地调动9个整编师22个半旅驰援鲁西南，从而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有力地配合山东、陕北我军的作战，并为跃进大别山开辟了通路。我第六纵队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同兄弟纵队一道，战斗在进攻的主要方向上，突破黄河天险，一战定陶，二战六营集，三战羊山集，连战皆捷，歼敌2万余人，其中俘敌1万余人，我纵经受了连续作战的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为战略跃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排除艰难险阻，杀开血路挺进大别山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我纵奉命转移城武以北汶上集地区休整待机。

下一步我军怎样行动，刘、邓首长决心如何，是立即进军大别山，还是乘胜在鲁西南再打几仗然后南下，这是我在部队休整中经常考虑的问题。

当时，在鲁西南再打几个歼灭仗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一是部队连续打胜仗，战斗情绪高，兵员充实，装备也有新的改善；二是鲁西南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三是部队对地形非常熟悉，且紧靠后方作战，能得到及时的支援。有了这些条件，打几个胜仗是完全有把握的。而且我在鲁西南歼敌越多，南下背的包袱就越轻，对我们行动就越有

利，我想，以打几仗再走为好。8月6日下午，邓政委来到我们纵队征求行动意见时，我把自己的想法向他汇报过。邓政委讲，打下羊山集以前，党中央、毛主席有个电报，基本精神是能迅速打下羊山更好，否则就不要纠缠，收拢部队，休整10天左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他说，几天来，他和刘司令员也正在考虑下一步行动问题。根据邓政委的讲话，我已预感到部队可能很快行动，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必须放在提前南下上面，迅速完成行动的 necessary 准备，以免陷于仓卒被动。邓政委回去的当晚，我们就接到了立即出动的命令。

刘、邓首长果断定下了部队提前行动的决心是完全正确的。鲁西南战役的胜利，给蒋介石震动很大，敌人被迫从陕北、山东和中原急调部队驰援鲁西南，企图堵塞其南线中央被我军打开的缺口。蒋介石并未察觉我军南进意图，甚至错误判断我已疲惫不堪，难以再战。因此集中8个整编师18个旅14万余人分由菏泽、袁口、嘉祥等地对我分进合击，企图迫我背水作战，将我主力歼灭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者把我军驱逐到黄河以北。如这着不成，敌人还阴谋掘开黄河河堤，放水淹没我军和黄河南岸数百万人民。敌合击重兵日益逼近，破堤放水阴谋正在加紧进行，加之连日大雨，黄河水位猛涨，时刻有决堤危险。这种情况，不利于我军在鲁西南久留，即使我可以调动敌人再打几个胜仗，但很可能被敌拖住一时不能南下，将会影响整个战局。因此刘、邓首长当机立断，提前南进，先机抢占大别山和在大别山展开，是完全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

图的。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相距千里，要通过陇海路、黄泛区、涡河、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天然障碍，时值盛夏雨季，更增加部队运动的不便。敌人控制制空权，而且可以利用铁路、公路运输。我则主要靠黑夜徒步行军，越向南走，困难越大，若为敌过早发现我之意图，调兵堵我进路，将会对我造成极大的困难。为保持行动的隐蔽、突然，加快前进的速度，野司决定采取宽正面分兵三路南进。以第一纵队为西路，第三纵队为东路，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和第二、第六纵队为中路。中路沿宁陵、淮阳、项城、息县之线南进。另以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向北行动，造成我大军北渡黄河的声势，迷惑敌人；以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中原独立旅绕道平汉路西侧作出挺进桐柏山的姿态。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在陇海路北积极寻机打击敌人，太岳区陈谢兵团过黄河出豫西，与华野西线兵团东西呼应，掩护我刘邓大军安全南进。

1947年8月7日晚，刘邓大军开始了向大别山的进军。8日，我纵一部在成武以西九女集歼敌曹武交通大队1个营。12日，跨越陇海路，于宁陵又歼敌地方团队1000余人。我军神速南下，很快突过了敌人的合围圈。这时，蒋介石对我挺进大别山的意图仍然毫无察觉，还错误地判断“刘邓所部是北渡不成而南窜”。乃急速调整部署，以整编第四十六师一部自蚌埠西进太和，结合地方团队到沙河以南堵击，以位于陇海路沿线的罗广文兵团和刚从鲁中回援

到徐州附近的张淦兵团共 12 个旅为第一梯队，王敬久部 8 个旅为第二梯队尾追我军，并以 4 个旅在平汉路许昌、漯河等地，以 2 个整编师及 1 个交警总队布防于柘城、鹿邑地区东西侧击，企图围歼我军于黄泛区。敌人在频繁调动，而我军则加快行军速度，于 8 月 17 日赶到了黄泛区。

黄泛区宽三四十里。遍地污泥浊水，浅则及膝，深则没脐，没有通道，没有人烟，找不到向导，部队行军极为困难。为了把敌人甩得更远，我纵指战员不顾敌机轰炸扫射，不顾连续行军疲劳，冒着大雨，踩污泥，涉积水，推车拉炮，艰难地一步一步地跋涉前进。在长达 40 余里的行程中，不能放下背包，不能坐下休息，汗水、雨水和污泥湿透了全身，持续 10 多个小时，才通过了黄泛区。8 月 18 日，我十八旅前卫营赶到了沙河，扫除了水寨的土顽，随后由十六旅架起浮桥，保证全纵 19 日渡过了沙河。

此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发觉我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进军的意图，惊呼“局势严重”。除令罗广文和张淦所部加紧尾追我军外，又急令整编第八十五师附六十四旅以火车南运，堵截我军，寻我决战，妄图阻我挺进大别山。

过了沙河以后，我纵除前卫十八旅继续前进外，其余在刘辛庄、菊园、田砦一带休息了一天。在刘辛庄，纵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了向大别山进军的政治动员。提出了“到达大别山就是胜利”的鼓动口号，号召全纵同心协力，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顽强作战的英雄气概，

赶在追敌前面占领大别山区。部队及时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实行了轻装。

8月20日，纵队分左右两路继续南进。左路由第十七旅掩护纵队炮兵和辎重部队经马店寨、袁庄，由岳城过汝河；右路按第十八旅、纵直、第十六旅的顺序，经项城、苏阁、刘莹，由汝南埠过汝河。22日，刘、邓首长率中原局及野战军直属队转随我纵前进。保证刘、邓首长和统帅机关安全到达大别山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相信我们纵队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刘、邓首长同我们一起行动，能够随时得到他们的指示，就更增加了我们的这一信心。23日上午，十八旅前卫到达汝河北岸之柳莹、柿树园。汝河水深三四米，两岸陡峭，水流湍急，不能徒涉，渡口船只早被当地反动民团破坏和劫走。十八旅副旅长邢荣杰即令侦察工兵分队找来器材，架设便桥。旅长肖永银发现南岸有反动民团阻击，迅速以五十二团1个连利用就便器材，加上仅有的一只木船，冲到南岸，驱逐了南岸的反动民团，占领了南岸河堤及大雷岗村一段桥头阵地，掩护工兵继续架桥。

当日中午，突然发现南岸油坊店、泥楼、汝南埠已到了敌人，并以迫击炮向我轰击。下午，敌约200余人向大雷岗进犯。我十八旅即以五十二团一营抢过汝河，击退敌人，占领了大、小雷岗，随后五十二团全部过到了南岸。22时许，十八旅和十六旅工兵协同在汝河上架起了一道能通车马的浮桥。据俘虏供称，占领油坊店、汝南埠一线的敌人是从平汉路赶来的蒋军嫡系八十五师和六十四旅。

我军南进的道路已被截断，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中间还有一条不能徒涉的汝河，形势非常紧急。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赶到汝河边十八旅指挥部，要他们立即强行过河，占领汝河南岸阻我前进的敌占村庄，掩护中原局、野战军直属机关安全前进，不能犹豫。这时刘司令员、邓政委、李达参谋长来到了。刘、邓首长询问了肖永银同志前面的情况，立即要李参谋长打开地图，简要地介绍了敌情。李达参谋长指着地图说：“敌人正以十几个师的兵力从背后向我追来，紧跟我们的是敌人罗广文的3个整编师，距我只有25公里，明天就可以赶到。我们正面敌人是整编第八十五师附六十四旅，挡住了去路，妄图打乱我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刘司令员接着说：“如果后面的敌人赶上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整个计划，而且使我军处于极不利地位。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打开一条通路，要懂得狭路相逢勇者胜嘛！要勇、要猛，明白吗？！”最后，邓政委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坚决打过去。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打过去。”接着，刘、邓首长下令：部队立即轻装，将带不动的野炮炸毁；清理机密文件，该烧的烧掉；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分为三个梯队，并告诉每一个人集合地点是彭店。另告赖光勋带电台指挥四十六团在后面掩护，万一情况紧急不能过河时，可以向水东军区转移。

刘、邓首长的指示是那样明确，决心是那样坚定果断，时间离天明只有四五个小时，不能多耽搁。我们当即决定：十八旅从正中杀出去，向两边撕开，顶住敌人，打开通道，

掩护刘、邓首长和野战军机关、纵队直属队前进。十六旅除以四十六团担任后卫阻击追兵外，主力接替十八旅坚决扼守大小雷岗阵地，抗击敌人，保护浮桥，掩护全军渡河。四十六团在后面15公里处以机动防御阻击追敌，掩护全军渡过汝河后撤退。如撤退不及，可留在水东军区打游击，以后再归建。旅长、政委要亲自带队冲，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应冲锋在前，起模范作用，杀开一条血路前进。

8月24日2时，十八旅旅长肖永银率领五十二团在左，参谋长邢荣杰率领五十三团在右，部队端着刺刀攻击前进，打下一个村庄，又扑向另一个村庄。碰上敌人就打，打完又往前冲。五十二团迅速打垮了泥楼、大扬庄的敌人，控制了公路左侧，向汝南埠派出了警戒部队，五十三团在扫清了沿河几个村庄的敌人之后，歼灭了位于公路北侧杨柳楼守敌1个营，并打垮敌人的反扑，迅速占领了公路右翼之陈庄、彭庄，向油坊店派出了警戒部队。从而杀开了一条长约5公里、宽约3公里的通路。第二梯队五十四团，除应十六旅首长的要求，由李震政委带1个营支援坚守大小雷岗的作战外，团主力立即从五十二团和五十三团之间插出去，保护刘、邓首长、中原局和野战军、纵队直属队前进，刘昌副政委则指挥旅直属队跟进。我当时紧随五十二团前卫营后面指挥。战士们看着旅、团长都在最前面指挥，特别是看到刘、邓首长同自己战斗在一起，勇气倍增，觉得没有打不垮的敌人，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凌晨3时，十六旅旅长尤太忠、政委张国传亲自率领第四十七团奔过了汝河浮桥，以第四十七团、第四十八团

分别接替大小雷岗的坚守任务。交接中，第四十八团同企图复占小雷岗之敌进行激战，以猛烈冲击将敌赶出村外。大雷岗在肃清残敌后立即加固工事，准备迎接天明以后敌人的进攻。为确保浮桥和十八旅杀开的血路，尤太忠和张国传同志不顾敌人密集炮火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扫射，将指挥所分设在大雷岗村东西两侧。拂晓以后，敌人以飞机和大炮向小雷岗、大雷岗和浮桥进行猛烈轰击。大小雷岗一片火海，房屋多处倒塌，阵地烟尘弥漫。敌分三路向小雷岗猛扑，我四十八团沉着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3次冲击。部队要在这里坚守一天，任务非常艰巨，必须严格控制预备队的使用。战至8时许，敌再次发起攻击，突入了我小雷岗阵地，占去了一半村子，直接威胁着浮桥，情况十分紧急。尤太忠同志批准四十八团团团长李耀光以营的预备队，实施反冲击，并以河堤上的侧射火器全力支援，将敌人逐出村外，恢复了阵地。此战，一营营长陈达身先士卒，壮烈牺牲。我架设的浮桥在敌机和炮火猛烈扫射轰炸下，曾被打断，坚持在浮桥旁指挥的参谋长赖光勋立即命令工兵连干部带头跳下河去抢修抢接，保证中原局、野战军和纵队机关渡河。

敌攻不下小雷岗，夺占不了浮桥，遂改变进攻方向，企图攻占大雷岗，拦腰截断我南进通路。10时后，敌以4个连兵力向大雷岗发起攻击。我坚守村外开阔地的四十七团一营尖刀连，依托工事，把敌人放近打，与数倍于我的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敌人遭受惨重伤亡才进至村边。我以猛烈火力迎头痛击，将敌阻止在我阵地前沿。敌不甘心失

败，以两个营再次进攻。经过一上午激战，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使敌失魂落魄。尽管敌冲锋号吹了几遍，敌人的士兵始终爬在地上不敢向前半步。旅长尤太忠抓住这有利时机令团长安仲昆先集中火力予以杀伤，随后令2个连和五十四团1个营从敌翼侧勇猛反击。顿时，敌人被杀得东奔西窜，弃尸200余具。

与此同时，我由岳城渡河的十七旅，掩护纵队野炮营和辎重部队安全渡过汝河。李德生旅长以其主力进到汝南埠东南，直接威胁汝南埠之敌侧后，有力地配合了十六旅的作战。敌八十五师惧怕我围歼，未敢再动。

激战中，我刘、邓首长、中原局和野战军机关、纵队直属队和南下工作团的2000多名干部，全部安全渡过汝河向彭店前进。我担任后卫任务的四十六团在万金店顽强阻击敌人后，也渡过汝河。下午4时，十六旅拆掉了浮桥，以四十八团在闫河店，四十七团在彭店以北，逐步阻击追敌。

汝河之战，是我军挺进大别山途中最紧要、最严重的一次作战，也是一场最激烈的作战。它不仅关系到我们纵队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原局和野战军首长、统帅机关的安危。我们纵队全体指战员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部队到彭店后，刘司令员高兴地对我说：“这一仗打得好！我们这次能突出敌人的重围，主要靠我们向敌人采取了坚决的进攻，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防御，主动变成被动。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候只有勇猛才能战胜敌人。”

26日，十八旅五十四团前卫营袭占息县城，守敌大部

被歼。我中路大军全部进至淮河北岸。这时，敌罗广文和张淦兵团共12个旅紧追我而来，八十五师已接近彭店，猛烈地向我后卫十六旅进攻。我军必须在很短时间内渡过淮河，才能避免与敌在汝河和淮河之间纠缠，顺利完成千里跃进的最后行程。

我随刘、邓首长来到淮河边的十八旅指挥所。刘司令员仔细询问了水情，要我们派干部亲自下水探测能不能架桥，能不能徒涉。此时，邓政委提出，要刘司令员先过河指挥部队，张际春副政委一同过河掌握部队，李达参谋长组织渡河，由他在后面指挥部队阻击尾追的敌人。刘司令员当即表示：“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大家立即遵照行动。”刘司令员登船后，用竹杆在水中探测着，不久即让人告诉李参谋长，河水不深，应坚决架桥。过了一会，我们又接到刘司令员从彼岸捎来的信，说他亲眼看见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要部队不要架桥，应迅速查明徒涉场实行徒涉，不可延误。为加速渡过淮河，韦杰副司令员亲自下水探路，标出徒涉路线；部队分路徒涉过河。待我全军渡过淮河时，尾追的敌八十五师则被上涨的河水阻在北岸，我则先敌进入战略要地大别山，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胜利。在这次行动中，我纵在刘、邓首长直接指挥下，行程千里，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无畏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消灭一切阻挡之敌，突破重重险关，圆满地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转战歼敌，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1947年8月27日，我军全部进入大别山。当天，刘、邓首长即下达命令，以第一、第二纵队展开于商城、潢川、光山、罗山地区，阻击追我之敌，掩护第三纵队在皖西、我纵在鄂东北地区迅速进行战略展开，开展地方工作。

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到大别山曾经估计可能有两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要我们争取后一种前途，避免前两种前途。为了实现最好的前途，刘、邓首长于8月30日发出了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今后的任务就是全心全意的义无反顾的创建与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并指出，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应向全军说明，我们完全有胜利把握；同时向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的子弟兵，我军不再走了。我们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要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在军事上就要积极作战，歼灭敌人，肃清土顽；在政治上则要迅速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是团结和发动群众的先决条件。

根据上级的部署，趁追我之敌尚未赶到，大别山区较为空虚之际，我纵立即实施战略展开。除以十六旅跟随野司留在大别山北麓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外，我率纵队主力乘

虚南下。根据事先划定的区域，十八旅为前卫，在旅长肖永银、政委李震指挥下，连续攻克麻城、罗田、英山、浠水，并沿长江横扫黄梅、蕲春、广济、宿松等县。9月4日，十七旅攻占黄安（今红安）、新洲、大悟、黄冈。从8月27日攻克光山，至9月16日，我先后攻克了15座县城，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并派出随部队南下的地方干部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筹建民主政权，大大扩大了我军的影响。

大别山是长江流域中游向南突出的一块地方，正如刘司令员形象比喻的那样，它就象小孩子肚子戴的一块肚兜儿，摆在国民党核心统治区的中央：东达霍山、太湖，威胁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西出黄陂、孝感，直逼武汉；南临长江，北至淮河，是我夺取中原必须首先控制的要地。故当我占领大别山之后，蒋介石急令尾追我之敌23个旅，也进入了大别山区，同我进行争夺。

9月上旬，敌第四十六、第五十八师进到我纵东侧的固始、商城、霍山之线，敌第八十五师占领信阳、罗山一带；西面之敌第十、第四十、第六十五师分别向我黄安、麻城地区进犯；敌第五十六师则设防于武汉外围及信阳以南的平汉路沿线，对我构成一个大的包抄态势；另以对大别山情况十分熟悉，且各处设有其谍报网的桂系第七、第四十八师进入大别山腹心地区寻我主力作战，妄图趁我立脚未稳之际把我赶出大别山。

为粉碎敌之企图，我第十六旅配合兄弟纵队在刘、邓首长指挥下，于9月上、中旬前后在商城北之河风集和商

城西之中铺地区打了两仗。9月下旬，兄弟纵队又在光山附近打击了向东增援之敌1个师。三仗共重创敌1个师，歼敌1个团，把敌机动兵力全部调到了大别山北麓，从而对我纵主力向鄂东地区实施初步的战略展开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十几万人的大兵团，采取跃进的形式深入到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带，面临优势敌人进攻的条件下创造新的根据地，困难是不难想象的。

在展开初期，由于我军刚刚由内线转到外线，由北方转到南方，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军事上，部队缺乏无后方作战和山地、水稻田地带行军作战的经验；在生活上，北方战士普遍吃不惯大米，穿不惯草鞋，对南方气候水土不适，语言难懂；由于打仗没有后方，伤病员难以安置；部队两个多月连续行军作战未得休整。有些同志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艰苦性认识不足，对于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建立与坚持缺乏信心，讲怪话，发牢骚。部队中右倾情绪逐步滋长，违犯纪律的事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了个别单位不听招呼，执行命令不坚决的严重情况。

为了及时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克服右倾情绪，野司于9月24日在光山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刘、邓首长严肃地批评了部队中一些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强调指出：创立大别山解放区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政治任务；要创立起解放区，就必须使多打胜仗歼灭敌人和发动群众实行土改这两个轮子同时转动起来，缺一不可。而推动这两个轮子转动的原动力则是提高信心和加强斗志。邓政委

并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现在我们不但保存和进一步巩固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迫使蒋介石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中央这步棋下得多么英明，多么有远见。可是，我们有些人只看到艰苦，而看不到全国战局这种新的变化，个别人甚至产生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现象，这种错误倾向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刘司令员尖锐而深刻地说：“我们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宣了誓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现在当我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消灭蒋介石反革命的时候，我们的手不要抖呵！每个共产党员都应称一称你这个共产党员是否足称？！”会议重申了部队必须认真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指出毛主席在井冈山建军之初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是什么简单的规章制度，而是党的路线与政策的体现。能否坚决贯彻执行，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住脚的问题；因此要求部队一定要牢固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和大别山群众同患难、共存亡的思想。两位首长的讲话给大家敲了警钟，同时也给大家指出了今后行动的方向。

我纵本来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通过这次会议，大家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许多部队提出了“一分艰苦一分光荣”、“克服困难就是胜利”的口号。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10月10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重新颁发了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据此，中原局发出了《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要求立即发动群众，向封建地主恶霸展开斗争，并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这些文件发表以后，部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进一步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求战热情。此时，我纵根据野司的决定，将第四十八团、五十一团、五十三团、教导团、补充团等5个完整的建制单位，300余名干部和老解放区战士调归地方、军区建制。纵队副政委鲍先志、十六旅政委张国传、十七旅政委何桂成、副旅长张体学、纵队参谋处长王毓淮以及一大批优秀干部都是这个时候调到地方去工作的。这样就更好地解决了既保障地方工作的开展，又能集中兵力作战的问题，使建设大别山根据地的工作向前发展了一步。

大别山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对于我军进入大别山，他们内心深处是高兴的、拥护的。但是，由于我军在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爆发时，曾三次从这一地区撤出，当地群众遭受了敌人的残酷镇压。此次我军进入大别山以后，敌人反动统治一时尚未被彻底摧垮，土顽猖獗横行，并在暗中控制和威胁群众；加之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执行土地改革政策过急过左，打击面过宽，侵犯了工商业和部分中农的利益，因而群众对我能否在大别山站住脚，尚心存疑虑，不敢靠拢我们。在以鲍先志同志为书记，刘子厚、刘建勋同志为副书记的鄂东工委及其所属各县工委的领导下，广大地方干部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开展武装斗争，特别是不少同志为了人民的

翻身，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使广大群众深受感动，逐步接近我们，并积极支援军队。这样就给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这时我地方武装捷报频传，人民政权逐步巩固。10月8日，我三纵在皖西六安张家店地区全歼国民军第八十八师师直及六十二旅，对我纵鼓舞很大，各部纷纷求战。

10月初，蒋介石集中整编第七、第四十、第四十六、第四十八、第二十五、第五十八、第八十五等7个师的兵力合击光山、新县地区，企图寻我主力作战。为粉碎敌人企图，寻机歼敌，刘、邓首长根据中央军委“分散大敌，使敌疲于奔命”、“歼灭小敌，发动群众，解决物资”的指示精神，令各纵队适时跳出敌之合围圈，乘机向鄂东各县发展，并准备于此地筹措解决冬衣问题。据此，我纵协同南来之第一、第二纵队，乘势拔除沿途及长江北岸分散孤立之敌据点。10月7日，我纵十七旅攻克长江北岸重镇团风；12日，十六旅攻克下巴河镇，以后又占领林家大湾，均筹集到一部分制作冬衣的棉花和布匹。此时，第三纵队也进至望江地区。我军控制长江北岸达300余里，威慑大江南北。

在此之前（9月末），我华野陈粟兵团进至豫皖苏地区，位于大别山左后侧；陈谢兵团解放洛阳，进至豫西南伏牛山区，位于大别山右后侧；与刘邓大军构成了犄角之势，互为策应。这个时候的蒋介石，既怕这三支大军会合，中原不保，又怕我在大别山扎下根来；尤其怕我军横渡长江，挥戈南进。因此，当我各路大军兵临长江之际，他急

调青年军第二〇三师从九江伸至蕲春、黄梅，又令整编第四十师加强五十二师八十二旅，经浠水向广济，跟踪我军，并拊我之侧背。敌人孤军来追，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歼敌良机。当他从浠水向东南前进时，刘、邓首长即计划将其诱入地形险要便于设伏的高山铺地区加以围歼。决定部队立即向心集结，在高山铺地区之东、北、南三面设伏，兜击敌人；以中原独立旅诱敌上钩；令我纵闪到敌之左侧，不予理会，待其通过后，即尾敌向东，一旦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即从后面捅他一刀。第二、第三纵队为战役预备队。为了及时抓住敌人，我急令十七旅参谋长宗书阁指挥四十九团2个营和五十四团1个营为先遣队，紧紧盯住敌人，掌握敌之动向；同时迅速集结主力随后急进。10月26日敌向东前进遭我一纵阻击，当晚猬集高山铺山沟内。黄昏时我先遣队赶到高山铺西山，趁敌不备，抢占了李家寨山和马骑山，迅速构筑了工事，从而扎死了口袋。27日拂晓前，敌发觉情况不妙，即一面拚命向东进攻，企图夺路逃命；一面派连、营兵力向我马骑山和李家寨山攻击，以保护它的侧后。敌向马骑山连续进攻四五次，曾一度突破我前沿阵地。四十九团团团长苟在合以1个连反冲击，将敌击退。敌人向东进攻受阻，企图向西南突围，乃拚命向我李家寨山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此时，我纵主力赶到，由西向东猛攻，配合第一纵队把敌压在山沟内加以全歼。10时许战斗结束。是役，全歼敌第四十师及八十二旅共12600余人，击落敌机1架，仅我纵即俘敌4000余人，干净利索地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高山铺之战的胜利，是我们在完全没有后方依托，供应异常困难，军队连续转战的条件下取得的。这一仗，粉碎了敌人围歼我军的阴谋，沉重打击了敌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气焰，大大提高了部队在无后方依托和山地条件下作战的信心，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为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高山铺战斗后，已是初冬季节，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部队仍然穿着单衣。严冬将届，何以御寒？晋冀鲁豫老区虽已做好了十几万套棉服，因无法运送，可望而不可及。刘、邓首长指示，当务之急是发动部队，自筹自缝，解决冬衣问题。我要各旅按照分配的地区，采取向地主征集，向商家和一部分富裕农民开借条进行筹借的办法（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偿还了借据折合的款项），筹集布匹棉花。发动干部战士动脑子，想办法，用稻草灰代替染料，将布染成灰色。请当地老乡传授缝衣技术，上下一齐动手缝制棉衣。尤其是刘、邓首长自己缝衣，刘司令员教干部、战士用搪瓷碗扣在布上挖领口的消息传到部队，更加激励了我们干部战士克服困难的信心。经过努力，全纵干部战士终于很快穿上了自己做的棉衣。虽然我们的棉衣经雨一淋，太阳一晒，变得灰不灰，花不花，五颜六色，但由于棉衣是我们克服了困难，自己动手制作的，战士们穿上它，仍感到非常自豪。

1947年11月下旬，蒋介石以伪国防部长白崇禧组成“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执掌统辖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白崇禧从豫皖苏、山东及豫西调来6个师，加

上原在大别山区的 9 个师，共 15 个整编师又 3 个旅的兵力，全面围攻我大别山解放区。敌人以整编第八十五、第二十八、第九、第七、第二十五、第四十六等师从孝感、广济、太湖、霍山一线，由南向北逐步压缩我军，以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五十八师进占商城地区，以整编第十、第十一、第二十师和第五十六、第五十二师各 1 个旅在光山、罗山及信阳、花园一线堵击；另以整编第六十三、第六十九师等 5 个旅防守长江南岸，以整编第五、第七十、第七十五师在淮河以北钳制华东野战军，以第五兵团在豫西钳制陈谢兵团。敌人加强保甲统治和反动地方武装，建立碉堡网和发展谍报网，并效法日寇使用过的“总力战”，妄图一举肃清大别山的我军。

这是我军能否在大别山存在和发展的一场严重斗争，也是我军夺取中原最关键的斗争。党中央、毛主席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刘、邓首长决定采取集中与分遣、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方法，以第一纵队和新到的第十、第十二纵队向外线实施战略再展开，开创淮（河）西、桐柏、江汉新解放区，以第二、第三和我六纵坚持大别山解放区的内线斗争，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我以小分队牵制大敌，以大部队消灭小敌”的作战手段，实施广泛的机动，拖住敌人，并且密切配合军区地方武装，寻歼孤立分散之敌和土顽武装，掩护深入开展地方工作。刘司令员率中原局及野战军机关随一纵到淮西区指挥，由邓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和

李参谋长组成野战军前方指挥所留大别山指挥内线作战。我纵先以五十二团参谋长沈伯瑛带领 1 个营，后由五十团副政委张镰斧带 1 个营掩护野战军前指行动。

我纵接受任务以后，立即在部队中进行了紧急动员，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到敌人围攻的兵力虽然强大，但他们是被迫进行的垂死挣扎的敌人。我纵处于内线作战，穿插于数倍于己的敌人之间，困难虽然很大，但我军已熟悉了大别山区的敌情、地形，习惯了大别山区的生活，学会了山地攻防作战，又有人民政权、地方武装的配合，有强大的外线兵团的协同作战，我们完全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把敌人主力拖住在自己周围愈多，愈有利于一纵、十纵和十二纵的顺利展开和华野、陈谢兵团大量歼敌。

12月初，敌人“围剿”开始，迅速占领了浠水、英山、罗田、金寨和商城，并向中心区压缩。我纵除十六旅（该旅奉刘、邓首长之命，由纵队副政委鲍先志同志带领，于10月下旬先期到英山、罗田、麻城，剿灭土顽，掩护新建立的中共鄂豫区党委和鄂豫军区建设后方）以外，主力适时跳出敌之合围圈，转移到黄安（今红安）、黄陂地区。3日晚，乘敌第八十五师西移、宋埠空虚之际，我令肖永银旅长指挥第十八旅第五十二、第五十四团及第十七旅第四十九团，以突然的动作一举攻克了鄂东重镇宋埠，全部歼灭了麻城地方团队2000余人。这是在粉碎敌人围攻中打的又一个出色的胜仗，受到野司的通报表扬。这一仗，不仅给黄（安）麻（城）地区反动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直接

援助了这一地区的地方工作，而且严重威胁敌人后方补给线，迫使进入中心区的一部敌人回援，有力地支援了各兄弟部队的斗争。

为拖散敌人，破坏敌人随时实施的合围阴谋，12月中旬以后，纵队采取以旅为单位活动。我带十七旅掩护纵队直属队，韦杰同志带十八旅穿插于敌整编第七、第二十八、第四十八、第二十、第十一、第八十五师之间，以机敏的行动与敌辗转周旋，使敌人对我“吃不下”，围不着，处处扑空，疲于奔命。我则寻找战机，适时分遣与集中，消灭分散孤立之敌和地方反动武装，支持与掩护地方工作。

独立活动于英山、罗田的我第十六旅，11月2日再次攻占英山之后，于16日开始，协同鄂豫军区第四、第五分区武装，撒开大网，四面兜剿进占大别山主峰天堂砦之土顽。他们不顾山高路陡，不顾饥饿疲劳，日夜搜剿，十多天歼灭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800多人，受到野战军首长的表扬。12月24日，又乘敌主力远在浠水、罗田、麻城“清剿”之际，旅长尤太忠看准战机，适时指挥全旅转到外线，以200余里急行军，突然包围和歼灭了广济守敌青年军第二〇三师第六团，俘敌800余人，受到野司首长再次表扬。当敌第七师赶来增援时，该旅即转移到龟峰山下木子店地区活动。

旅长李德生指挥十七旅掩护纵队机关，转战于黄安、麻城、黄陂，白天作战，晚上转移，越高山、涉冰河，斗争异常艰苦。在同敌人重兵周旋中，我经常找李德生同志

和纵队参谋处长贺光华同志研究纵队机关和十七旅的行动，他们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对我的指挥帮助很大。纵队几次遭敌合击或埋伏，均因处置适当，十七旅部队作战勇敢，因而免受损失。1948年1月8日，为摆脱合击麻城、木子店地区的敌第七和第二十八师，我一夜行军140余里，突然出现于宋埠以西地区。五十团一营及旅工兵连包围歼灭了驻守长轩岭之敌黄陂县两个保警中队（欠1个排）及黄陂县特工队、区公所等200余人；四十九团一营攻克了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就未曾打开过的反动地主的顽固堡垒——鲍家，全歼守敌，为黄陂人民除了一大害。

活动于大、小悟山、宣化店、禹王城和七里坪之间的我第十八旅，在肖永银旅长机动灵活的指挥下同敌第十一、第二十、第五十二师周旋，一直将敌主力第十一师等吸引在自己周围，减轻了坚持内线斗争部队的压力。在七里坪战斗中坚决打退了敌人疯狂的进攻，掩护了野战军前方指挥所的安全转移。

近三个月的反“围剿”斗争，我纵各旅都是日日夜夜在极度紧张的行军作战中度过。我们有时在内线与敌周旋，有时跳到外线，拣“好吃的敌人吃上一口”；有时向东，有时向西，使敌捉摸不定。时而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时而分遣部队发动群众，消灭土顽，帮助建立我地方政权。总之，数月内虽然环境异常险恶，但由于我们实事求是，依据情况采取正确的行动，因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斗争中我们虽然也遭受过一些损失，但部队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争意志和战斗力，终于渡过了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

3月最艰苦的时期。当挺进江汉、桐柏、淮西的兄弟纵队胜利地开辟了新区和华野、陈谢兵团突然集中兵力打击平汉和陇海路之敌的时候，敌人不得不先后从大别山抽出13个旅的兵力驰援平汉路和鄂西地区，使其大别山的全面围攻计划遭到了破产。我终于在大别山站住了脚。蒋介石在“大别山剿共检讨会议”的训词中虽然大肆责怪部属在大别山“完全陷入盲目作战”，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下面，但终于承认他在大别山是“作战失败”了。

1948年3月下旬，我纵奉命同第三纵队过淮河北上，迎接夺取整个中原的伟大任务。大别山区军民由于野战纵队的北调曾经经历了一段更加艰苦的斗争，但敌人主力也陆续跟随我军调离大别山，英雄的大别山区军民终于熬过了难关，把大别山区建设成为大军渡江南进的前进基地。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战略行动，扭转了解放战争的战局，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邓小平政委1948年3月6日在野战军直属队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已经在大别山建立了继续向前跃进的基地。同时他又指出：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总是要过关的。越往后碰到的险关只要硬一下就过去了……我们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凡是胜利中的险关，保证都能过得去。过险关就须不怕吃苦，还须不怕死。邓政委的这一段话，不仅对我军夺取大别山这一行

动作出了最高估价，而且对我们当前的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当把在跃进大别山和坚持大别山斗争时期中，曾经高度发挥的照顾全局、勇挑重担、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永远怀念许多为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应当学习他们坚韧不拔、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为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在新时期赋予的任务而奋斗。

对中原独立旅战斗历程的回顾

张 才 千

四十年前，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我军经过一年的艰苦的内线作战，共歼敌110余万人，迫使蒋介石从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在此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英明的战略决策，举行全国性战略反攻，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1947年6月30日突破黄河天堑，挺进鲁西南地区，遂发起鲁西南战役，历时28天，歼敌9个半旅、4个师部，共60000余众。8月7日，刘邓大军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掩护下，由鲁西南金乡至菏泽一线的200余华里的宽大正面上，分三路向中原地区挺进，从而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一)

8月11日，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地区。

当时我正带着中原独立旅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并肩战斗。8月16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来到我旅旅部，当面给我们部署了新的战斗任务。我旅随即加入战略反攻序列，配合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刘司令员对我说：“你们远离根据地，远离主力，在大江南北转战了一年多。你们辛苦了，就走中间吧。”我说：“请首长给我们艰巨的任务，要么作前卫，要么走后尾。”刘司令员沉思了一下说：“好，你单独行动惯了，那就走平汉路以西吧。做一支右翼分遣部队，去执行战略牵制任务。首先破袭平汉路，切断敌人南北交通大动脉，破坏得越彻底，越多越好，以迟滞敌人追堵我主力的行动计划。然后，你们再向平汉路西南高速度大纵深地进攻，牵制、吸引敌人，减轻我主力前进的压力。”最后，邓政委说：“你们要拉开一个大军挺进桐柏山的架势，好像我军主力要威胁进攻我陕北根据地的胡宗南的侧后或右翼一样，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迷惑敌人。你们的气魄愈大，声势愈大，敌人的错觉就可能愈深，对我们的整个的战略行动就愈有利。”我领会了首长的意图，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心想，刘、邓用兵之妙，变化无常，善出奇谋，难以揣度，国民党又要上大当了。

受领任务后，我旅于8月17日黄昏笔直向南进发。经过几天的夜行晓宿，越过黄泛区。渡过沙河之后，突然掉头向西疾进，直指平汉路，在西平与遂平之间，对平汉路进行了大破袭，把三四公里长的路轨搞了个“大翻身”，切断了敌人的南北交通命脉。使敌人的军事交通和战争经济，倾刻之间遭到了重大的打击。在完成破袭平汉路任务

后，我旅即从信阳以西，向桐柏山区疾进，继续迷惑敌人。这一行动的确震动了蒋介石，他仓惶调八十二旅由郑州至驻马店；令六十五师从商丘乘火车赶往漯河一带；令八十五师开赴确山，以“破坏共军西越平汉路的战略意图”。就近指挥的华中剿总副司令张轸判断：“共军主力是南下，不是西进，”但为了服从蒋介石的“统一军令”，只好让蒋越级指挥。刘伯承司令员讲：“我们同蒋介石作战常常打胜仗，他遥控部队至师、旅的时候，就更加容易打胜仗了。”

8月下旬，刘、邓率主力，先后涉越黄泛区，渡过涡河、沙河、颍河、汝河、淮河，行程千余华里，粉碎敌人的沿途阻击，进入大别山区。部队迅速在皖西、鄂东、豫东南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以席卷之势，连克22座县城，歼灭顽敌，摧毁国民党政权，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创立革命根据地，为大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建立了强大的“桥头堡”。同时西震华中重镇——武汉，东慑国民党老巢——南京。此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原来他错误地判断我晋冀鲁豫部队是因受到其东、北、西三方面压挤，而“向南流窜”，现在才感到我军的战略行动是积极的、有目的的，而不是消极的、盲目的。但为时已晚。大别山这块战略基地，扼危襟要，瞰制中原，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的十分敏感的地区，我军据而有之，必然迫使陕北、山东重点进攻之敌，回师就范。

(二)

在完成战略掩护任务以后，我中原独立旅于8月29日奉命东越平汉路，返回大别山区。途经信阳以东之朱堂店，逢敌五十二师三十三旅九十九团1个营，这个部队是我旅在湘鄂西转战时经常对我尾随、骚扰、堵截之一股敌人。今天仇敌当前，分外眼红。我当即决定采取急袭之手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经半小时激战，将其全歼，俘敌营长以下200余人。进入大别山不久，在光山县的砖桥，刘伯承司令员给我旅排以上干部讲了一次话。他首先肯定了我们这支部队在转战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功绩，接着强调了加强组织纪律性的问题。他说：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有时是几个纵队协同作战，有时甚至是两个野战军配合作战，没有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没有指挥上的高度集中统一，没有步调上的一致，是难以取胜的。

10月中旬，我旅在长江沿岸地区，先后解放了宋埠、仓子埠、团风等重镇，于蕲春之竹瓦店，干净、利落地歼灭敌青年军二〇三师1个营，补充了一部分武器弹药和装备。10月下旬，我旅正向北行动，突然接到一纵首长电令（此时我旅已划归一纵指挥），命我旅火速向南转移，配合主力，在蕲春、广济之间的高山铺、清水河地区设伏，歼灭敌人整编四十师和五十二师之八十二旅。该敌孤军深入，正向浠水经蕲春向广济急进，妄图防我南渡长江，压我背水作战。刘、邓首长及时捕捉此良好战机，决心在运

动中歼灭该敌。接到命令后，我旅发挥了山地运动速度快的特点，急速赶至指定地点。进入伏击阵地后，一纵首长命我部派出一支小分队，化装为地方游击队，连夜兼程去诱骗敌人，“牵牛鼻子”。26日黎明，我化装小分队，与敌先头部队接上火。接火后，在运动防御中，故意示弱，边打边退，纠缠不放，胶着不离。敌人真的以为我是一股骚扰的游击小分队，所以追赶的速度非常之快，成多路纵队，跟着我小分队，进入我预设的“口袋”里。这是一条狭长的山谷，我旅阵地与一纵之一、二旅比邻，位于广济以西、清水河以南之大王寨和茅庵山地区，宽正面不大。我带着各团指挥员，察看地形后，就把一团配置在右翼之簸箕山，四团在左翼之茅庵山以北，并加大了纵深配备，设置了三层防御阵地，以防不测。一线阵地，一、四团各配置一个连，扼守在两个高地上，象两只铁拳，既可单独抗击敌人，又可互相策应。

26日中午，敌人已全部进入我预设伏击阵地，当即遭我一纵主力之拦头痛击和两面夹击。27日拂晓前，又遭我六纵主力从背后杀来一刀。此时，敌人已感到处境的危险，曾几度进行疯狂反击企图突围，或占领有利地形，固守待援，均未得逞。后来发现我旅四团阵地，山低坡缓，易攻难守，想从这里撕破“口袋”，夺路逃走。遂组织炮火，猛烈轰击我四团前沿阵地，炮弹成串地、雨注般地倾泻下来，带着凄厉呼啸的燃烧弹，把阵地打成一片火海。炮火急袭刚过，敌人就成连成营地集团冲锋。四团三连战士们，在前沿阵地与垂死挣扎的敌人，用刺刀手榴弹争夺着每一

寸土地。他们有些被炸掉腿的、被子弹打穿肺的、打出肠子来的重伤员，仍扣动着板机、摔出手榴弹，抗击冲到阵地上来的敌人。其壮烈之举，惊天地，泣鬼神。迄夜，敌人经过十余次的冲锋，丢下几百具尸体，未能越雷池一步，我军阵地仍固若金汤。总攻前夕，我旅政治部主任邝铁同志，正在前沿指挥作战，因敌人炮火过分密集，邝铁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噩耗传来，全体将士无不震怒。复仇怒火，在全旅燃烧。27日上午9时，我军发起总攻，我旅及各兄弟部队从四面八方压向敌人。敌人象受惊的野马，东冲西闯，南逃北遁，乱作一团。辎重、骡马、大炮、机枪、弹药及各种军需物资，扔的遍地皆是。高山铺战役，来犯之敌自26日中午陷入我军重围，至27日14时敌悉数就歼。共毙、伤、俘敌12600余人，其中我旅即生俘敌2500余人。这是刘邓大军自进入大别山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敌人。

(三)

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地区后，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使蒋介石如鲠在喉，因而采取挖肉补疮的办法。他急将在陇海、胶东的6个整编师赶调大别山，并纠合其原在大别山的14个整编师，共达33个旅，自12月初开始对我大别山区进行“重点清剿”。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建立巩固的中原根据地，进一步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刘、邓首长遂令第十、第十二纵队，向平汉路以西挺进，

分头建立桐柏、江汉根据地，并决定由我中原独立旅与十二纵队合并组成江汉军区。这两支部队都是一年前中原突围的部队，指战员们听说要回马江汉，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12月3日，在红安县七里坪一个松树林里，召开了我们两个纵队的连以上干部大会，刘、邓首长到会讲了话。刘司令员说：要迅速开辟桐柏、江汉地区，使大别山、桐柏山、大小洪山三块根据地三足鼎立，形成犄角，互为依托，威震南京、武汉。这三个棋子一下，战争的主动权就稳操我手，整个中原战场就活了。你们的任务是：消灭敌人，进行土地改革。

江汉地区东临武汉，南濒长江，西依巴蜀，北接桐柏，是我军西进四川的门户，南渡长江的跳板，且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是蒋介石赖以进行内战的重要经济基地之一。为了避开强敌，调动敌人，确保战略展开，重建江汉根据地，我们召开了江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同志出席了会议，和我们一起研究制定了军事方针和行动方案，他说：“请你们注意，你们东是汉口，有白崇禧；西是襄樊，有康泽。你们越过平汉路进入江汉地区后，应设法使敌人在3个月之内不能追击你们，以实行战略展开。”12月14日，军区机关率独立旅由大悟以南之陈家湾地区出发，越过平汉路，向江汉地区挺进。刚过铁路不久，军区司令员赵基梅同志不幸病逝。根据斗争的需要，中央令我接替司令员职务。我带着部队，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和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制定的战略展开部署，首先令三分

区部队直扑天门县皂市，兵过襄河，镇慑荆沙。12月20日，军区独立旅进攻京山县城，京山守敌闻风而逃。看来，对土顽不能采取“轰苍蝇”的办法。轰走了他还会回来，必须咬住他，吃掉他。因为他们有的是红军时期的反共老手，有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磨擦专家，有的是我军突围后屠杀根据地人民的刽子手。他们了解当地情况，熟悉地形，与当地恶霸、豪绅、地主有密切联系。因此必须趁敌正规军未赶到之前，打掉这些地头蛇，挖掉敌人的耳目。于是我决定采用远距离奔袭的手段，从京山强行军150里，于12月22日对猬集于钟祥的守敌突然包围，并进行了白日攻坚战。敌人仗恃高墙厚垒，负隅顽抗。我军指战员不顾急行军的疲劳，不怕流血牺牲，架梯攀城，突入城内。经过激烈的巷战，全歼守敌1300余人，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93挺，步马枪510支，子弹10万余发，以及大量的军需物资。敌湖北保安第二总队长李轶被俘后说：“我们估计，你们两天才能赶到，未料贵军如此神速。”我说：“劳师远袭，是为攻尔不备。”

钟祥战斗的胜利，是江汉军区部队主力进入江汉地区后的第一仗，首战告捷，意义重大。不仅使江汉地区的土顽闻风丧胆，惊恐万状，为之夺气，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坚定了我开辟江汉根据地的信心。随之，军区所属之一、二、三分区同时迅速展开，协同军区主力，积极完成“打土顽、铺摊子、扎根子”的任务。刘、邓首长发来贺电：“独立旅以日行百五十里急行军，奔袭钟祥县城，仅伤亡十余人，获全歼守敌湖北保安第二总队计四个大队

的胜利，这种积极歼灭土匪、为民除害、有力的战斗作风，殊堪嘉奖。特记功一次，通报全军。”

此时，我刘邓大军主力正利用大别山的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与敌周旋，用蘑菇战术把敌人的主力磨得精疲力竭，使敌人顾此失彼，到处扑空，疲于奔命。直接支援了桐柏、江汉两个军区的战略展开，同时对陈粟大军及陈赓兵团破袭平汉、陇海铁路的胜利，也作了有力的配合。

江汉军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建立了15个县级民主政府和县级地方武装指挥部，迅速发展了地方武装。各分区和县的地方武装，对小股零星土顽，经过穷追猛打，已大部扫光，并摧毁了敌人的县、区、乡、保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运动。贫农会、民兵、妇女会等各种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江汉根据地已重新恢复，人民已能够有组织地支援战争了，这就为尔后消灭川军十七旅、应城攻坚战歼敌二十八军军部、荆门战役歼敌七十九军等重大战役战斗的胜利，准备了十分良好的战场条件。

刘邓大军反攻南下，控制了大别山，就象一把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南京、武汉之间；江汉军区的建立，又在武汉与宜昌之间给蒋（介石）、白（崇禧）的长江、大巴山防线咽喉之处，插上了一把锋利的钢刀，这样就使其整个中原防御体系，完全陷入混乱、解体。尔后，刘邓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的主要兵力，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刘志坚谈桐柏区的几件大事*

我是1947年12月到桐柏区去的，到1948年12月离开，共一年时间。我虽然是桐柏区党委书记，但工作都是紫阳同志负责，我主要管十纵和桐柏军区的工作。我是十纵政委和桐柏军区政委，兼着桐柏区党委书记。本来中原局下通知徐子荣同志为区党委书记，但他没来桐柏。

关于开辟桐柏区的问题，还得从1947年夏说起。1947年夏，我军在全国战场上已经消灭了国民党军队90多个旅，迫使国民党反动派停止了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继而转向我陕北和山东两大根据地作重点进攻。鉴于这种形势，党中央毛主席提出要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指示刘邓大军过黄河到大别山，来个中间突破。这是整个解放战争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刘邓大军的主力一、二、三、六纵队，1947年夏打了安阳后，休整了一段就进到大别山，脱离了原来的老根据地。大别山苏区已经不存在，经过几次失败，当地老百姓都害怕了，难以发动。我们部队供应也跟不上。国民党纠集了十几个师几十个旅围攻我们，局势相当困难。刘、邓

* 这是1983年4月27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办的同志访问刘志坚同志的记录整理稿。发表之前，我们请刘志坚同志作了审阅和修改。

到大别山后，就成立了中原局^①和中原军区。由于局势困难，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陈谢兵团过黄河进入豫西。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决定十纵、十一纵、十二纵也过黄河南下，开辟新的根据地。十纵到平汉路西开辟桐柏区，十二纵开辟江汉区，十一纵开辟豫皖苏区，粉碎敌人进攻，来个四面开花。

开辟桐柏区的第一件大事是刘、邓命令十纵连夜跨过平汉路。十纵1947年秋正围攻安阳，因为要南下，就不打了。在安阳附近做了短期休整，开展了新式整军、诉苦运动，然后19000人开往大别山。走了近两个月到达光山何畈。刘、邓召开了十纵直属单位连以上干部会。正在讲话，忽听枪响。结果查明敌人共30几个旅包围我们。刘、邓当时就下命令，叫我们十纵马上过平汉路西去。本来我们南下时带了新兵和很多东西要交给刘邓大军，带的东西有棉衣、弹药、金子、银元等。因为时间紧来不及移交，我们就带着这些东西连夜出发了。十纵打下了信阳南面的柳林车站，跨过了平汉路。这一行动有两个意思，一是开辟桐柏区，二是把敌人往西引。我们连夜作战，不顾疲劳，突破了平汉铁路，经过了一场恶战，伤亡近两千人。粉碎了敌人3个师的堵截，终于到达了桐柏山区。刘、邓要我们连夜过平汉路，这一决定很重要、很果断。我们坚决执行了这一命令，虽然伤亡较大，但完成了任务。刘、邓来电表扬了我们的勇敢和不怕牺牲、不顾艰苦、疲劳，连续作

^①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第276页记载，中原局是1947年5月成立的。

战的精神。

第二件大事是在浆溪店开会成立桐柏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并决定迅速分兵，打开局面。过了平汉路，我们在浆溪店开了个会，在会上，根据中央的正式命令，我们宣布成立桐柏区党委、行署、军区。十纵南下时就带去了冀南、冀鲁豫千余地方干部，已配好了桐柏区党委、行署、各地委、专署、县委、县政府及区乡各级干部班子。在会上，我们还决定迅速分兵，十纵只留下二十八旅为机动旅，二十九、三十旅除各留1个团外，都分散下去归地方干部领导，开辟新区。很快就开辟了3个分区，迅速打开了局面。开辟桐柏区打的第一仗是二十八旅奔袭桐柏县城，全歼守敌保安团近千人，捉住了县长。由于我军分兵迅速，各县保安团未及准备，不是被我军消灭，就是跑到邓县城里去了。

第三件大事是打邓县。时间是1948年1月。邓县有敌人保安团10000多人，头子外号丁大牙。我二十八旅全部和二十九、三十旅各1个团，共5个团，集中起来围攻邓县。邓县有两道城墙，两道护城河，是从北面引来的水。我们先炸了河上游的坝，放了护城河的水，然后很快攻进去，全歼了敌13个保安团近万人。俘虏敌人人数和缴获的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们在过平汉路时的损失。党中央来电表扬说：消灭邓县保安团这10000人，不亚于消灭蒋介石10000正规军。这一仗，我们打得果断，一网打尽，使地方工作能够迅速展开了。

在我们打下邓县不久，敌王凌云一部又占了邓县。1948

年5月间，我们第二次打邓县。华东十纵二十八师也参加了。这一仗全歼了王凌云的1个主力团（二二六团）和4个保安团，共3800多人。

第四件大事是新区土改问题。我们执行了“左”的急性土改政策，一进入桐柏区就搞土改。那时还尚未发动群众，我们的同志就搞“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结果浮财没落到基本的老实群众手里，而落到了有些流气的“勇敢”分子手里。群众没得到利益，就无法巩固新开辟的地区。后来党中央作出指示，新区暂时停止土改，只搞减租减息。桐柏区党委开了两次县委书记以上干部的会议，讨论坚决执行中央新区土改指示，纠正我们搞的“左”的急性土改工作。使桐柏区根据地的建设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第五件大事是1948年7月打襄樊，活捉了康泽，首次缴获了一种化学迫击炮，还有大量各种武器。这一胜利威震武汉的国民党军队。

第六件大事是在淮海战役中我们牵制了大量敌人。在淮海战役中，桐柏军区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我军打了襄樊后就向沙市、宜昌方向前进，在谷城、南漳一带建立了第四军分区，即汉南分区。党的组织是汉南工委，张廷发同志任司令员和书记。这一来，不仅开辟了新区，更主要的是牵制了敌人。被我们牵制住的有张淦兵团（桂系）、宋希濂兵团、王凌云兵团。3个兵团被我们牢牢牵住，不能开赴淮海参战。这就减少了我军在淮海战场上的压力，有力支援了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后，部队在唐河县休整，中原局通知我到商

丘开会。1948年12月我离开唐河，经方城、郑州、开封到了商丘。会议决定成立第二野战军，下属3个兵团(即三、四、五兵团)，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会后，刘、邓命令我到四兵团工作。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回到桐柏区去了。

(整理人：刘跃进 曹一凡)

刘邓大军南下和 大别山解放区的建立与坚持

中共黄冈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办公室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称刘邓大军），遵照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以超人的胆识和气魄，自鲁西南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①。“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大别山跨越鄂豫皖三省，绵亘如巨龙纵卧中原。大别山区共有30余县，面积72000平方公里。刘邓大军南下到这里创建根据地，犹如在敌人的腹心插上了一把利剑，迫使国民党军仓惶南顾。刘邓野战军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由陈赓、谢富治率领）和华东野战军主力（由陈毅、

① 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②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粟裕率领)的配合下,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调动、吸引和歼灭了大量敌军,恢复和扩大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从根本上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支援了北线各解放区军民的内线作战,使全局都转入了攻势。1949年春,百万雄师下江南,大别山解放区直接配合渡江作战,成为我军重要的战略基地。

一、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正确地执行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经过一年的英勇作战,到1947年6月止,取得了歼敌112万人的重大胜利,不仅基本上遏止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而且迫使其所谓重点进攻也屡遭挫折。敌军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降为373万人。其正规军虽仍保持着248个旅的番号,但人数已从200万减至150万,后备兵源亦趋枯竭;相反,我军则在战争中愈战愈强,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发展到100万以上,战略机动兵力则已优于敌人。部队装备也由于得到大量缴获而大为加强。全军士气旺盛,信心百倍,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中原方面,敌人由于抽调60余万兵力向我山东、陕北发动钳形攻势,其中央战线及战略纵深的中原地带,敌防御力量大为削弱,企图凭借黄河天险来代替“四十万大

军”，以阻止我军机动。这种两翼突出，中间薄弱的“哑铃”形态势，把蒋介石的中间弱点暴露无遗。而位于黄河以北的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则在战略防御中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空前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全区军队总数由战争初期的27万人发展到42万人，野战军由8万发展为28万，除原有的一、二、三、四、六纵队外，又新建了八、九、十、十一纵队，还扩建了三十八军和充实了从中原解放区突围出来的原五师部队。部队装备和军工生产也有很大发展。

上述变化说明，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党中央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确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①。

党中央英明地把战略主攻方向选在大别山区，是因为：第一，这是敌钳形攻势的中间薄弱部分，有利于我军突破和进军；第二，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对敌之威胁甚大；第三，大别山是革命老根据地，具有深厚的革命基础，易于我立足生根；第四，大别山及其周围富庶地区，是国民党进行内战的重要兵库、粮库，我占领大别山既可给敌人造成物资供给的困难，且能给我军以补充。为了实施这一战略计划，

^① 毛泽东：《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两翼牵制、三军配合的周密部署：陕北我军出击榆林，把敌人引到长城以外，山东我军把敌人牵制在胶济线上，以此进一步拉开中间的空档，然后刘邓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以陈谢太岳兵团和陈粟华野主力为右左两军随后跟进，三军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创建大别山及中原根据地。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1947年5月16日，成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刘伯承、李先念等同志为委员的中原局，以加强对南下战略行动的统一领导。晋冀鲁豫军区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他们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地方干部，准备随军南下开辟中原根据地。军区还大力整顿和充实了准备出征的野战部队，平均每个纵队补充了8000名翻身农民。经过思想发动和练兵整训后，各野战部队情绪饱满，斗志昂扬，纷纷要求出征参战，全军普遍掀起了杀敌立功的热潮。

6月30日夜，刘邓野战军主力一、二、三、六4个纵队共124000余人，按照党中央的预定计划，于寿张县（今分属山东阳谷和河南范县）东张秋镇至鄄城县临濮集之间300余里的8个地段上，在先期渡河的冀鲁豫独一旅的接应和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一举突破敌人的黄河防线，揭开了伟大战略进攻的序幕。大军过河后，乘势扩大战果，全力兜击敌进驻鲁西南的各路援军。7月7日至10日，攻克郛城、定陶和曹县，歼敌3个旅及1个师部，开辟了北起黄河边的郛城、鄄城，南达陇海路北的定陶、曹县的广阔战场，置敌之援军七十师、三十二师、六十六师于六营

集、独山集、羊山集三个孤立的据点里，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7月13日，一纵队由郟城地区出发，远距离奔袭包围六营集、独山集之敌三十二师和七十师。次日，在六纵主力的配合下，于六营集东南，全歼该敌3个半旅及2个师部。与此同时，我二纵、三纵将敌六十六师围困于羊山集。27日夜，在六纵队及军区榴炮营和一纵炮兵团的协同下，对困守之敌发起总攻。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守敌，俘敌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以下9228人，毙伤5000余人。至此，历时28天的艰苦激烈的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歼敌9个半旅及4个师部，共60000余人，为我军打开了跃进大别山的通道。

在鲁西南之敌行将覆灭之际，7月19日，蒋介石曾亲赴开封前线督战。他从周围地区抽调了13个师30个旅的庞大兵力，分五路扑向郟城、钜野地区之我军，企图迫使我主力背水作战，破坏黄河大堤，以水代兵，消灭我军于这一地区；或把我军逐向黄河以北，以堵塞这个被我打开的缺口。时值连日大雨，河水猛涨，一旦敌人毁堤，就会给我军和鲁西南人民造成重大困难。刘、邓审慎地分析了敌情水情，为争取主动，决定将原定休整至8月中旬再南进的计划，提前于8月7日实行。党中央完全同意刘、邓这一果断的决定。考虑到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深入敌后，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中央军委于8月9日特地授权刘、邓，在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他们机断处理。

为了给敌人制造错觉，刘、邓决定，北面以新编成的十一纵在黄河边佯动，造成我军渡河北返声势，吸引敌人继

续合围；西面以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并让中原独立旅越平汉路西进，分散迷惑敌人；东面令已进到钜野地区的华野外线兵团5个纵队积极出击，牵制敌人的合围兵团。在上述部队的配合和掩护下，8月7日，刘邓野战军主力迅速突破当面敌人的合击阵势，兵分三路向南急驰：以第一纵队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上蔡之线插向豫南；第三纵队为东路，沿成武、鹿邑、界首之线直奔皖西；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率二、六纵队居中，沿沈丘、项城、息县之线南进。第一批南下的1300多名地方干部，分随各纵队行进，开始了千里跃进。

开始敌人错误地判断我军要北渡黄河，结果合围扑空；继而又误认我是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北渡不成而南窜”，因此，仅令驻蚌埠的四十六师一部西进至沙河布防，堵截我军。而以集结在鲁西南之主力十师、四十师、七师、四十八师等部，共20个旅的兵力，分路尾我南追。我军先敌两天，于8月11日跨过陇海路进入黄泛区，把追敌远远地抛在后边了。直到我军突过黄泛区继续南进时，蒋介石才大梦初醒，察觉我军并非“南窜”，而是矛头直指大别山。于是急忙调动部队，企图沿平汉路快速南下堵击。但平汉路已为我军破坏。我军实行轻装，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响亮口号。全军指战员斗志昂扬，快速直奔汝河。8月23日，我一纵、二纵已从不同地段抢过汝河，继续南进，三纵前峰已抵淮河北岸，只有中路负责掩护中原局、野司首脑机关和大批地方干部的六纵尚留在汝河以北。下午，该纵先头部队组织渡河时，对岸汝南埠渡口已被先我

赶到的敌八十五师吴绍周部占领。我抢先过河的十八旅五十二团刚在南岸大雷岗建立起桥头堡，立即遭到强敌三面围攻，架起的浮桥也被敌炮火摧毁。这样我后续部队便无法渡河，中原局及野司机关均被阻滞于汝河北岸。此时，北面追敌3个师正接踵而至，其先头部队与六纵后卫仅距五六十华里，炮声时时可闻。我军前有敌人阻拦，后有追兵，形势十分险恶。刘司令员、邓政委亲临汝河岸边先头部队的指挥所，部署六纵领导干部组织强渡，指示部队要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坚决打过去。当夜12时左右，部队开始行动。刘司令员、邓政委随前卫团前进。纵队的领导干部下到团、营、连具体指挥。广大指战员以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强行抢渡。天亮之前，各旅主力相继冲上南岸，并乘势将抢占我桥头堡的敌人击溃。接着，各部队又冒着敌机的低空轰炸、扫射和两边敌人近距离的侧射火力，边打边走，硬是从敌人的防御阵地中间杀开一条血路，掩护全军首脑机关和南下地方干部闯过了这道险关。26日夜，野司和六纵进到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线，刘、邓首长连夜开会研究渡河方案，并亲自到河边探测水深。半夜后，水位下落，找到了可以徒涉的渡口水道。全军抢在敌追兵和洪水到来之前，又渡过了淮河。就这样，我军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战胜了敌人一次次前堵后追，越过了一道道障碍，终于先敌进入大别山区，胜利地完成了千里跃进的战略任务。

在此期间，为了配合刘邓主力向南挺进，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兵团，奉命自晋南渡河进抵豫西，威逼洛阳、关中，迫使进攻我陕北的胡宗南军南撤，华东野战军主力在

打破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也已转到外线作战，并加紧了对鲁西南之敌的进攻。至此，我南线三军已按预定计划布成了“品”字形的进攻阵势，将战争大宽面地推到了敌占区内，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

二、寻机歼敌，实施战略展开

我军进入大别山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原局即决定，乘敌主力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极为空虚的有利时机，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一切可能占领的城镇”，争取打些小胜仗，肃清土顽，安置后方，为大量歼敌和重建根据地创造条件。要求全体人员“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按照中原局和野司的部署，各部队迅速向预定的地区开进。六纵十七、十八旅，8月底自光山、经扶（新县）出鄂东。31日，十八旅解放麻城。9月4日，十七旅首克黄安（红安）。三纵七、八、九旅进入皖西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叶集、立煌（金寨）、六安诸城镇。9月初，二纵主力继占潢川之后，又迅速推进到固始、商城一线。一纵4个旅及六纵十六旅进驻罗山以南，光山、经扶（新县）以西地区。8月29日夜，完成西线牵制任务归来的中原独立旅，于信阳以东之朱堂店歼敌五十二师1个营，随后顺利地进到宣化店、武胜关之间。留在大别山北麓的九个旅，一面阻击牵制追敌，一面就地铺摊子，开展地方工作。

在我实施战略展开时，敌逐渐察觉我“久驻大别山、占领扩充”和“威胁（其）首都（南京）”的战略意图^①，急令尾我军南下的23个旅压过淮河，分路扑向大别山区。9月上旬，敌四十六师、五十八师进到我东侧的六安、霍山、固始、商城一线；西北的八十五师占领了信阳、罗山一带；西面十师、四十师、六十五师分别向我黄安、麻城地区进犯；五十二师、五十六师设防于武汉外围及信阳以南的平汉路沿线，对我构成大包抄态势。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指挥桂系七师和四十八师，居中机动“清剿”。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将我军一举逐出大别山。针对这一新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指示刘、邓：“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免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注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根据这一指示，刘、邓指挥大别山我军寻机先打战斗力比较弱的滇军五十八师，以牵制孤立桂系，掩护展开。9月上旬，一纵和六纵十六旅配合二纵主力，在商城以北的河凤桥地区打了第一仗。由于部队不熟悉山地、水田作战，加上我包抄部队没有及时赶上，致使该敌大部逃脱。9月中旬，又集中一、二、三纵队主力和六纵十六旅，仍以歼灭敌五十八师为目标，于商城以西的中铺打了第二仗，歼其新十旅1个团。9月25日，一、二两纵队配合，在光山附近打击了向东增援的敌八十五师。经过这三次作战，歼敌1个团，重创1个师，并将敌全部机动兵力都调到了大别山北麓，从而保障了我军在大别山南部鄂东、皖西两地的

^① 《武汉日报》，1947年9月19日。

胜利展开。

9月初，六纵主力进入鄂东后，兵分两路，一路以十八旅乘虚东进，6日下罗田，8日占英山，11日出浠水，14、15日相继解放广济、黄梅。另一路十七旅则自黄安出黄陂，威逼武汉。这两支劲旅所向披靡，打得分散之敌和地方土顽望风逃窜。皖西方面，三纵以旅、团为单位，分头广占地盘，很快解放了皖西大片土地。此时，在北线担任掩护任务的一纵、二纵亦在阻击中抓紧时间，不断拓展和巩固已占区域。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先后解放县城22座。至9月底，仍为我控制的尚有光山、金寨、固始、罗田、潜山县城，共歼灭敌正规军和地方武装6900余人，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地区的战略展开。

在战略展开初期，由于我军刚刚由内线转到外线，由北方转到南方，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军事上，部队缺乏无后方作战和在山地、水田地帯行军作战的经验；在生活上，北方战士普遍吃不惯大米，穿不惯草鞋，对南方气候水土不适，等等。所有这些都给部队情绪带来不利的影响。此外，还由于南进以来，部队一直处在连续紧张的行军作战之中，未能进一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部分同志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艰苦性认识不足，再加上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无后方依托，部队得不到休整补充，伤员无处安置等情况，因此在部队中出现了一些疲惫和纪律松弛的现象。为了切实解决好部队的思想问题，中原局和野司于9月27日，在光山县白雀园附近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同

时，严肃批评了右倾情绪和违纪行为。刘、邓在会上指出：增强斗志，反对右倾情绪，克服纪律松弛现象，是大量歼灭敌人，充分发动群众，建设大别山根据地，实现党的战略进攻方针的根本环节。要求各级干部要牢固地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严肃军纪，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率领部队克服暂时困难，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筹集给养等三大任务。这次历时3天的重要会议，对坚持大别山斗争，实现党中央的战略进攻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立住脚跟，根据刘、邓指示和王大湾会议精神，部队在整肃军纪、克服右倾情绪的同时，还大力加强了群众工作。大别山人民群众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但由于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主力曾三次撤离这一地区，群众受过反动派极端残酷的镇压，加以我军初到，反动统治还未摧垮，保甲、特务势力仍在暗地进行威胁和控制，群众对我军这一次能否站住脚，尚有疑虑。针对这一情况，全军上下一方面积极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说明我们是当年的红军——鄂豫皖子弟兵打回了家乡，是在歼灭敌人100多万人以后的战略大进军，决不会再走了，以解除群众的顾虑。另一方面，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以实际行动影响和教育群众。当时，尽管连续行军打仗异常疲劳，又值连绵秋雨，道路泥泞难行，指战员们仍然坚持自背粮食、弹药。没有草鞋就光着脚板行军。宿营时，又自己推谷子舂米、做饭。如遇上夜里进村，宁肯露宿户外，也不去惊扰群众。在这方面，各级干部，特别

是野司首长为全军做出了样子。邓政委为了尊重群众的习俗，每到一地都指示野司机关另挖厕所，他还几次亲自检查此事。刘司令员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带头示范做棉衣。李达参谋长亲自带领警卫排上山砍柴，以解决自己的烧柴问题。许多旅、团干部也主动让出坐骑，用来运粮、驮伤员，有的还亲自参加抬运伤员。与此同时，全军上下都注意关心群众的疾苦，尽力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我军攻克黄安城后，发现群众缺粮，当即开仓散发赈济粮50万斤。许多老太太无力挑背，我军干部战士帮他们挑送回家。我军官兵遵纪爱民的模范行为，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老乡们惊喜地传告：“咱们当年的老红军回来了”。一些听信敌人谣言“跑反”上山的群众，陆续下了山。一度关门避我的小商贩，也敢于同我军做生意了。军民关系逐渐亲密。开始出现了军民合作齐心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局面。

王大湾会议之后，我军在对敌斗争中，连续取得胜利。9月间，敌人在大别山北麓经我三次打击后，迅速调整部署，除以原在山北地区之八十五师、五十八师、五十二师等部继续向我逼进外，又令鄂东地区之七师、四十师和皖西之四十八师、四十六师近20个旅的兵力从三面合击光山、经扶（新县）地区之我军主力。由于敌人在山南地区仅留少数正规军守备，刘、邓决定避实就虚，部队向南机动。确定以一纵二十旅和二纵五旅留潢川、光山、商城地区，伪装主力，迷惑敌人，主力部队则抢在敌包围圈合拢之前，分头向敌兵力空虚的山南出击。10月初，中原独立旅袭占经扶（新县），收复黄安，打开了南进的通路。先期

进入鄂东的六纵主力，夺取了麻城县城，并分遣部队急袭罗田、英山、浠水，侦察蕲（春）、黄（梅）、广（济）和黄（安）、麻（城）以南地区的情况，为大军南进作准备。

10月8日，刘、邓关于以现有兵力在大别山南“调动敌人打一仗”，待歼其一部或肃清几县土顽后，再分兵出平汉的计划得到了军委批准。

早在10月5日，二纵六旅奉命占领麻城西南重镇宋埠，俘敌乡保武装一百余人。10月7日夜，一纵一旅在二纵四旅和独立旅的配合下，向南进攻歧亭。8日，守敌一六四旅被歼1个营后，慌忙向柳子港方向逃窜。我上述部队在追击中，将该敌四九〇团和先期出逃的新十七旅旅部大部歼灭。9日、10日，又乘胜歼灭李家集守敌五十二师九十九团1个营。至此，敌匆忙设置的（黄）陂、麻（城）拦阻线已全部崩溃。

10月初，奉命返回皖西的三纵队，发现自舒城西出的敌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孤军深入我山望河以东地区，而与之对进的四十六师、七师和四十八师则远在六安和六安以西以北地区。根据刘、邓“乘此间隙坚决歼灭八十八师之三两个团”的电示，三纵迅速调整部署，作歼灭该敌的准备。8日，三纵所属七、八、九旅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对敌进行侧击、截击和尾追，并于次日零时，在霍山东北60里的张家店将其全部包围。至10日拂晓，敌八十师师部和六十二旅被我全部歼灭，共计歼敌4500余人，取得了“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第一次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10月12日，党中央发来贺电，祝贺张家店和鄂东歧

亭、李家集等处“歼敌两个旅之大胜利”，并号召全军指战员“在刘、邓正确领导下，继续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伟大战略任务”。

为继续开辟根据地和解决冬衣，部队又作了适当分遣：一纵及中原独立旅由浠水中部进至蕲春、广济；二纵四旅由浠水以北之团陂直下黄梅，其六旅则途经英山出宿松；六纵展开于黄冈团风以东地区；三纵继续向南，进至安庆以西的潜山、太湖地区。仅十多天时间，我军就接连解放了舒城、庐江、桐城、英山、广济、黄梅、望江等县城和江岸重镇武穴，控制长江北岸达300余里，威震大江南北。蒋介石生怕我大军即将渡江，十分惊慌，一边急调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到九江指挥舰队封锁江面，一边严令自豫南掉头尾我进入麻城地区的四十师及武汉外围的五十二师八十二旅兼程南下，向我侧背进攻。此股敌人孤军来追，正是我军求之不得的良机。10月25日，野司判明敌人即由浠水东下广济，便决定在中途地形险要的高山铺隘口设伏歼敌，并命令各分遣部队迅速作向心集结：以一纵和中原独立旅回师高山铺，抢占隘口东南北三面的山头，布成袋形阵地；以六纵尾敌东进，俟敌进入我伏击圈后，从背后杀他一刀；以二纵主力在黄梅地区作保障；三纵陈（锡联）曾（绍山）率4个团赶往蕲北张家塆待机，留皖西的部队则积极钳制桂系的两个师，使之不能西来。这一天，野司还命令一纵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组成前线指挥部。随后，刘伯承、邓小平也从蕲北张家塆移驻离高山铺较近的胡家凉亭，亲临前线指挥。27日上午9时，我军发起总攻，敌仓惶向西

南逃窜，被我包围后全部歼灭。这一战役，共歼敌12600余人，俘9500多人，击落敌机1架。我军伤亡900人，中原独立旅政治部主任邝铁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张家店、高山铺和这一时期的其它几次作战，都是在敌情十分严重、供应异常困难、部队人员和装备都削弱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由于我军认真贯彻了王大垵会议精神，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紧紧依靠群众，克服种种困难，因而取得了连续的胜利。这些胜利大大鼓舞了军民坚持斗争的信心，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破坏我立足生根的所谓追歼计划，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创建鄂豫、皖西解放区

1946年中原部队突围后，国民党为了彻底摧毁我鄂豫边、鄂皖边根据地，曾出动数万大军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清剿”，疯狂搜捕和残杀了我数以万计的干部和基本群众，大别山老区遭到了空前的洗劫。然而，革命斗争之火并没有熄灭，“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1946年下半年，张体学、何耀榜先后领导建立了鄂皖地委和大别山工委，在当地坚持斗争。在山北鄂豫边境，有刘名榜等领导的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及其下属的几个县委和游击队，坚持在东大山、老君山和天台山地区；黄安（红安）游击队以突围后又辗转归来的原独二旅五团团长沙超、四团政委肖德明等为骨干，很快发

展到百余人枪；鄂东方面，中部有漆少川、漆先庭等领导的黄冈中心县委，顽强地坚持在敌人重兵设防的黄冈大崎山和罗（田）北滕家堡一带；南部鄂皖边，张体学、赵辛初等原独二旅领导人奉命离开后，易鹏、黄宏伸等继续领导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斗争，分散活动在各县的游击队，共300余人。在皖西方面，我地方武装更强一些。1947年4月，原一纵副司令员刘昌毅率领800余鄂豫皖子弟兵，从鄂西北打回大别山，在潜山与桂林栖等领导的游击队合编成人民自卫军，下辖3个支队，共2400余人。这些孤悬敌后的人民武装，时刻盼望主力打回来。

9月上、中旬，鄂东各县委相继同先期入境的六纵十七、十八旅接上了头；皖西自卫军的几个支队，也分别在霍山、桐城等地与三纵前卫部队胜利会师。嗣后，这些游击队发挥自己人地两熟的优势，积极为大军筹集粮秣，侦察敌情，并配合作战，为主力部队歼敌和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十分重视对地方工作的领导。在我军进山之初，即决定在新区统一的党、政机构未建立之前，成立豫东南、鄂东、鄂皖、皖西等4个区工委，负责开展地方工作。后来由于敌情变化，只形成鄂东、鄂豫（即豫东南）及皖西3个工作区。9月初，3个区工委相继成立。鄂东工委设在麻城阎河附近，书记鲍先志，副书记刘子厚、刘建勋；鄂豫工委书记苏振华（兼）；皖西工委书记由自卫军政委桂林栖担任，于一川副之。随着主力部队的推进和展开，各区又陆续设立了县工委或联县工委。根

据中原局的部署，各级工委迅速开始了创立根据地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协助和保护地方工作，根据中原局民运部的指示，在各区展开的主力部队都成立了民运工作队或民运小组，并分遣部队随工委和工作队一起行动。在主力部队和当地游击队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各级工委由点到面逐次铺开，发动群众愈来愈广泛，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到10月中旬，不仅协助主力部队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而且还在我已解放的23个县中，建立了光（山）商（城）、潢川、商城、固始、经扶、礼山、麻城、罗田、英山、黄冈、立煌、六安、霍山、桐城、舒城、潜山、岳西等17个县的民主政权，为创建鄂豫、皖西解放区奠定了基础。

随着我占区域的不断扩大和各级民主政权的相继建立，成立统一领导的根据地大区的条件逐渐成熟。10月12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决定在3个大区工委的基础上，归并成立鄂豫、皖西两个解放区。经过一段筹备，11月中旬，鄂豫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在麻城福田河正式成立，段君毅任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刘子厚任副书记兼行署主任，司令员王树声，副司令员郭天民。下辖五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鄂豫区各地党、政、军机构奉命统一划归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建制。

鄂豫区成立之初，干部人数很少。军区直属机关仅30余人，司令部设参谋、情报、军训3个处。政治部、后勤部因干部缺乏尚未成立。下面各地、县也普遍感到力量不

足。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二、六纵队共派出了千余名得力干部到鄂豫区工作，并将成建制的部队编为军区、军分区武装。全区兵力为9个正规团，包括各县大队在内，共约20000余人。

鄂豫区横跨鄂豫皖三省边界，大别山群峰横贯其中，北面的固始、商城、潢川、光山地区属丘陵地带，中间的新县、金寨、麻城、罗田、英山等县属山区，南部沿江一带的蕲〈春〉黄〈梅〉广〈济〉为平原湖泊地区。鄂豫区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又曾是鄂豫皖苏区和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人民富有革命传统，十分有利于我军长期坚持。且该区南扼长江，西临华中重镇武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由于主力部队和军区武装积极向外出击，展拓地盘，鄂豫区的范围不断扩大。至11月间，南北到达长江、淮河，东临安徽的霍山、岳西、太湖县境，西至平汉路与敌之重镇武汉、信阳对峙，纵横300余公里，人口约750万，是我军南下中原后创建的最大的一块解放区。

在成立鄂豫区的同时，皖西区也建立起来。皖西区位于大别山东南、面积近30000平方公里，也是一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大军到达前，潜山、岳西一带仍保留有相对固定的游击根据地。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群众条件，都有利于我创建大区根据地。11月15日，皖西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正式成立。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彭涛，副书记桂林栖、于一川，行署主任罗士高，军区司令员曾绍山。下设3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从三纵抽出的二十、二十四、二十七等3个主力团同皖西自卫军，分别编为军

区和各军分区武装，共计7000余人。这些年轻的武装力量，在巩固皖西根据地，配合主力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鄂豫、皖西两解放区成立后，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方圆数百公里、面积相当于一个浙江省大小的根据地。两区人口共达1200余万。先后建立了8个地委，33个县民主政权，地方武装发展到30000余人，根据地已愈来愈巩固。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政委致电毛主席称：“我们业已站住(脚)，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打不走我们了”。鄂豫、皖西两解放区成立后，即把拥军支前当作自己的头等任务。他们深知，大军远离华北后方，军需供应断绝，不用说弹药装备，就是吃饭、穿衣也是一大困难。作为老根据地的党和政府，理所当然的应为大军分忧。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在群众中掀起了拥军热潮。

经过连年战乱的大别山区，田地大部荒芜，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尽管如此，各地群众为解决大军供给，特别是为解决缺粮缺鞋缺衣方面的困难竭尽全力。1947年10月，六纵后方机关及部分伤病员移驻罗（田）北滕家堡一带。这里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重灾区，地瘠民贫，群众多半靠糠菜度日，但一经发动，献粮捐菜却十分踊跃。仅滕家堡以北的落梅河地区，就先后献出军粮20000多斤，蔬菜上千担，食油500斤，土布400余匹，较好地解决了6纵后方机关和伤病员的食宿问题。皖西潜山县的群众，家家忙做拥军鞋，积极为解决大军的困难出力。岳西县为大军贡献军鞋60000余双。深秋以后，天气渐寒，我军10万将士还身着单衣。根据刘、邓关于就地筹办棉衣的指示，全军上下

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都紧张地动员起来，一齐为解决迫切的冬衣问题而奔忙。由于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军指战员便全部穿上了崭新的棉衣。这在远离后方，新区根据地又尚未巩固的条件下，的确是一个奇迹。

各地群众和游击队，还积极协助大军，对敌作战。在高山铺战役中，浠蕲边工委派出游击小分队协助主力部队，把敌人引进了我预设的伏击圈，从而保障了整个战斗计划的顺利实施。战斗打响后，蕲南、蕲北工委动员的2000多名民工，带着他们连夜赶制的1700多副担架，迅速赶到了前线指定地区。在县区干部的带领下，他们一面往火线上运送粮食、弹药，一面冒着枪林弹雨，往下抢运伤员。

为了扩大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各地出现了群众性的参军热潮。高山铺战斗结束后，罗田县委即率领500余名翻身农民赶到前线领取武器，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县、区骨干队伍。鄂豫五分区和皖西一分区各县，均建立了有三、四个建制连的独立营或武装大队。山北新县一次扩军五六百人。金寨、商城两县县大队也扩编为两个颇有战斗力的独立团。这些新成立的地方武装，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大别山区的土地改革和剿匪斗争

1947年10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掀起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10月12日，中原局、中原

军区在《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中，强调部队要把发动群众实行土改看成是自己的头等任务，认真地在群众中宣传贯彻《土地法大纲》，普遍组织贫农团和农会，着手打土豪、分田分浮财，运动即由此逐步展开。在9月至10月，各地执行政策都比较慎重，打击对象仅限于群众痛恶的少数地主恶霸，因此受到群众的欢迎。

10月以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打击地、富过程中，侵犯了中农利益。有的地区把一部分中农当作“土豪”来打，分地、富浮财时，不少中农的财物也被分掉了。由于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各地分财物，一般只有少数积极分子敢要，而多数基本群众则不敢要，或只敢要弱小地、富的财产；有的白天勉强接受，夜晚又退还地富；有的明里分田，背后却同地富订成租佃关系；有的地方，一些地痞、流氓利用外来干部初到不了解情况，冒充“积极分子”霸占斗争果实，群众敢怒不敢言。此外，一些地方还发生了破坏城镇工商业和乱捉人乱杀人的问题，等等。这样做的结果，使党在政治上蒙受损失，给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比如，匆忙普遍地分浮财，既未解决大多数群众的基本问题，又使社会财富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应（特别是粮食）很快发生困难；山区工厂和集镇商店破坏后，既损害了生产和影响商品的流通，又使一大批赖以生存的群众衣食无着，形成了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尽管这类事件仅发生在局部地区，但对大别山斗争全局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上述错误在各地出现的时间略有不同，大体上自10月

底至11月初开始，12月份达到高潮。其后因环境不许可，许多地方实际上已经停止，为时仅两个月左右。中原局和野司首长对此觉察较早，而且一经发现，便坚决及时地进行纠正。1948年1月初，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到金(寨)麻(城)边境检查工作，发现“在分浮财中，贫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而“果实却落到流氓、地痞、地主狗腿手中”。还发现少数干部存在着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邓、李当即将此情况通报，并指示“各区严重注意”。1月30日，邓小平政委在给毛泽东主席的《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策略问题》的综合报告中，具体分析了大别山的形势和特点，提出“大别山区(包括鄂豫、皖西两区)1200万人口，我们要力争600万的巩固区(经过严重的斗争)，另一半人口的地区，则将是长期的游击区”。建议对两种地区的土改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2月4日，中原局民运部发出《关于团结中农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纠正排斥中农、侵犯中农利益的倾向。2月8日，邓小平政委在写给中央的《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又根据大别山区急于求成走弯路的教训，进一步提出“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要。1.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两载所能达到。2.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实于农民有利，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毛主席十分赞许这些意见，2月17日，特向全党转发了这份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3月8日，邓政委再一次向毛主席作了《进入大

别山后的几个策略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详细列举了进入大别山后所犯左倾急性病表现的六个方面，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观点，如：团结90%以上的人；区别可以巩固区和游击区的不同策略步骤；禁止乱杀人，照顾群众利益，减轻负担，以及注意工商业政策，等等。3月25日，中原局发出新的《关于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要求各地贯彻执行上述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后来，邓小平同志还在深入总结大别山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了在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停止土改和今后进入新区应注意的各项问题的建议，对中央制定新形势下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意见。

1948年春，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的指示，大别山两个解放区都相继开展了纠正“左”的错误的工作，停止了土改，纠正了乱分、乱打、乱没收的做法。

大别山区的匪患由来已久，早在十年土地革命和八年抗战期间，敌、伪便扶持拼凑了大批土顽武装，破坏我之根据地。这些股匪均由大地主和乡、保长控制，其成员大多系流氓、兵痞和政治化了的多年惯匪。他们有长期的反革命经验，地形熟悉，会打游击，行为狡诈，不易对付。在我大军进山之初，特别是主力展开时，他们望风逃窜，或化整为零、就地潜伏，暗中威胁群众。一有机会，便又拉起队伍袭扰反扑。土顽对我之破坏，手段残忍，方式多变：一是大肆烧杀，搞垮我乡村政权；二是抢劫财物，牵走耕牛，强迫群众搬家，制造无人区；三是给敌正规军当尖兵，诱我上当，等等。其危害并不亚于敌正规军。

很显然，如不彻底击败并肃清作恶多端的土顽，我军在大别山是难以立足的。10月12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在《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消灭土顽是全军“严重的政治任务”。指示还严厉批评了前段忽视彻底剿匪，只求“赶跑”了事的现象。要求已转为军区及分区基干武装的部队，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发扬勇敢的“进攻精神”，对土顽进行奔袭和穷追，坚决予以歼灭。高山铺战斗结束后，鉴于英（山）、罗（田）、霍（山）边界三角地区土顽活动猖獗，野司令六纵派出主力尤太忠旅开赴英山协助当地军民清剿。11月中旬，刘、邓在部署成立皖西军区之后，复率总部北上，在途经英（山）、罗（田）县境时，着重检查了两县的剿匪工作。上述指示，特别是刘、邓的检查督促，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剿匪工作。截止1948年1月中旬，大别山区的共剿灭土顽10000余人。20年来残杀革命人民的地头蛇，如新县的黄古儒、黄安的高维钧等，已先后落入人民的法网，在英山“百里之内土匪不敢活动”，剿匪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解放区的秩序日趋正常。

但是，从1947年底至1948年春，由于敌正规军大举向我进攻，加上我在土改中犯了“左”的错误，促使一部分地富铤而走险，因而土顽武装恢复极快。各地在总结纠正前段“左”的错误时，也逐渐注意了对土顽的斗争策略，与不积极进攻我之股顽订立协议，使其中立。这些作法分化瓦解了敌人，减少了危害，对后来我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五、粉碎敌人围剿，实施战略再展开

我军在大别山取得立足生根的重大胜利，使敌人极为惊慌。敌军公开承认：“刘共现已据有大别山区，如今冬以前不予歼灭，容其生根，则湘、鄂、皖、赣心脏地区以及大江南北，备受威胁”。11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召开了“华中六省联防清剿会议”和“国务会议”，宣称“国军现在战略，在华北、东北仅图控制北宁、平绥两铁路线，将集中兵力消灭华中共匪”。11月下旬，又为此设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由其国防部长白崇禧统一掌管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企图以所谓“总体战”，与我争夺中原，并首先集中兵力，与我争夺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

敌人为了实现上述意图，特地从进攻我豫皖苏和山东解放区前线调回5个师10个旅，加上原在大别山的9个师23个旅，共计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优势兵力，于11月27日开始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其办法是，一方面采取分进合击，以八十五师自黄陂向北，二十八师和九师自广济经浠水向北，七师自太湖向罗田，二十五师自潜山向岳西，从南向北对我压迫；以四十八师和五十八师进到商城地区，十一师在光山，十师和五十六师一个旅在罗山，二十师和五十二师一个旅在信阳以南地区对我堵击，待我主力向北时，则全力围攻。另一方面，利用各地土顽，发展“三网”（谍报网、碉堡网、公路网）和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到处抓丁、抢粮，捕杀我地方干部，制

造无人区，企图彻底摧毁我之生存条件。而此时，我军因连续作战，消耗大，补充少，总兵力已降至9万余人，其中野战部队只有6万，且普遍缺乏弹药、粮食。相形之下，敌我力量悬殊，局势变得空前严重。12月8日，刘、邓在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此次为我反攻后之最大考验，处境确有困难”。

在此紧急关头，党中央一方面重申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重大意义，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与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鼓励大别山军民为保卫根据地而战。另一方面，部署陈粟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向平汉、陇海线进行大规模破击作战，寻机歼敌，以调动分散大别山的敌人。在此之前，党中央还指示晋冀鲁豫军区派出两个纵队驰援。11月中下旬，李先念、王宏坤等同志率领的十二纵队、十纵队，相继到达大别山区。不仅送来了上万名新战士和伤愈归队的指战员，还带来了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更坚定了大别山军民的必胜信心。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中原局和野司首长认真分析了敌我情况。鉴于敌人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向心合击，难以捕捉战机；同时我中心区山高路窄，回旋余地小，不便于大兵团行动作战，不宜集中过多的部队于大别山打大仗，决定采取内线坚持和分兵向外、内外配合寻歼弱敌的方针。内线以主力二、三、六纵队结合地方武装，利用山区复杂地形，实行宽大机动。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

部消灭小敌，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以一纵队和新到的十纵、十二纵队跳到外线，分别向淮西、桐柏、江汉三个区实施战略再展开，威胁敌后方，以拖散敌人，扩展根据地，并配合陈粟大军和陈谢兵团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

12月上旬，为了缩小行动目标和便于指挥各分遣部队作战，中原局和野司机关分成前后两个指挥所。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率后方指挥所（野司机关大部）计900人，随一纵北移淮西区。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率前方指挥所500人，留在大别山指挥反“围剿”作战。

各野战部队领受任务后，都进行了紧急动员和战前准备，并自12月初开始，英勇地同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斗争。二纵在掩护十纵进入桐柏山以后，当即自光罗一带挥师东进，吸引已进入我新（县）商（城）地区之敌四十八师、五十八师仓忙回援。待两敌行将逼近时，该纵即自固始分路插向皖西，其六旅奔袭六安以西之姚李庙，13日，歼敌四十六师一部200余人，迫使敌人继续东调。次年1月，二纵司令员陈再道利用敌欲寻我主力决战的心理，率部忽东忽西将敌十师、十一师等部牵拉到了淮河以北。实现预定计划后，二纵主力又突然渡河，折回淮南，2月4日，再次收复光山，歼灭当地保安队一个连。当被我甩在淮河以北的敌十一师追上来时，二纵四旅遂于商城洪店子地区以逸待劳，12日，歼其先头部队500余人，狠狠打击了敌主力十一师的嚣张气焰。在二纵东进潢（川）固（始）的同时，留驻皖西太湖、霍山等地的三纵队，亦在陈锡联司

令员的率领下，大踏步地向鄂东方向转移，拖住敌数个主力师在麻城、新县、黄安、商城、潢川、固始地区周旋。曾先后三次摆脱敌七师、二十八师、四十八师、五十八师、四十六师等部的大合击，连续战斗行军18天，行程千余华里，胜利完成了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困的艰巨任务。六纵队在敌围攻开始后，将部队分遣以旅、团为单位活动。纵队政委杜义德和副司令韦杰率领主力，辗转机动于鄂东广大地区，调动和分散敌人。12月3日，其十八旅和十七旅四十九团乘敌八十五师西移，宋埠周围空虚之机，突然围攻宋埠，歼敌麻城县地方团队2400余人。纵队副政委鲍先志带领十六旅，于12月24日，抓住敌青年军二〇三师一个团孤军防守广济县城梅川的有利战机，从英山经200余里急行军，突然奔袭广济，全歼守敌1800余人。我军机动灵活的行动，使敌人既疲于奔命，又惧被我袭歼，惶惶不可终日。敌十一师师长在日记中写道：“（共军）高级指挥官指挥之妙，令人莫测高深。（国军）如此昏庸，安得为刘伯承对手哉！”^①

在此期间，鄂豫、皖西军区部队和广大地方干部，也以英勇顽强的精神，积极投入了艰苦的反“围剿”斗争。他们一面发动群众反抓丁、反抢粮、反掠夺，破击敌人设置的“三网”和经济封锁政策；一面组织游击集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大别山解放区的反“围剿”斗争，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① 《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

下进行的。当时落雪盈尺，天寒地冻，我军又严重缺粮缺鞋，经常是数日不得一饱，单衣赤足行军，备尝艰苦。但是，广大指战员深知所担负的战略任务的重大意义，高度发扬了人民军队英勇无畏、坚韧不拔的精神，不顾疲劳，忍饥耐寒，日夜与敌周旋，以拖疲敌人，相机歼敌和收复一部分地区。仅12月1个月，便歼灭敌正规军和土顽15000余人，先后收复了太湖、宿松、金寨、岳西等11座县城，取得了内线坚持的重大胜利。

在反“围剿”斗争胜利的形势下，根据刘、邓关于实施战略再展开的部署。12月6日，十纵20000余人(含南下地方干部1000人)，在一、二两个纵队的掩护下，分南北两路越平汉路西进，经过7、8、9三日激战，全军突破重围，胜利进入桐柏山区。12月13日，在应山以北之浆溪店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桐柏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区党委书记兼政委刘志坚，副书记赵紫阳，行署主任许子威，军区司令员王宏坤，副司令员孔庆德。十纵即改为军区部队。下设三个军分区。会后，各部队迅速奔向指定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并乘胜向各地守敌发起进攻。12月15日，军区部队解放桐柏县城，歼敌保安团700余人。17日，三分区部队攻克枣阳。19日，二分区部队解放泌阳。20日至21日，军区和各分区部队又相继解放唐河、新野及枣阳新市街等城镇。这支部队虽新建不久，并在过平汉路时受敌侧击，散失1600人，但全军士气高涨，愈战愈强。1948年1月11日，军区二十八旅及三分区部队又发起较大规模的邓县战役。经过连续五昼夜的激战，共歼守敌13个保安团9600余

人。至此，我军胜利地完成了在桐柏地区的战略展开。随着桐柏、枣阳、襄阳、光化等20个县级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一个近400万人口的巩固的桐柏解放区。

在十纵离开光山西进的当天，十二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也奉命于黄安华河合并组成江汉军区，司令员赵基梅（过铁路线后病逝，由张才千继任），政委刘建勋，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韩东山，副政委郑绍文。包括地方干部1000人在内，全军共12000余人。刘司令员、邓政委特地到驻地看望了全体将士。李先念同志还亲自参加了该区党委扩大会。会议研究决定了江汉区的斗争方针和具体作战方案。在此准备期间，还确定刘建勋任区党委书记，郑绍文任行署主任，并预划了行政区域和配备了地、县的党、政、军领导班子。一分区（洪山分区）包括随（县）南、枣（阳）南及洪山等地；二分区（鄂中分区）辖钟祥、京山、安陆、应城、天门等县；三分区（襄南分区）包括潜江、沔阳、监利等县。各分区武装分别由原三十四旅、三十五旅及中原独立旅充任。各旅又抽调一个团（共三个团）组成军区独立旅。一切准备就绪后，12月14日，全军由礼山以南陈家垸地区出发西进。突破了敌平汉线广水至花园段的防线。此时路西广大地区尚无敌正规军，仅有少数地方保安团队。我军遂乘机展开扫荡战，大力歼灭敌地方武装，摧毁反动政权。12月20日，军区独立旅解放京山；23日，又攻克钟祥，歼守敌鄂保安第二总队1300余人。一、二分区部队迅速占领广大乡村，并积极肃清残敌，发动群众。短期内便开辟了襄（阳）、枣（阳）、宜（城）等十余县的工作。三分区部

队越过平汉路后，连克皂市、天门、潜江诸城。12月底，又进抵江陵郝穴、横堤铺，直逼长江北岸。至此，三个分区均胜利地实现了战略展开，开辟了南北长五六百里，东西宽三四百里的解放区，全区人口200余万。江汉解放区的建立，直接威胁着敌华中重镇武汉和其长江防线，迫使敌人不得不从大别山抽调八十五师等部增援其江汉防区。

在十纵、十二纵向外线出击之后，一纵亦于12月中旬挺进淮西区。24日攻克汝南县城，俘敌河南保安副司令温汉卿以下1800余人。尔后，根据《中原局关于加强淮西区工作的决定》，成立了汝（南）正（阳）确（山）工作委员会，建立豫皖苏第四军分区，使大别山同豫皖苏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另外，在此期间，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集团和陈谢兵团对平汉、陇海线开展了大规模的破击作战，截止12月22日，共破路840余里，歼敌20000余人，攻克许昌、漯河、驻马店、民权、遂平等23座重镇和县城。接着，华野陈唐集团继续沿平汉路南下，配合陈谢兵团在西平以南地区全歼企图打通平汉路之敌整三师及第五兵团团部，并进而与一纵主力在确山附近胜利会师。这样，我中原三军便在江淮河汉的广大地区完成了面的占领，迫使敌人向铁路沿线收缩，从而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大别山的反“围剿”斗争。并且，使敌人在中原的全面防御体系遭到了粉碎，被迫转取分区防御。

六、主力转到外线 坚持大别山 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1948年初，由于我出击外线的三个纵队和陈谢、陈唐兵团积极作战，一个南抵长江、北至陇海路的广阔战场逐步形成。为了使进入中原的各路部队密切配合，更多地歼灭敌人，并配合华野粟裕兵团向江南的战略机动，2月7日，军委电示刘、邓率指挥所和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设立南线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野陈唐集团，实施其上述战略意图。正在内线指挥作战的邓小平、李先念等负责同志，一致赞同中央的部署。关于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的时间，邓、李则认为“不宜抽得过早”。一来继续拖住进攻大别山的大批敌人，是对华野粟部最有力的支援；二来主力抽走，大别山区必然会出现一时最严重的局面，须预先作好部署。因此，主力“须留大别山再打一个月圈子”。此方案报经军委批准后，前指便一面指挥反“围剿”作战，一面部署主力离开后的各项工作。2月中旬，邓政委亲自向鄂豫区党、政、军负责人传达上述决定，要求作好充分思想准备，以对付随之而来的严重局面。2月22日，中原局又发出《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在主力转出大别山之后，军区部队与人民武装应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战略阵地，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要求提高全区军民的胜利信心与顽强的斗志，健全和充实各级游击集团，改

进游击战术，使游击战争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军民协力，战胜敌人的“清剿”。月底，在内线部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前指命令按二、六、三纵队的顺序依次北移。2月28日，二纵主力自固始地区出发，3月1日渡过淮河，首先与外线的一纵会合。位于皖西、鄂东的三、六纵队也分别取道英（山）罗（田）与（黄）安新（县）等县，向山北集结。由于途中受阻，六纵及三纵九旅至3月下旬，才渡过淮河。随后跟进的三纵主力，也于月底抵达淮河北岸。在此之前，2月24日，邓小平、李先念等已随前指到达淮北临泉县韦寨与后指会合。至此，我军主力已全部转出了大别山区。

我主力转出后，敌人立即组织20多个整编旅并辅以大批反动地方武装，向我根据地展开残酷地“清剿”，妄图彻底摧毁之。敌人不仅在人数、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策略手段方面，也较前更为毒辣。一是在占领我上述地区后，大量扶持土顽，广设据点，实行“驻剿”与“分区清剿”；二是强行筑寨并村，驱赶群众集中，并辅以政治诱骗，欲置我于孤立；第三，采取所谓“反复合围”、“捕捉奇袭”的战术，疯狂搜捕我地方干部和突袭我县区武装，其残酷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鄂东罗田、黄冈等县的农会组织垮得所剩无几，皖西太湖新建立的乡村政权损失了9/10，礼（山）东禹王城和新县浒湾、箭场河一带十室九空，（黄）安北、麻（城）东等地很快变成了无人区。各地区武装力量也损失严重。鄂豫区共损失5000人；由野战部队编为皖西地方武装的3个主力团，也损失了3

个整连和4个连的大部，所属各县区武装的损失也很严重。不少优秀干部，如皖西一地委副书记李唐、英山县委书记谭扶平、黄冈县军事指挥长彭超、广济老县长张凤林、金东县委书记白涛，以及因伤留在光山地区坚持的十九旅参谋长游万川等同志相继阵亡或被捕殉职。新洲县县长刘天元被捕后，坚贞不屈，被敌人押到宋埠用酷刑(车裂)杀害；中原独立旅留在蕲北做地方工作的女干部梁桂华，为保护伤员和群众，舍身跳崖，壮烈牺牲。两区被捕、牺牲和失散的干部不下千人。3月以后，大别山我腹心地区包括各军、政机关所在地相继陷落，鄂豫、皖西根据地又一次沦为游击区。内线斗争从此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

为了扭转局面，根据党中央、中原局对新区工作的指示，自3月中旬开始，鄂豫、皖西两区首先从落实党的新区政策入手，着重抓了四个转变：

(一)、停止过火的作法，安定人心，保护群众利益。3月12日，鄂豫区党委明确宣布，前段一些地方“没收分配工商业的作法是错误的”，今后不能再犯，并指示各地张贴布告，“保护厂主、店主、商员照常营业”。3月底，又着手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对受害者赔礼道歉，并退还被错分的土地财物。接着，又在不得对土改进行反攻倒算的原则下，允许地富安家操业，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并实行主、佃双方都同意的减租减息政策。在财政上，不再搞捉土豪罚款等作法，所需经费改由地方政府合理征收。为了取信于民，鄂豫区还着手清理前段自行摊派造成的负担不均的问题，对于超征部分以及被群众错分而又无法退

出的工商业财物，宣布由政府负责偿还。尽管此时我财政税收极为困难，但仍然咬紧牙关进行了政策兑现。仅新县一个县的退赔数额就达70000块银元。

(二)、发展生产，救济春荒。对于集镇工商业，一方面大幅度降低税率，由原来的10—30%降低到3—5%；另一方面，对因资金短缺经营有困难者，发放工商业贷款，给予大力扶持。在农村，则以组织春耕救灾为中心。3月24日，鄂豫区指示各地特别是受敌摧残严重的无人区，要尽快争取群众回家春耕，对于缺粮缺种子的农户，要设法调济务期作到不违农时不荒地。与此同时，内线坚持的部队积极向外游击，尽量“不吃主峰粮”，以期减轻腹心地区群众的负担。

(三)、禁止乱打乱杀，严格执行俘虏政策。对土顽及蒋军被俘人员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敌乡保武装，其一般成员只要放下武器，便既往不咎。就是对其首恶分子，也允许将功折罪，可杀可不杀者尽量不杀。

(四)、改变前一段将游击区的保甲一脚踢开或全面摧毁的作法，除少数死心踏地冥顽不化者外，一般均实行改造、利用政策逐步建立两面政权，让其为我办事。

由于内线党委大力贯彻党的新区政策，不仅重新赢得了基本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的信任，而且连那些对我抱有成见甚至敌对情绪的人，也慢慢改变了看法。5月以后，逃亡的地主和大工商业主陆续返回，被迫为匪的人员表现消极，有的还主动要求同我“见面”(表明不真心反对我)，为自己留后路。生产和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原来一度避

我或不愿出头露面的开明士绅，也开始明里或暗里同我合作。我党则利用这些统战关系，在武汉、信阳、团风等敌占城镇，设立秘密据点，收集情报和筹办我军急需物资，给根据地斗争以有力的支援。

此外，鄂豫、皖西区党委还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开展了以查思想、查斗志和整肃军纪为主要内容的“三查三整”活动。并结合进行形势教育，帮助干部战士提高对坚持内线斗争重要意义的认识，树立坚持就是胜利的观念。鄂豫、皖西两区在大力贯彻党的新区政策的同时，还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消灭敌人。他们首先以分区为单位，组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游击集团，一是由各县县大队和武工队组成的游击队（人枪80至100），任务是坚持县内游击，保护群众利益；二是合并毗连县武装，组成新编团，活动于敌两县防区结合部一带；三是各分区首长直接指挥的基干团，在区内或临界地区作较大范围的机动。这样，各分区便形成了三个任务各别而又紧密配合的拳头。不久，鄂豫军区又抽调五十三团（原五分区武装），五十五团（原三分区武装）组成军区教导旅，进一步加强了全区机动作战的力量。上述游击集团建成后，根据中原局《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采取较大范围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积极寻歼小股弱敌。4月11日，鄂豫四分区部队趁“扫荡”过后，敌人麻痹之机，长途奔袭敌设在黄冈东北我基本区边缘的贾庙胡家坳据点。这一仗打得干脆利索，全歼敌黄冈保安团一个大队400余人，其大队长王克夷被我击毙，给黄冈地区的反动地方武装以沉重的

打击。5月初，一、五分区部队插入敌后方活动，分别攻克敌霍丘以西的五塔寺和蕲北望天畷据点，恢复了我在该两地的工作。二、三分区部队在袭扰、伏击敌人的过程中，相继取得了击毙潢(川)光(山)商(城)经(扶)四县联防总指挥陈履谦和鄂东战地观察小组少将组长刘心怡等敌酋的重要胜利。在此期间，皖西一分区部队运用“敌进我进”战术，奔袭太湖县城，迫敌回撤，从而轻而易举地粉碎了敌对我岳(西)太(湖)边根据地的“扫荡”。6月11日，敌保安6团900余人进犯巢县南义镇地区，驻守该地的我三十三团(只有团部及四、六两个连)，奋起迎击，由于指挥正确，打法灵活，战斗不到两小时，便毙、俘保六团团长以下800余人，又一次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由于两大军区各级武装积极活动，连续进行小型战斗，积小胜为大胜，至6月底止，共歼敌5000余人。内线部队牵制着大量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外线主力机动作战，大量歼敌。内线军民也在艰苦的斗争中站稳了脚跟，胜利地度过了这一最艰苦的时期。

七八月间，皖西、鄂豫两区相继召开有各地委书记、专员和分区司令员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继续贯彻党的新区政策的同时，进一步集中力量多打胜仗，使我之小块隐蔽的根据地大块公开的根据地发展。这两次会议，对动员两区军民，争取大别山敌我斗争形势的根本好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会后，鄂豫、皖西两区的部队进行了整编，并开始了局部反攻。在8、9、10三个月内，取得连续作战的胜利，

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大别山区敌败我胜的趋势，已愈来愈明朗了。

七，三军扫荡中原 大别山全境解放

1948年4月初，刘邓大军按预定计划回师西进，沿途轻取上蔡、汝南、驻马店、确山、遂平、西平等城镇，并乘胜进入平汉路西之叶县、舞阳地区。此时华野陈（士榘）唐（亮）集团已攻占了许昌、新郑等地。陈谢兵团也继4月5日二克洛阳之后，进至密县、禹县地区。胜利地实现了三军会师。4月16日，军委指示辗转数月比较疲惫的刘邓野战军主力就地休整，随后“向西南行动”，开赴豫西南、鄂西北及汉水流域，寻歼分散之敌。在此前一天，4月15日，刘、邓鉴于敌十八军、五军、四十七军及驻信阳的张轸部均尾我进入郑州以南的平汉线或平汉线以西地区，且以集团形式滚进，不易割裂等于我不利的情况，向军委提出了分兵西进东出，将密集之敌拉散，以制造歼敌机会的建议。具体部署是，以陈谢一部向郑州佯动，掩护刘邓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进歼宛（南阳）西弱敌，并调动张轸部西向打击之；以另一部主力横越平汉路，吸引五军或十八军东去，配合已在路东的一纵、十一纵扭击钳击该敌，尔后担负接应休整后的华野粟裕兵团南下。由于此电经中工委台转发，延误了时间，军委在发出前电之后才收到。毛主席认为，刘、邓建议更有利于中原战局，表示“完全同意”，复于次日凌晨2点、急电撤消前文，指示按刘、邓意

见办。这一战略部署的改变，对于后来包括大别山在内的整个中原地区的解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原局辖区范围越来越大，至4月底，已先后建立了鄂豫、皖西、桐柏、江汉、豫皖苏、豫陕鄂等6个军区。三支野战军近20万人，加上各军区人数，总兵力已达40余万。5月初，中央根据刘、邓的提议，决定加强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的领导。确定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兼军区及野战军政委，刘伯承为司令员，陈毅为第二书记兼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兼副政委。中野下辖7个纵队及1个军，并指挥华野陈唐集团3个纵队。由于集中了主力，统一了指挥，又有比较稳定的解放区作依托，因此，中原三军可以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及大的歼灭战，实现军委提出的在歼灭战中解决问题和继续支援大别山的任务。

根据上述部署和指示，经过短期整补、战斗力得到恢复的中原三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配合作战。自5月2日起，西进主力二纵、四纵、华野十纵，在桐柏军区部队配合下，连续攻克宛西之邓县、镇平、内乡、淅川四县县城及老河口、西峡等重镇。至17日止，历时半月的宛西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21700余人，解放了豫西南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东线9纵、华野三纵、八纵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再度收复荥阳、密县和许昌。南线江汉、桐柏也取得反“扫荡”的重大胜利，迫使前去“清剿”的张轸兵团退守南阳。5月25日至6月3日，刘、邓又集中6个纵队及桐柏军区主

力，发起以调动歼灭南阳守敌为主要目的的宛东战役，共歼敌10000余人。不仅给张轸兵团以沉重打击，而且敌十八军也被抑留于漯河以南地区，动弹不得。敌在中原的分区防御体系已开始破碎。

5月31日，休整后的华野粟裕兵团乘中原野战军发动宛东战役，奉命渡黄河南下，参加中原作战，使我中原兵力增加到480000余人。6月17日至7月6日，在南线中原野战军主力顽强阻击，使敌胡璉、吴绍周、杨干才三兵团不能北援的情况下，华野粟兵团发起了大规模的豫东战役。解放了豫东名城开封及睢(县)杞(县)地区，取得歼敌90000余人的重大胜利。7月初，当敌中原主力兵团由驻马店、南阳等地北援后，汉水流域之襄樊守敌即陷入孤立状态。刘、邓决定乘虚夺取这一战略要地。命令原置于南阳以东待机的六纵、桐柏军区部队和陕南十二旅，迅速南下襄樊作战。7月3日，上述部队分别攻占了谷城和老河口。7月6日，合围于襄樊城下，战至16日，襄城解放。是役，生俘国民党十五绥区司令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共歼敌21000余人。至7月底，中野和华野已歼敌正规军200000人以上，摧毁国民党专署、县府100多个。在淮河、汉水以北的广大地区，敌仅占有南阳及铁路线上的郑州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其分区防御体系已被完全粉碎。而我则拥有3000万人口的解放区，占中原人口的2/3，且地方工作、财经工作亦大为加强，中原解放区已进入巩固发展阶段。

为了执行军委秋季攻势的指示，9月中、下旬，中野

先后发起了对敌张轸、白崇禧集团的进攻和阻击，使其不能东调，有力地支援了华野济南作战。10月中旬，中野主力又北上进行郑州战役。21日夜开始包围郑州，22日拂晓，守敌四十军一〇六师、九十九军二六八师等万余人弃城北逃，被我秦基伟纵队全歼于郑州以北之老鸦陈地区，郑州遂为我军解放。全国秋季攻势取得了辉煌胜利，济南战役歼敌100000人，辽沈战役歼敌470000人，并解放了东北全境，使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遵照军委的指示，自11月初开始，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下，中野、华野全力以赴地进行我国现代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它预示着，中原乃至全国的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外线三军逐鹿中原，连续取得大量歼敌的重大胜利，给坚持内线斗争的大别山军民以极大的鼓舞。淮海战役开始后，国民党部署在我鄂豫、皖西地区“清剿”的部队被迫大批东调，其留在大别山的少量正规军只能困守据点或以据点为依托进行局部的骚扰，无力再行“扫荡”。内线形势变得对我更为有利，鄂豫、皖西两区遂以更大的规模展开了反击作战。先后解放了商城、金寨、新县、霍邱、光山、潢川等县。使大别山北麓广大地区联成一片，打开了“坐北”向南发展的局面。

1949年1月10日，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我中野、华野在歼敌550000余人之后，又集结主力于淮河北岸，准备南下渡江作战。国民党淮南驻军纷纷向南溃逃，留守大别山之敌也异常惊慌。鄂豫军区主力及各分区部队

均向境内残敌发起全面出击。皖西军区独立旅及各分区部队，也以勇猛顽强的精神，连克霍山、六安、舒城、桐城、庐江等县城，开创了皖西根据地全新的局面。

二三月间，鄂豫、皖西分别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部署进一步清剿土顽和迎接大军南下，全力支援渡江作战。会后，鄂豫区迅速成立了以王树声为司令员、刘子厚为第二司令员、段君毅为政委的支前司令部。皖西也成立了相应的支前组织。2月15、16、17日，鄂豫区党委和支前司令部连续发出紧急命令和指示，要求各地紧急动员起来，在公路沿线和大军即将经过的地方设立支前站，大量准备修路架桥器材和各种急需物资，切实做好支前工作。鄂豫、皖西群情振奋，迅速掀起了拥军备战热潮。在军事上，一面欢送原由野战部队转作地方武装的部队重返主力归建；一面组建新的鄂豫军区独立师和皖西独立旅，以集中力量歼灭境内残敌，为大军南下扫清障碍。在地方工作上，以筹粮、筹草为中心，为即将到来的大军备齐急需物资。尽管正是春荒季节，各地群众仍克服困难，全力支援。鄂豫区设法筹措了数千万斤的军粮、柴草，为大军准备了大批食盐和雨具。皖西方面，除供应了数额巨大的军粮外，还动员了常备民工和临时民工50000余人随军支前。

3月中旬，南下大军前锋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率先自潢（川）光（山）一线进入大别山区。紧接着，二野总部和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五兵团（司令员杨勇）也跨越淮河，重返离别一年多的皖西根据地。在三支大军经过的路段上，数以万计的群众自动参加修路架桥和搬运

军需粮草，新县、桐城等地还高扎彩门，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大军过境，拥军工作又掀高潮。率部南进的刘伯承司令员，还在六安亲切接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他在讲话中，对坚持内线斗争的大别山军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勉励大家继续做好支前和清剿股匪的工作。在刘司令员讲话精神的鼓舞下，鄂豫、皖西军区部队奋勇争先，积极扫荡残敌。至4月中旬，两区共歼敌(包括受降)6900余人。先后解放了太湖、宿松、麻城等地。清剿残匪的胜利，既为大军渡江扫清了障碍，同时也更有利于各地的支前工作。

由于我大军迅速向南推进，以及两大军区部队积极主动出击，守备皖西无为、巢县和鄂东英山、罗田、黄梅、广济等城之敌先后弃城逃窜。“3月下旬，我二野三、四兵团分别途径舒(城)庐(江)和英(山)太(湖)等地进抵皖西沿江各县，并占领了华阳镇及沿江滩头阵地。4月14日，鄂豫独立师收复浠水。17日，新洲阳逻、黄冈团风、黄州等重要城镇，被我自花园一带迅即东进的四野十二兵团先锋部队同时攻克。至此，除江边敌最后盘踞的兰溪、蕲州等两三个孤立的据点外(大军渡江时被一并扫除)，整个大别山区已全部解放：

自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南下至鄂豫、皖西全境解放，历时仅一年零8个月。在这短短的20个月中，我英勇善战的刘邓野战军，不仅以古今中外军事史上所罕见的跃进行动，将战争从黄河以北推到了长江流域，即向南推进了一千里，而且还以比人们预料要快得多的速度，夺取了以大

别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胜利实现了大定中原并进而进军江南的宏伟目标。作为战略反攻前哨阵地的大别山解放区，也因之一跃而成为我军继续前进的重要基地，在其光辉的史册中，又增添了支援渡江作战、解放南半个中国的新的篇章。

（易仕先 执笔）

陈谢兵团挺进豫陕鄂

胥 佩 兰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约13万人，从临濮集至张秋镇300余里地段上强渡黄河，在冀鲁豫军区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和部署我军的战略反攻行动。陈赓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决定，陈赓率领部队南渡黄河，挺进中原，建立豫陕鄂根据地。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同陈赓进行了谈话，勉励陈赓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完成这一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

会后，中央军委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四纵队（下辖第十旅、第十一旅、第十二旅、第十三旅）、第九纵队（大反攻前新建的一个野战纵队，辖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个旅和一个炮兵营，由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八军（原为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旧部，起义后经整训于1946年9月24日正式命名，下辖第十七、五十五两师共四个团，军长孔从周，政委汪锋）及太岳军区之二十二旅，共80000余人，组成陈赓、谢富治兵团。成立前委会，陈赓为前委书记。

陈赓由陕北返回驻地山西翼城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他认真传达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精神，使广大指战员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针。通过广泛深入的诉苦教育，破除保家、保田的狭隘地域观念，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与此同时，部队展开了紧张的军事训练，使部队的军事素质有了提高。

8月11日晚，陈赓兵团开始出动南征。8月14日，四纵的先头部队已到达阳城西之董封镇。值连日大雨，山洪爆发，交通全断。这时，沿黄河南岸孟津至潼关500里正面上，有蒋军整十五师、青年军二〇六师、胡宗南七十六师之新一旅等分布于洛阳、陕州、灵宝、潼关之间，依托陇海铁路作第一线机动防御，而陇海路以南广大地区只有各县保安队守备。

根据敌军的这一态势，陈赓在阳城召开了前委会议。为在宽大正面上同时突破，并防止洛阳、陕州之东西夹击，保证过河后能迅速展开和发动进攻，会议决定以二十二旅和三十八军为右集团，从茅津渡以东渡河。渡河后一部向东奔袭张茅镇和观音堂车站，以策应右纵队作战。主力向西南方向发展，直逼陕州，并向西迂回大营车站，切断灵宝、陕州之间敌军的联络，抗击与牵制由陕西东进之援军。以第四纵队四个旅为左集团，第十、第十一旅在官阳至青河口、第十二、第十三旅在大教至马湾施渡，渡河后攻占新安、渑池、并相机攻占洛阳。第九纵队为兵团之第二梯队，尾第四纵队渡河，尔后其主力向东南发展，牵制郑州之援军。

阳城会议之后，陈赓的指挥所一再前移。8月19日，他的指挥所进至渡口附近。

渡河地带河水湍急，渡口很少，又值秋汛，水大浪高。黄河北岸之守军自刘、邓南下以后，加修了河防工事。各村间架设了电话，他们不仅把渡船集中烧毁，驱使士兵日夜在河防工事中守备，而且强迫黄河南岸的居民组成河防队、听水队，有的地方甚至把狗集中起来，与士兵一起巡逻，被谑称为“狗兵”，警戒明显加强。

陈赓兵团的渡河工具，只有数量很少的小渡船和几十个自制的大油布包，要在暴涨的激流中抢渡，困难很多。

经过周密的计划，8月23日拂晓，渡河战斗开始了。

5时30分，第十旅二十九团三营之突击队第七连，在民兵葫芦队配合下，仅用15分钟，即从李河口登上南岸并一举攻克北村、西沃，俘守敌50余人。紧接着二十八团、三十团亦抵达南岸。16时，二十九团二营利用刚缴获之服装、番号，化装成蒋军巧妙地攻占了石头山外围工事之一围寨。24日3时40分，当被困于石头山之守军从东南突围逃窜时，二十九团二营和二十八团二营合力追截，20分钟即将其全歼，俘胡宗南洛阳集训总队团长高尚德以下1200余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6挺。

23日12时，第十三旅发起强渡。三十九团一营在全旅火力掩护下，一举攻占滩头阵地，进而占领椿树坪、香头庙要点，保障了后续部队顺利渡河。24日24时，三十九团对新安发动总攻，至25日10时结束战斗，共毙、俘守军1300余人，缴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14挺，步枪900余

支。

截至25日，陈赓兵团除第九纵队和后方部队外，均已渡过黄河。

为了堵截陈谢兵团，堵住这个缺口，蒋介石急忙组织了两个兵团。他从尾追刘、邓的部队中抽调整三师、十五师、二〇六师等部西援，会同洛阳地区之守军，共8个旅的兵力，组成第五兵团，由李铁军统一指挥。以分布在陕东和灵宝、陕州地区之整三十师之二十七旅、整十五师之一三五旅、整七十六师之七十五旅（即新一旅）、整一师之一六七旅，整三十六师之一六五旅的一个团等部约4个半旅的兵力组成陕东兵团，由西安绥靖公署陕东指挥官谢甫三指挥。

陈赓为了牵制敌军，减轻敌人对刘邓战场上的压力，过河之后，即挥师东南，准备趁敌整三师等部队尚未到达之机抢占洛阳。

由于洛阳城设防坚固，久攻未下。加上连日阴雨，地方土顽活跃，民众多被胁迫逃避，部队行动和食粮均感困难。

毛泽东根据陈赓关于战况的报告，电示陈赓：西面空虚攻取较易，洛阳附近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要求他速以四纵全力、三十八军及二十二旅抢占陕县、灵宝、阌乡、洛宁、卢氏，相机抢占雒南、商县、商南，九纵位于新孟洛地区，牵制洛阳之敌，以一部攻占宜阳、嵩县。

这时，敌人为阻止陈赓兵团西进，除陕东兵团集中10000余人据守陕州外，陕县以西之蒋军，以营或团为单

位摆出了一字长蛇阵。

遵照毛泽东的电示，陈赓调整了作战部署。

9月2日，陈赓挥师西向。鉴于陕州为敌方重点把守的据点，兵力较强，部队绕过陕州直取灵宝、阌乡，割断潼关、陕州之敌的联系。

9月11日，第十一、第十三两旅，分别在灵宝外围展开攻势。12日24时胜利结束战斗。是役活捉新一旅旅长以下5600余人，缴获了4门榴弹炮。

同日，陈赓所部还占领了阌乡、芦氏。于是，他断然以一部西叩潼关，另一部回夺陕州。

陕州为陇海路潼、洛间之重镇，城墙高达4米，碉堡林立，本是一个难取之坚固设防城市，但自灵宝丢失，陕州守军已形同瓮中之鳖，惶惶不可终日。

14日，第十一旅、第十三旅以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向陕州急进，15日完成了对陕州的包围并肃清其外围据点。17日18时发起攻击。经4小时激战，22时即结束战斗。全歼胡宗南一三五旅及二〇六师一部和保安团等共5000余人，俘敌旅长以下4700余人，缴获野炮12门。

在部队西进中，为了切断蒋军西北与中原战场的联系，陈赓还组织了一个广泛的破击陇海铁路的活动。

在主力西进的同时，第九纵队也先后攻占嵩县、伊阳、伊川、横水镇、栾川、洛宁等地，共歼敌军7000余人，牵制了敌军第五兵团西援，并创建了豫西三分区。

西进之第十旅、第二十二旅等部于潼关外围与敌方接触，并予以重大杀伤。但由于地形不利，且有敌增援，逐

放弃夺取潼关之计划。

时仅半月，陈谢兵团消灭了蒋介石两个多旅 30000 余人，控制了从新安到潼关的广大地区，切断了蒋军东西间的联系，直接威胁到西安的安全。9月20日，蒋介石急忙飞到西安亲自对兵力进行部署。他从进攻大别山的部队中抽出六十五师，空运西安。又从陕北战场调回部队，使西安至潼关间之兵力增至10个半旅。並撤销了“作战不力”的谢甫三西安绥靖公署陕东指挥官的职务，改任裴昌会总指挥。

9月23日，毛泽东电示陈赓：西潼线于数日内可到之敌共有10个半旅，难于得手，郑、洛区李铁军部6个旅较弱。要求他率主力4个旅隐蔽东进，突然包围敌六十四旅及武廷麟师部，相继歼灭之，收复新安。之后，再歼击李铁军主力，并相继攻占郑洛以南，平汉以西十余县。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26日，陈赓挥师东返。

10月1日，陈赓兵团第四纵队于铁门和武廷麟的六十四旅遭遇。敌军当夜即被第十三旅歼灭一部，第十一旅随后赶到。于2日凌晨，除武廷麟率残部南逃外，敌六十四旅全部被歼，俘敌副旅长以下2100余人。

这时，蒋介石在洛阳集中整三师、二十师等7个旅，在潼关集中了一师、三十八师等8个旅，准备再度从东西两面夹击陈谢兵团，恢复陇海路的交通。鉴于这种情况，陈赓决定避实就虚，转师向南，乘虚歼灭豫西各县分散守备之敌。

10月底，陈赓挥师南下，首向临汝、郟县、登封等地

出击。10月31日，第十旅攻克临汝，守军十五师师部及保安团弃城向郟县逃窜，该旅于尾追中歼敌600余人。

郟县守军原为已被歼灭之六十四旅新兵一部和一二五旅一部，加上从临汝逃去的十五师师部及保安团共约3000余人。

11月2日夜，第十旅完成了对郟县的包围。这时，陈赓据情报得悉：洛阳之李铁军率整三师、二十师正向郟开进，欲解郟县之围。李铁军原以为这一下可抓住陈赓的主力，可在郟县与之决一雌雄。未料，在他率领部队到达之前，郟县守军悉数就歼，在铁门侥幸逃脱之十五师师长武廷麟，这次也同他的副师长一起被我活捉。我十旅已及时转移，李铁军又一次扑空。

陈赓兵团离陇海路南下以后，在1947年11月1日至5日的5天中，连克临汝、郟县、登封、鲁山、宝丰、叶县、南召、方城等8座县城，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700余人，初步打开了豫西的局面。

这一攻势的发起，调动了洛阳李铁军之第五兵团南下尾追。他以其主力整编第三师、第二十师赶赴宝丰、郟县；以一二四旅指向临汝；以一二五旅乘火车经郑州、许昌赶往襄城，企图在临汝、鲁山、宝丰地区与陈谢兵团决战。

五个旅的尾追，如在黄河以北的解放区里，对于陈赓根本算不上一件大事。因为在那里有巩固的后方作依托，来去自如，甩掉对手，另选战场困难不大。而这时的情况不同了：这里根据地没有建立，群众没有发动，加上陈赓

能够集中作战的兵力也不过五个旅，要消灭这股追兵并没有把握。

11月8日，陈赓主持在南召附近之南河店召开前委会议，并吸收了第九纵队及第四纵队各旅旅长参加，着重讨论如何对付李铁军的问题。

会议制定了“豫西牵牛”计划：以第十三旅和第二十五旅伪装主力，西向内乡、镇平、西峡口，斩断西荆公路，与我南下开辟陕南的部队相呼应，吸引李铁军西援，把李铁军这条“大牛”牵走。主力则在伏牛山东麓广大地区展开，抽一支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主力部队隐蔽待机，随时准备歼灭李铁军，出击平汉线，支援刘、邓部队在大别山的斗争。这个计划很快就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批准并开始实施。

11月14日“牵牛”部队从南召李青店出发。陈赓要求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敌人“牵”进伏牛山去，把“牛”拖疲、拖瘦、拖垮，为主力争取活动时间，也为杀“牛”准备好条件。陈赓说：“你们两个旅不过五六千人，而李铁军是全付美械装备的3万大军，困难不小。你们和他不是斗武而是斗智。为了让李铁军上钩，行进时应多采取疑兵手段，虚张声势。可以用行军增灶的办法去迷惑敌人。”

“牵牛”部队西进了。第四纵队和第九纵队在伏牛山东麓以旅为单位进行开辟根据地的武装斗争。陈赓同时指挥这两个方面的斗争。每天从黄昏至次日凌晨，是他同“牵牛”部队联络的时间。上午，他要搜集在伏牛山开辟根据地的各部队的汇报，研究和处理问题。下午，综合情况上报中

共中央军委和刘、邓，工作十分忙碌。

“牵牛”部队出发后，为了造成声势，部队分成许多路，浩浩荡荡地展开成一幅宽大的扇面向南推进。遇到村庄，就命令部队大声谈话，故意暴露目标。半夜，第十三旅已离南召四十多里了，仍不见李铁军的动静。陈康旅长便按陈赓说的办法，派一部分部队绕路返回，沿途到处号房子、垒炉灶。一个班就垒上好几个，有的用来做饭，有的用来烧水。顷刻，几个排就把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弄得红火映天。

第二天，解放军大部队过境的消息便在群众中传开了。

15日下午，第十三旅进到刘村镇，消灭了当地的一小股土顽。不久，十三旅的后卫部队便同敌人接上火了。

老奸巨滑的李铁军，在我“牵牛”部队一出南召就得到了情报。然而，他只派了一个旅远远地盯梢以探虚实。这个旅见我军路过的地方东一个箭头，西一个箭头，到处都是路标、锅台，加上在刘村镇又遇到阻击，便认定我军主力果真在此。连忙缩回去报告。李铁军仍未遽然听信，坚持按兵不动。

为了调动李铁军，陈赓决定：坚决夺取镇平，以暴露其南阳。镇平是南阳西面的门户，也是南阳通往内乡、西峡口的孔道，陈赓“请将”不成，决定“激将”了。

16日深夜，第十三旅四面包围了镇平，把平时攻坚不轻易使用的重火器都集中起来，拉开架势。

17日凌晨，几十名司号员在城四周同时吹起冲锋号，

密集的炮火，一举摧毁了墙垛，掀掉了碉堡，炸塌了城楼。战斗进行得很顺利，除毙、伤者外，敌军1100余人当了俘虏。

“牛”鼻子终于套上了。李铁军不知自己已经上了圈套，还盲目自信地在报话机中高喊：“我知道陈赓会在一旁听我讲话，就是他听到了也奈何我不得！我一定要歼灭他！”

为了把“牛”牵得更紧，使他跟得更快，19日，陈赓又令已会合的两个旅奔袭内乡。第二十五旅担任主攻，第十三旅以炮火支援。20日拂晓前，第十三旅的大炮即将外围据点砸了个粉碎。因为打内乡本来就是给“牛”看的，所以一直没有发动总攻。相持到15时，守军突然活跃起来，大喊：“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

这是“牛”来了的信号。第二十五及第十三两旅立即转移。不多时，果然整三师的炮弹从湍河那边打了过来。

“牛”又被牵到赤眉镇，这是由内乡通向伏牛山深处的一个隘口。再往里走，就是大山密林，深沟窄路，不便于大部队运动。陈赓为防备李铁军畏缩不前，把“牛”牵不进去，决定再猛抽它一鞭。

是夜，第十三旅三十八团三营奉命在鱼关口布防，准备在这里对“牛”扬鞭催赶。次日晨8时余，枪声响了，激战在九连的阵地展开。敌方整连整营地往上冲，九连指战员一次次地把他们赶下去。这么顽强的抗击，使李铁军相信是揪住了共军主力，亲自赶来督战。他们用大炮一直轰到夕阳西下，才一步步地往山上爬。可是，山上除了一

片他们自己人的尸体外，李铁军连一个共军的人影也没有看到。但是，山上的工事却是非常可观的，又多又密。李铁军一看，深信已经抓住了我军主力，满以为大功即将告成。乃丢弃辎重，扔掉大炮，一个劲儿地往山里追赶。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也大肆鼓吹：“国军已将陈赓主力逼进深山穷路，共军士气低落，逃亡严重，粮食困难……”

这时，“牵牛”的部队已到达夏馆，李铁军的两个旅也衔尾由西南包抄过来，准备决战。十三旅未敢歇息，便向伏牛山深处的二郎坪转去。

12月8日，第十三旅、第二十五旅合围西峡口，把牛“捆”在宛西。

“牛”被牵走以后，在伏牛山东麓的部队，歼灭地主武装、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截至11月底，先后建立了豫陕鄂行政公署和7个专区、31个县的人民政权，7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豫陕鄂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对蒋介石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夺回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他以整编第五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钳制陈粟野战军；以第五兵团和孙元良兵团钳制陈赓部队；以从豫皖苏和胶东地区抽调来的5个师，加上原在大别山的部队，共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优势兵力，在白崇禧统一指挥下，于11月27日开始了对大别山区刘邓部队的全面围攻。

11月28日，为了减轻刘邓的压力，策应他们坚持大别山斗争，中共中央军委急电陈赓率部配合华东野战军，向平汉、陇海两铁路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并寻机歼敌。

按照当时的分工，华野担负堰城（含）以北的破击任务；陈赓所部担负漯河（含）以南至驻马店、确山一线的破击任务。

陈赓挥师于平汉路展开，势如破竹，所向披靡。28日，第十一旅攻克桐柏县。12月2日，第九纵队的二十六旅再克宝丰县城。8日，第十一旅克泌阳。12日，第九纵队的二十七旅攻占襄城，14日，又夺临颖。15日，第十一旅克确山。至16日止，已将许昌以南、漯河以北铁路彻底破坏。

18日，为扩大战果，陈赓继续挥戈向南破击。当天，第十一旅攻占驻马店重镇。19日，第十旅攻占漯河，缴获一大兵站，得军用物资甚多，仅汽车就达百余辆。这是一次成功的奇袭，战斗只进行了两个小时即获全胜，俘守军2400余人。同日，二十六旅攻占西平。20日，第十一旅攻占遂平，缴获火车多列，物资不计其数。至21日，又完成了漯河至遂平段的破击任务，为此，中共中央特致电庆贺。

在此期间，华野部队也先后攻克平汉路重镇许昌、禹县，全歼守军。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挽救其在平汉路上的惨败，企图重新控制平汉路，继续其对大别山的围攻，急令孙元良兵团由郑州南下；第五兵团则由南阳经确山、驻马店北上，实施南北对进夹击，以防陈赓南下。郑州之孙元良兵团由于接其防务之裴昌会兵团被西北野战军牵制而尚未出动；南路第五兵团李铁军即率整编第三师由南阳北上。

根据这一态势，陈赓马上命令第十三旅旅长陈康，变“牵牛”为“赶牛”，立即率部紧追李铁军不放。

李铁军率整三师由西面进到平汉线后，就把十一旅当成了大部队咬住不放。陈赓将计就计，令第十一旅佯装大部队在前面走，牵着李军在后面紧跟，并乘机就近攻取城镇。12月15日，第十一旅攻克确山后又往北走，李铁军又连忙向驻马店跟来。这时，陈赓已准备好战场，要实施“宰牛”了。他令第十一旅向遂平靠拢，以便进行合围。与此同时，他又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军委，请求华野协助，共同歼灭这股敌人。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了这个计划，两支部队遂向遂平、西平地区集结待敌。

12月21日，敌军整三师孤军深入，进至遂平以南地区。由于长途跋涉，沿途又不断遭到阻击，已疲惫不堪，士气沮丧，军力不振。22日该军进至蔡寨（西平以南30里），陈赓为等待华野部队集结，乃以二十六旅及七十九团于西平以南石羊河、邓庄地区继续对敌进行迟滞和消耗，使其在23日5小时内只前进5里。整三师在正面受阻后，即以一个团的兵力，由公路以西迂回陈赓部之右侧焦店阵地，双方展开激战。

这时，陈赓迅速以主力向谭店一线集结，准备发起总攻；华野部队亦沿平汉路向南急进。李铁军见形势不妙，便开始向东南方向撤退。当夜猬集于遂平、西平间之祝王砦、金钢寺地区，仓促转入防御，企图困守待援。

25日拂晓，第十旅全部进至蔡砦西南地区；第十三旅及第二十二旅进至祝王砦以南及东南地区；第二十六旅进

至祝王砦西北地区；第十一旅占遂平，切断敌之通路，防敌南逃，并阻击二十师北援；华野控制祝王砦东北地区，形成了对敌之包围。当时决定，陈赓所部负责围歼以祝王砦为中心及其周围地区第五兵团部及其第三旅；华野之第三纵队和陈康之第十三旅负责围歼以金钢寺为中心之二十旅。

25日19时，按预定计划发起攻击。第十旅、二十二旅、二十六旅经一夜激战，至26日拂晓前，除祝王砦、枣子牙之蒋军外，其余均被歼灭。同时，华野第三纵队和陈康的第十三旅也将金钢寺之二十旅全歼。这样，祝王砦、枣子牙的守军便完全陷于孤立并开始动摇。

26日，第九纵队二十七旅七十九团在枣子牙对敌整编第三师三旅八团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守敌在七十九团强大的攻势面前，表示愿意“谈判谋和”。经过谈判，敌人全部放下了武器。飞扬跋扈一时的李铁军的少壮派团长陈德毕，耷拉着脑袋，带着1000多部属走出了枣子牙。

19时，炮声震天，最后歼灭整三师的战幕拉开了。

李铁军已到了穷途末路，顿足捶胸，极度悲伤地说：“可叹我半世英名，竟被陈赓毁于一旦！”说完就带了几个贴身随从逃之夭夭。

李铁军逃走之后，祝王砦之守军仓惶分两路向西、向南突围。陈赓所部一举突入寨内，将敌第五兵团少将参谋长李英才、少将副师长路可贞以下6000余人全部俘获。

人们称赞“豫西牵牛”，祝王砦、金钢寺“宰牛”，是陈

赓的杰作。敌军第五兵团参谋长李英才说：“贵军用兵神出鬼没。我们被你们拉着走了一大圈，‘肥牛’拖成‘瘦牛’，最后被杀掉了。”

全歼敌军第五兵团之整三师后，陈赓兵团与华野集团乘胜挥戈南下，包围确山守敌整编二十师。经两日激战，给二十师以很大打击，调动了大别山九、十、十二等3个师回援平汉线，达到了分散敌人的目的。31日晚，我军撤出战斗，平汉战役至此乃告结束。

是役历时22天，陈赓兵团与华野部队，共同歼灭了第五兵团部、整编第三师等正规部队4个旅又3个团，地方保安部队6个团，共20000余人，解放县城23座，破坏铁路840余里，调动了大别山13个旅的蒋军回援，大大减轻了刘、邓的负担，并使平汉路东西两区联成了一片。

桐柏解放区简介

曹 一 凡

桐柏解放区（又称桐柏区）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新区。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实施战略再展开后开辟的解放区之一。这个解放区东面隔平汉铁路与鄂豫解放区相接，南面临汉水与江汉解放区呼应，西面和北面与豫陕鄂解放区毗连。境内有桐柏山脉、南阳盆地，白河、唐河、淮河、汉水等穿流其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战略上看，该区近逼“三阳”（南阳、信阳、襄阳），远慑汉口、武昌、汉阳三镇。桐柏区从成立到撤销虽只有一年零三个多月时间，但对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挥师南下直插大别山后，与陈粟、陈谢部队三军配合，逐鹿中原，使战局急转直下。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原我军作战力量，粉碎敌人对大别山区的疯狂反扑，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晋冀鲁豫根据地增调第十、第十二两个纵队南下，会合刘邓大军，实施战略再展开。第十纵队的战斗任务，就是矛头直指豫西南和鄂西北的桐柏山区，开辟桐柏解放区。

12月5日，十纵纵直率二十八旅、二十九旅之八十七

团、三十旅之八十九团为北路，二十九旅和三十旅（各欠一个团）为南路，从光山县何畈出发，分别向西挺进。经过激烈战斗，北路攻克信阳南之柳林车站，越过平汉铁路，南路则由武胜关南之东篁店附近越过平汉铁路，两路相继进入桐柏地区。

十纵进入桐柏地区后，于12月13日在应山县北之浆溪店举行会议，根据中原局指示和野战军首长命令，宣布组成桐柏区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共桐柏区委员会、桐柏行署和桐柏军区。区党委书记徐子荣（未到任，刘志坚代理），副书记赵紫阳。行署主任许子威，副主任贝中选。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徐子荣、刘志坚，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赵紫阳。桐柏区开始辖三个地委、专署、军分区。一地委、专署、军分区辖桐柏、信（阳）应（山）、唐（河）南、唐（河）西、信（阳）随（县）、信（阳）罗（山）、随（县）北、随（县）（枣）阳等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武成，专员肖一舟，分区司令员方正平。二地委、专署、军分区辖泌（阳）东、泌（阳）西、信（阳）桐（柏）、确山、遂平、驻马店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邓存伦，专员王国华兼，分区司令员王海山。三地委、专署、军分区辖南阳、邓县、邓（县）西、邓（县）北、新野、光化、襄阳、老河口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定灼，专员李定灼兼，分区司令员张廷发（后有些地委、专署、军分区领导人略有变动）。1948年7月，三分区八十五、八十六团赴汉水以南开辟新区，在湖北保康建立汉南工委、三专署汉南办事处和三分区汉南指挥部。10月，汉南工委、办事

处、指挥部改建为桐柏四地委、专署、军分区，辖谷城、保康、南漳等县。地委书记兼分区司令员张廷发，专员余益庵。桐柏区所辖区域，绝大部分在河南境内，四地委所辖各县均在湖北境内。全区面积发展最大时达57000余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万。

在开辟桐柏解放区的过程中，桐柏军区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二十八旅八十四团，日行110里，冒雪奔袭桐柏县城首战告捷；一分区部队解放枣阳；二分区部队解放泌阳；三分区部队解放新野；二十八旅解放唐河。特别是1948年1月，军区以二十八旅、三分区八十六团及八十五团四个连进行的邓县战役，一举歼敌13个保安团9600余人，拔掉了邓县反动头子丁叔恒、卢兆瑞这两个“大牙”，为开辟桐柏解放区打开了局面。

由于桐柏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敌于1948年春先后在南阳成立第十三绥靖区，在襄阳成立第十五绥靖区，在信阳成立第五绥靖区，构成犄角之势，加紧与我争夺这一地区。三四月间，敌整编第三、九、十一师，数次侵犯我区，各县土顽残部也纷纷反扑。为了粉碎敌军进攻和土顽袭扰，桐柏军区除确定县、区武装坚持原地斗争，打击分散小股之敌，保护地方政权和群众外，军区主力部队和各分区部队密切配合，机动作战，避强击弱，到处打击敌人。军区部队还配合我军主力，进行了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襄樊战役和樊城战役等重大战役。这些重大战役的胜利，对巩固与发展桐柏解放区起了巨大作用。

在开辟与发展解放区中，解放军不仅是英勇作战的战

斗队，还是建立地方政权、进行解放区建设的工作队。浆溪店会议后，十纵除二十八旅外，部队都分兵到各地、县，和大批地方干部一起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发展生产，使解放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桐柏解放区开辟不久，就进行了土改，全区约有100万人口的地区分了土地。但由于新区土改条件不成熟，在指导思想上和工作上犯了急性病，执行政策过“左”，一时造成被动局面。1948年3月，区党委在湖阳召开了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强调在土改中打击面要小，要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团结90%以上的人民大众。5月初，邓小平同志在泌西县苗庄寺村，分别听取了二专署专员王国华、副专员焦景尧、二地委副书记杨青、二分区副政委贺亦然和一些县、区负责人的汇报，指出在执行新区政策上，主要错误是“左”和“乱”。强调要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主要打击对象应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反动立场上、顽固地反对我党我军的反革命分子。桐柏区党委还在平氏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进一步总结了急性土改中的教训，确定“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捉人、乱打人、乱杀人”；“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分化孤立敌人；首先消灭武装敌人，安定社会秩序与群众情绪”。8月、9月、11月，区党委先后三次发出指示，纠正土改中发生的偏向。使党在新解放区的政策得到正确贯彻执行。

为了巩固和发展解放区，桐柏区党委和军区，领导组

织人民大力开展了剿匪斗争。区党委和军区政治部转发了中原局宣传部提出的剿匪安民标语二十二条，并在全区广为宣传，大量书写张贴。区党委两次发出剿匪布告，作出对剿匪中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政策的补充指示，制定地方武装歼匪立功的奖励办法，还发出关于对待红学暴乱问题的通知。一地委、一分区采取军事清剿密切配合政治攻势的方针。一面组织武装剿匪，一面召开土匪家属、伪乡保人员、地主、士绅等人的座谈会，广泛宣传政策，争取、分化匪众。二地委、二分区除集中八十七团、八十九团部分兵力围歼薛子正匪部外，令各县县大队和区中队就地寻机歼灭小股土匪，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为了肃清泌阳南部土匪，特成立了由二分区副司令员田心领导的南山工委。1949年3月初，在信阳东北吴家店、游河、骆驼店一带，平定了伪、匪人员操纵的红学、黄学的暴乱。由于全区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剿匪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

桐柏区党委还动员组织广大人民，大力支援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在支援渡江作战中，全区扩补新兵17000余人。各分区、县普遍建立与扩大了独立团、独立营。县、区武装纷纷升级，壮大了主力部队。各级都成立了支前机构，修筑道路，架设桥梁，筹集粮草，赶做军鞋，运送枕木，组织民工担架队。据不完全统计，全区为南下大军筹集粮食7000余万斤，运送枕木10万余根。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1949年2月中旬，桐柏军区根据上级指示，将原分散之二十九旅、三十旅集

中，与二十八旅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军，辖一七二、一七三、一七四师，先后分批南下作战。3月，中共河南省委和河南军区成立，桐柏区党、政、军领导机构撤销，所辖河南部分地区归河南省领导。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 “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纪事

周宏雁 袁 伟

“大举出击，经略中原”，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伟大战略目标中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据此，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自1947年7至9月先后南渡黄河，纵横驰骋于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歼灭了国民党军195000余人，解放了4500万人民的中原地区，把敌人的进攻解放区的后方，变成为我军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基地。

1 9 4 7 年

1 月

2 日 中央军委在给晋冀鲁豫军区的指示中指出：战略进攻时间大约在今年6月或更迟一点，但是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从现在起，即须分别轻重缓急开始进行。

2 月

1 日 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示，

指出：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七个月以后，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同时，蒋管区的人民反蒋运动也有新的发展。这一形势，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问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为此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40至50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

10日 中共中央致电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凡离开老解放区到外线去作战的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均须设置民运工作部门及宣传队，以便宣传与组织群众，密切军民关系，建立政权与武装，迅速创造根据地。

3 月

9日 蒋介石在黄河之花园口堵口放水，使黄河之水全部流入故道，妄图以此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河南进。

10日 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广平召开会议，讨论战略反攻的准备工作和兵员补充、支前等问题。

18日 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迅速向禹门口、风陵渡方向进攻，打击进犯延安敌人的侧背。

23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开始豫北反攻。至5月25日，攻克濮阳、封丘、延津、阳武（今原武）、淇县、浚县、滑县、汤阴等城，歼敌450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山东、陕

北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并为下一步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4 月

4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开始晋南反攻，至5月4日，歼敌14000余人，使晋南除运城、安邑、临汾三城外，全获解放，为下一步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27日 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应在晋南和冀鲁豫两个方向同时准备充分之船只，以便随时可从东面或西面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5 月

1日 新华社发表《全力准备反攻》的社论，强调指出，反攻将是长期的，“因此，速胜的观念是不对的，不论在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都要作长期的打算，在长期的全面的艰苦奋斗中取得胜利。”

8日 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亦称刘邓大军）争取于6月1日前休整完毕，6月10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为着在该区长期立脚，全军应有深入的政治动员及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陈毅、粟裕在6月10日前，应集合全力（27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出击。

15日 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薄一波（晋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向中央建议：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等为中原局常委，邓小平为书记。同时还建议，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随刘、邓一起工作。

16日 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南沂蒙山之孟良崮，歼灭蒋介石五大精锐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给“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敌人以沉重打击。

22日 中央军委在给陈毅、粟裕的指示中说：歼灭整七十四师证明在现地作战于我最为有利。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我军是能够用各个歼灭方法打破敌人进攻的。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5月算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

24日 中央军委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在6个月内完成休整及一切西进准备工作，准备于7月上旬由大宁、军渡之间渡黄河，先至陕北，协同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之部队，歼灭胡宗南部。

下旬 晋冀鲁豫中央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召开干部会议，刘伯承到会讲话。他说：现在的战略形势是，敌人被消灭70至80个旅后，“就来了一个战略的钳形攻势”，主要进攻放在山东、陕甘宁，两头粗，中间细，哑铃式的。在山东企图把我赶到黄河以北，在陕北企图把我赶到黄河以东。“现在是黄河战略，‘乙字形’的战略。”黄河堵口也是这个

战略的一部分，说能抵“40万大军”。“钳形攻势”的重力点靠新乡一带，这个重力点很不牢固，钳子也就失掉作用。”

28日 华东野战军在沂水西北的坡庄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陈毅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说，敌集重兵于山东，虽加重了华东军民的负担，却给其他战场实施反攻作战以很大便利。号召全军巩固内部团结，坚决执行命令，戒骄戒躁，集中兵力，分批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重点进攻，争取战局转变，并为本身转入反攻创造条件。

30日 毛泽东发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中》的评论。评论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6 月

3日 中央军委同意刘邓大军本月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并再次强调，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应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

10日 刘伯承、邓小平在安阳附近的石林召开各纵队首长参加的会议，传达中央局会议精神，讨论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

12日 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应先转移至洪洞、赵城以东地区集结休整，准备下月初西渡黄

河。在部队休整期间，该纵司令员陈赓先来中央军委驻地靖边县小河村研究作战方针问题，部队由政治委员谢富治率领渡河。

14日 毛泽东致朱德、刘少奇信。信中写道：山东自歼灭整七十四师后局面已稳定，现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刘邓军本月休整，准备月底出击。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

15日 中央军委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在曲、翼地区隐蔽休整，加强军事政治两方面训练，务达兵强马壮，具有远征意志，不怕困难，完成战略任务之目的。

21日 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战略进攻的动员报告，要求全军首先从思想上下决心不向后看（回头看晋冀鲁豫），要讲战法，讲政策，把打仗、筹款和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做好，这样，不要很久就能站住脚。

22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颁布刘伯承起草的“敌前渡河战术指导”。指出：在敌前渡河，必须秘密而周到的准备，突然而果敢的实施，才能顺利达成渡河任务。

25日 陈赓动身去陕北，7月19日到达中央驻地小河村。

同日 国民党集中9个整编师25个旅，在莱芜至蒙阴不及百里的正面上再次向鲁中解放区发动进攻。为避免不利决战，华东野战军主力转至沂水东里店线，积极制造歼敌战机。

29日 中央军委向华东野战军提出分兵出击的作战

方案。指出：敌正面绝对集中兵力，但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是我放手歼敌之有利机会。我军可考虑采用分路出击其远后方的战法。除正面留一部兵力外，以主要兵力分两路出鲁南及津浦路泰安、兖州段。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以配合刘邓大军作战，并打破敌人彻底破坏山东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

30日 刘邓大军在张秋镇（寿张县东）至临濮集（濮县南）间300余里正面上突破敌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至7月28日，共歼敌4个整编师9个半旅，60000余人，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同日 华东野战军决定分兵向敌后出击，第一、第四纵队当夜越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第三、第八、第十纵队首先集结于博山地区，尔后向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地区，各以小部队抗击东进之敌，主力待机出击。自此，华东野战军转入了战略反攻。

7 月

2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决定成立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五个纵队。同时决定，有的纵队准备随主力进军大别山，有的纵队准备在主力南征后留置在内线歼敌。

△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中央军委南下出征人数，计：野战军直属部队6000余人，第一纵队辖4个旅30000余人，第二纵队辖3个旅26000余人，第三纵队辖3个旅30000

余人，第六纵队辖3个旅26000余人。总计120000余人。

3日 中央军委指示陈毅、粟裕，西进的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和南进的第一、第四纵队，应以攻占泰安至临城全线，尽歼该线之敌为第一目标，胜利后再攻占该线以西地区。如果行动迅捷，可能达此目的，与刘邓大军打成一片。

4日 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了蒋介石的“国家总动员提案”，随即下达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作垂死挣扎。新华社7月14日社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动员救不了总崩溃”。

5日 谢富治等向中央军委提出第四纵队行动的两个方案：一是西渡黄河到陕北作战，一是南渡黄河出击潼关、洛阳一带。

9日 中央军委电询徐向前、薄一波：垣曲、平陆间，垣曲、济源间各北岸渡口现有渡船多少？并指示他们应在该段多造渡船备用。

10日 中央军委就华东野战军和刘邓大军行动作出部署：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纵队歼灭峰县、枣庄之敌后，似宜向西攻占邹县、滕县、临城、韩庄，切断津浦路，吸引桂系及欧震（国民党军第三兵团），直接威胁徐州，策应刘邓大军；第三、第八、第十纵队，以主力迅速南下，歼灭大口、泗水、曲阜等地之敌；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精心选择机会，歼灭敌整编第二十五师黄百韬部。刘邓大军争取在陇海路北多歼几部敌人，然后休整若干天，整顿队势，举行陇海作战。总之，“我军愈在内线多歼

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

19日 为着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敌胡宗南部的进攻，协助刘邓大军经略中原，中央军委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黄河南进。首先攻占潼关、洛阳、郑州段，歼灭该线敌人，并调动胡宗南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造鄂豫陕边根据地。

同日 蒋介石飞到开封亲自指挥对刘邓大军实行分进合击，企图迫使我军背水作战，并阴谋破坏黄河大堤，水淹刘邓大军和鲁西南人民。

21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会议。会议决定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战略反攻，中心是“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23日 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对羊山、济宁两点之敌有可能迅速歼灭，则歼灭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也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26日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战争第一年第1号战绩公报：歼灭国民党正规军780000人，非正规军340000人，共1120000人。

27日 中央军委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第三十八军和第八纵队一个旅，组成一个战略集团（亦称陈谢集团），并以各部队首长为党的前线委员会委员，

陈赓为书记，谢富治为副书记，挺进豫西。

29日 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陈谢集团按原计划于8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路，调动胡宗南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作战。该部亦应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

同日 中共中央通令嘉奖刘邓大军鲁西南战役的巨大胜利。刘邓大军“自7月2日到7月28日在郟城、钜野、定陶地区以连续不停作战，歼灭敌人正规军9个半旅及4个师部，毙、伤、俘敌60000余人”。

30日 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如决心直出大别山，请注意下列各点：召开一次团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使干部明白鄂豫皖三省的地理环境；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

8 月

1日 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部队进入鲁西南地区。

2日 刘伯承以晋冀鲁豫前线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鲁西南战役的重要意义：一是解放了数百万人民，收复了黄河南岸广大地区，武装掩护了修复河堤；二是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开辟了鲁西南广大战场。

4日 中央军委指出，刘邓大军南进作战能否胜利，

一半取决于华东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的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因此要粟裕迅速赶去统一指挥，积极策应刘邓大军作战。

6日 中央军委、毛泽东电告刘伯承、邓小平并陈毅、粟裕、谭震林，陈赓、谢富治：刘邓大军南进后，蒋介石可能采取的对策：一是迅速组织进攻，使我军不能立足，但此种办法难于调动很多军队，进攻兵力太少，而我军周旋余地甚大；二是宁可给我军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这就给了我军以立足的时间；三是同时采用以上两种办法，即以现有的12个旅分数路迅速进攻，同时又从其他战场调兵用于长江方面，防止我军渡江南进。

同日 刘伯承、邓小平为迅速扩大已得的战略主动权，决心克服当时部队连续作战没有休整，补充的25000名解放战士来不及训练，对跃进大别山还没有进行具体动员和充分的准备等困难，提前于8月7日南进，并将这一决心报告中央军委。

同日 经中央军委同意，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前委确定，由陈毅、粟裕率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组成外线兵团（亦称陈粟大军），执行外线进攻作战任务；以谭震林、许世友率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组成内线兵团（亦称许谭兵团），执行内线作战任务。

9日 中央军委复示刘伯承、邓小平：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10日 中央军委指示：在敌主力东迫郟城，西迫鄆城

的情况下，我军在郢、钜作战已不适宜，即北渡亦来不及，只有南进才机动，因此刘、邓提前南进决心完全正确。

同日 中央军委指示陈粟大军进入鲁西南的5个纵队，应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建议，在该区活动一时期，掩护刘邓大军南进，尔后即活动于陇海路南北地区。

同日 中央军委通报贺龙、习仲勋、彭德怀：陈谢集团定于8月20日前渡河进攻潼洛段，请他们命令陕甘宁警一旅、警三旅迅速行动，直出长武、邠州攻击泾河以南、渭河以北诸城，吸引敌军来援，以策应陈谢军渡河。

11日 中央军委在给陈毅、粟裕的指示中说：我军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12日 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因此，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行动，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

14日 西北野战军为配合陈谢集团南渡黄河于8月6日开始攻击榆林，迫使胡宗南军主力北上驰援。中央军委要求陈赓、谢富治乘此有利时机，于8月20日开始渡河，争取25日前渡河完毕。

17日 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命令，指示：敌人已经判明我军的企图，正在部署堵击。我军应乘敌兵力尚分散，

务于19日渡过沙河，以争取先机。

18日 刘邓大军通过黄泛区，渡过沙河。

21日 中共中央在关于全局形势的指示中说：西北野战军歼灭敌整编三十六师后，局势即可改变；刘邓大军正向大别山前进；陈粟大军正在鲁西南地区牵制敌人；陈谢集团渡河进攻潼、洛及豫西。由于上述行动，已使并将使南线各敌处于被动地位，我之战略局势大为改善。强调指出，9月至12月4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中央号召全党全军齐心协力，争取胜利。

23日 毛泽东发表《评陕北大捷》一文，指出，西北战局因为整三十六师的被歼，已经根本改变。这一形势，配合着全国各战场的反攻。

同日 陈赓、谢富治报告中央军委：全军克服一切天然困难，已于本日晨由狂澜至马蹄涡段（坡头与垣曲间）及茅津渡以东强渡黄河。

24日 中央军委规定陈粟大军的作战范围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以东。要求该军必须在9、10两个月内歼灭几部敌人，攻占多数薄弱城镇，逐步将鲁西南与豫皖苏两区创造成为有利战场和支援刘邓大军的后方。

同日 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第六纵队于汝南埠附近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粉碎敌人的堵击，胜利地渡过了汝河。

26日 中央军委指示陈赓、谢富治：应以主力攻占新安、渑池、陕县、灵宝、阌乡，相机夺取潼关。

27日 刘邓大军胜利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刘伯承、邓小平发出指示，规定今后任务是以不断的歼敌胜利和发动群众及开展游击战争，来实现创造大别山巩固根据地的历史任务。

同日 中央军委指出，兰州以东，长城以南，平汉路以东，汉水以北广大地区的主动权已转入我手，希望陈谢大军放手发展。

29日 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向大别山南部展开的命令。规定目前行动方针是：以第一、第二纵队位于大别山北面，一面就地展开，一面牵制尾追之敌，掩护第三、第六纵队占领山南的皖西、鄂东各城镇，打开创立根据地的局面。

30日 中央军委指示陈赓、谢富治：洛阳以西敌兵力空虚，较易攻取。洛阳附近为敌所必争，因此应速以主力向西发展，而以第九纵队位于新安、孟津、洛阳之间地区，牵制洛阳之敌。并指示应避免开敌强固设防据点，专打守备薄弱的据点，力求打运动战，广占敌区，多歼敌人。

同日 中央军委规定：陈粟大军目前中心任务是在陇海路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敌第五军，攻占一切薄弱据点，直接援助刘邓大军。

同日 中央军委指示彭德怀、习仲勋，应乘沙家店战役大胜，迅速抢占绥德、清涧一段，阻止胡宗南主力南撤。然后以一部节节阻敌，主力沿公路大举南下，直指咸阳，制敌于死命，有力地配合刘邓大军。

同日 中原局发出《关于建立与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指出：“今后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

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可能点”。全党全军“应切戒骄傲，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下旬 陈谢集团进击陇海路潼、洛段，蒋介石慌忙组成第五兵团(司令官李铁军)和陕东兵团(指挥官谢甫三)，企图从洛阳、潼关实行东西夹击，歼灭陈谢大军。

9 月

1日 党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同日 中共中央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

2日 中央军委规定，陈谢集团作战范围包括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广大地区。

同日 中央军委指出，我军作战原则是：对敌守备薄弱之据点及城市，坚决攻取之；对敌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及城市，相机夺取之；对敌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避开之；着重点放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占领广大乡村，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同日 陈赓、谢富治以第九纵队主力活动于洛阳东南，箝制敌第五兵团，率领第四纵队西进，至19日，先后解放灵宝、阌乡、陕县，全歼敌陕东兵团。

3日 陈毅、粟裕率领第六、第十纵队由阳谷、寿张地区南渡黄河，5日渡河完毕，与第一、第三纵队会合于郟城地区。

4日 中央军委指示陈赓、谢富治，歼灭敌陕东兵团后，第四纵队应分两路。一路出陕东南，一路出伏牛山，相机攻占洛南、商县、商南、荆紫关、卢氏、浙川、内乡诸城，消灭地主武装。应将占领县城与占领乡村，消灭敌正规军与消灭敌地主武装看得同等重要。全军都要有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7日 陈粟大军举行沙土集战役，至9日晨，将敌整编第五十七师9000余人全部歼灭，俘其师长段霖茂。

9日 中央军委指示徐向前、滕代远：第八纵队目前任务是歼击运城出扰之敌，不使该敌增援陕县、灵宝、阌乡，以利陈谢大军之作战，并保障其后路安全。

11日 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大军：目前几个月内应避开战斗力较强的桂系主力整编第七师和第四十八师，集中注意力在运动中歼灭中央系及滇军。

同日 中共中央电贺陈粟大军取得沙土集战役胜利。指出这一胜利对于整个南线局面之发展有极大意义。同时还指出，在目前几个月内，我军人员补充主要是俘虏，应采取即俘即补方针，弹药补充主要靠取之于敌。

同日 中央军委指出：刘、邓应将第十二纵队迅速南

下，并使用于桐柏山、大洪山地区，恢复原江汉军区，在该区形成一战略单位。

15日 中央军委关于南线战局情况给各战略区的通报中说：我军在大别山、豫西、鲁西南、豫皖边及陕北，业已完成战略展开任务。现渭水、黄河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甚为空虚，利于我军放手发展。目前只有胶东方面敌尚维持15个旅左右的攻势，但只要刘邓、陈粟、陈谢三方面再打几个胜仗，中原及长江发生更大震动，胶东敌军将被迫大批南撤。

16日 鉴于刘邓大军处于无后方作战，补给极为困难，冬季将临，全军无冬衣等实际情况，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全军冬衣不要将重点放在由后方按时供应上面，而要放在自己筹办上面，下决心动手自制。

17日 陈谢大军决于下旬开始向陕东、陕南作战。对此，中央军委指出，这是有决定性的一着。该区局面开展后，主力转向豫西南、鄂西北发展。

中旬 敌胡宗南为阻止陈谢大军西进，调集了十个旅的兵力，集结于潼关以西及西安附近。敌第五兵团则乘陈谢大军主力在陕县、灵宝地区，以整编第十五师进攻铁门，整编第三师进攻宜阳。

24日 陈毅、粟裕发布向豫皖苏进军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争取主动，避免与敌过早决战，决定放弃对敌整编第十一师之攻击。主力分两路向豫皖苏进军，留下两个纵队在鲁西南地区牵制敌整编第五军等部。

同日 新华社发表《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号

召出征部队，服从命令，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大量歼敌；随军出征工作人员要执行正确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解放区军民要继续收复失地，深入土改，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前线；蒋管区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帮助人民解放军战胜国民党军，实现人民群众的民主解放。

26日 陈赓、谢富治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率主力迅速东进求歼敌第五兵团。于10月2日在新安以西铁门镇，将敌整编第十五师师部和第六十四旅大部歼灭。

27日 刘伯承、邓小平在商城西北之王大湾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强调：增强斗志，反对右倾情绪，克服纪律松懈现象，是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实现党的战略进攻方针的根本环节。

28日 周恩来在陕北佳县神泉堡对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作《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时局报告。报告说：光在解放区内作战消灭不了蒋介石，“因为他在全国还占有3/4的土地，2/3的人口。只有战略进攻，才能彻底消灭他。”因此，“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

30日 陈粟大军于27日越陇海路南进。中央军委指出：至少一个月内专打分散薄弱之敌，发动群众，了解情况，然后再看情形，再集中相当兵力打有准备的较大规模的仗。各纵队分散活动，破击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歼灭分散之敌，极为重要。

月底 刘邓大军自跃进大别山，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斗

争，建立了霍山、岳西、新县、罗田等17个县政权，控制了100余万人口的地区，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

10 月

1日 国民党军集中6个整编师的兵力对光山、新县地区进行合围。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以第一、第二纵队各一个旅留在大别山北面的商城、罗山地区伪装主力迷惑敌人。亲自率领主力共7个旅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鄂东地区，连克新县、黄安及宋埠，并在黄陂以东柳子巷、李家集歼敌新十七旅大部 and 第五十二师一个营。

3日 中央军委指示陈毅、粟裕：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队应划定地境，从事歼灭境内小股敌军、民团、土匪、保甲这些敌之爪牙。此种工作看来似不重要，实则伟大战略意义。

同日 中央军委电贺陈谢大军歼敌第六十四旅的胜利，并告诫屡胜之后，防止干部骄傲轻敌。

4日 中央军委指出：为了分散大敌，使敌主力疲于奔命，歼灭小敌和民团保甲，以及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并解决物资困难，刘邓似可分出一部兵力相机攻占孝感、云梦、应城、京山、天门、钟祥、随县、枣阳诸县。手中控制几个旅寻机歼灭弱小之敌。陈粟目前则宜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歼敌。这种办法，“可制敌于死命”。

6日 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中央军委：目前暂不分兵出平汉路以西为好，决定在现地区调动与寻机歼灭敌人。但是，如果需要配合陈谢军行动，亦可在解决棉衣后即出

动。

8日 毛泽东电贺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收复掖县的重大胜利。指出：现在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共48个旅约400000人，业已在长江、黄河之间立住脚跟。

同日 中央军委再次指示陈赓、谢富治，手中应集中5个旅，打确有把握之仗；无把握之仗不要打。

同日 刘邓大军第三纵队向皖西挺进，在六安东南之张家店全歼敌整编第八十八师1个旅。

10日 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2日 中原局发布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并决定建立鄂豫和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

13日 中央军委指示陈赓、谢富治，部队休整后，分路宽正面向平汉路前进，以切断郑州、西平间铁路，并分兵攻占郑州、洛阳以南，平汉路以西，方城、西平之线以北十余县城，歼灭该区反动武装，发动群众。

17日 中共中央电贺刘邓大军在张家店、李家集等处歼敌之胜利。指出：刘邓大军在鄂豫皖边区立住脚跟，有力地配合了陈、粟在淮河以北，陈、谢在豫西、陕南，彭、张在西北，许、谭在山东的作战行动。这样，我军已完成了南线第二年作战的战略展开，迫使南线诸敌分散应付、处于被动，创造了我军今后大量歼敌的条件。

20日 刘伯承、邓小平为解决全军冬衣，决定全军以半个月时间，分散于长江沿岸：第一纵队进至蕲春、广济地区，第二纵队向黄梅、宿松地区，第六纵队向黄冈、蕲春地区，第三纵队向潜山、桐城、卢江地区，分别展开。

21日 蒋介石为重占陇海路，恢复郑州、西安间之陆上联系，在洛阳地区集中10个旅的兵力，在潼关地区集中8个旅的兵力，由裴昌会指挥东进。据此，中央军委指示陈赓、谢富治：不怕丧失陇海路，按原计划攻占敌兵力薄弱的临汝、宝丰、鲁山、南召、陕县、襄城，相机破坏平汉路。

26日 刘邓大军在长江沿岸展开后，蒋介石害怕我军渡江南进，急令整编第四十师和整编第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由浠水沿公路向广济兼程前进，向我侧背进攻。同时加强长江防御。刘伯承、邓小平适时抓住敌整编第四十师及整编第五十二师之八十二旅孤军冒进的有利战机，集中10个旅的优势兵力，以设伏手段，在高山铺地区经两日激战，将其全部12000余人歼灭，取得了自进入大别山来第一个大胜利。获得了中共中央的嘉奖。

月底 陈粟大军解放了豫皖苏地区的24座县城和广大乡村，歼敌10000余人，与刘邓、陈谢两军在中原地区构成了“品”字形的有利态势。

11 月

1日 刘邓大军经过两个月的斗争，已在大别山区建立了33个县政权，并建立了军区、行署等机构，胜利地完

成了战略展开任务。

同日 陈毅、粟裕发布陇海路破击战的命令。决定集中7个纵队组成3个集团，从8日开始破击陇海路兰封至郝寨段，津浦路徐州以南段。至17日，共破坏铁路150余里，歼敌万余人，威逼徐州。迫使敌调15个旅应援，其中包括准备用于大别山的8个旅。

4日 鉴于敌裴昌会兵团由潼关东进，企图恢复陇海路交通，中央军委指示陈赓、谢富治：我军应准备陕县、灵宝、阌乡、渑池诸城全部失去，黄河南北交通暂时断绝，但只要我军能在东面及南面打开局面，并寻机歼灭敌第五兵团一部或数部，在裴昌会兵团分散在陇海路之后，即可找到歼灭该敌，重占陇海路之机会。

7日 蒋介石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任命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九江任指挥”，令其“彻底肃清”津浦路以西，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南大别山之我军。

8日 陈赓、谢富治报告中央军委，由于敌第五兵团李铁军率6个旅经宝丰进占鲁山，我因地形不熟，交通运转不便，决定以一部兵力采取“牵牛战术”，把敌主力牵引豫西，主力则沿平汉路西侧展开。同时，请令刘邓、陈粟两军提前配合作战。

9日 中央军委电告陈赓、谢富治：陈粟主力于8日开始的陇海路破击战，即是对你们的很好一种配合；刘邓军尚在鄂皖边，你们不要希望他们有过早的直接的配合。再次强调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让敌侵占陇海路全部而能坚持山地的充分准备及部署。

11日 蒋介石、白崇禧在南京召开苏、皖、豫、赣、湘等省联防会议，部署对大别山区的“围剿”。总部署是：以30多个旅全面进攻大别山；以20多个旅守备陇海路徐州、洛阳段和平汉路郑州、漯河段各要点；以11个机动旅在黄、淮间箝制陈粟大军，以5个机动旅在豫西箝制陈谢大军。

13日 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电报里说，南线陈粟、刘邓、陈谢、许谭、彭张五军，均已完全取得主动，一切困难均可克服，敌已完全陷入疲于奔命的被动地位。

18日 陈赓、谢富治决定：由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率三个旅在鲁山、汝阳、伊川地区活动，拟出登封、密县、禹县，调动敌人；由第九纵队政治委员黄镇率两个旅向内乡、西峡口前进；亲自率领两个旅在方城、舞阳、泌阳间活动，拖散敌人，寻机歼敌一部，并准备破击平汉路。

27日 敌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成立。白崇禧共集中了15个整编师、30个旅、80个团的兵力，从是日开始围攻大别山。同时，实行所谓“三网”（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政策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

28日 毛泽东在复陈赓电中规定：12月，陈谢军应以配合刘邓大军，破击平汉路及歼灭土顽为中心，并指出歼灭土顽有很大的战略意义。

12 月

2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陈谢大军所开辟的区域划归中原局管辖，一切地方工作应受中原局领导，陈

谢军应即交还刘伯承、邓小平指挥。

4日 中央军委作出规定：刘邓全军（陈谢军除外）明年8月以前在长江以北作战，完成创造大别山、桐柏山及江汉区根据地并与陈谢、陈粟两区联成一片之任务。8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人便于歼灭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根据地。

同日 为粉碎敌对大别山之“围剿”，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如下措施：乘机先将第十、第十二两纵队向桐柏及江汉两区展开，野战军主力则寻机歼敌一路。原定配合陈谢破击平汉路的计划推迟。7日又决定，主力宽大机动，以第二纵队一部在外线分散活动；军区、分区各以一部转至外线大肆活动，断敌补给线。

8日 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停止破击平汉路计划是对的，请陈谢考虑单独破击平汉路是否可以。如集中5个旅破路，第一可使该路暂时切断，第二可将敌第五兵团调至东边，有利我军下步向西行动。

同日 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中央军委：现已发现敌进攻大别山之兵力有33个旅近80个团，每路为两个师以上，其企图是迫我向西、向北。根据这种情况，已将第十、第十二纵队迅速进入桐柏山、江汉区，主力则适时分散，适时集中，依托大别山，作宽大机动。此次为我军南下后之最大考验，全军士气很高，处境困难，须有友邻有力配合，拖散一部分敌人。

同日 粟裕致电刘伯承、邓小平：为直接配合大别山

作战，决以所部即向平汉路许昌、郑州段破击，以调动南线之敌。

同日 陈赓、谢富治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陈谢、陈粟两军主力，即刻破击平汉路。

9日 中央军委同意即刻举行平汉路战役，指出：如无重大不便，粟部以攻击平汉路郑许段，以配合陈谢破击许昌、信阳段为宜。郑许战役结束后，再打开封，并彻底平毁陇海路郑州、兰封段。

同日 中央军委指示粟裕，目前时期华东野战军仍以集中兵力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如敌集中强有力兵团向我攻击，仍宜避开另寻战机。

13日 陈粟、陈谢两军举行平汉路破击战。陈粟军破击许昌至新郑段及陇海路民权至兰封段，陈谢军破击平汉路许昌至明港段。

14日 中央军委指示陈赓、谢富治，尽可能平毁郟城以南、信阳以北之铁路，并歼灭小敌，协助刘、邓，一个月内仍在豫南一带活动。

17日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第一纵队进至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包括新蔡、息县、汝南、正阳及潢川、光山以西地区；第二纵队位于新县、金寨之线以北地区；第六纵队位于大别山南地区，第三纵队位于皖西地区，辗转机动。

19日 粟裕报告中央军委：至此刻为止，平汉路已被破坏，但敌对大别山之“围剿”计划迄未改变。似有集中全力弄垮我大别山后再转移兵力以对付其他地区之打算。

因此，陈粟、陈谢两军必须进行长期配合刘邓大军行动，直至完全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

20日 中央军委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并提出陈粟、陈谢两军配合作战的方案：粟裕率主力4个纵队南下与陈谢会合，由粟统一指挥，沿平汉路向南，直迫武汉。沿途节节破路，攻克一切可能攻克之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分散之敌。尔后看情况，或与刘、邓配合夹击大别山之敌，或回师向北打各分散之敌。

22日 刘伯承、邓小平在致陈赓、谢富治和中央军委的电报里说：现敌仍图保持其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大别山的形势在长期内将时紧时松。我们对此已作思想准备，并采取以纵队为单位，灵活分遣、集结，打小歼灭战。陈粟、陈谢两军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而要作较长期的打算，主要是争取在一两个月内歼敌两三个师，局面即可改观。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军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面则极有利。

同日 陈粟、陈谢两军破坏平汉路、陇海路共400余公里，歼敌20000余人，攻克许昌、漯河等敌之重要补给基地和兰封、西平等县城23座。

25日 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里说，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

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26日 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各纵队：敌之第一次合围扑空后，正作新的部署。但是敌兵力不足，空隙很大。我之斗争方针是，以小部消耗敌大部，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开辟新区，吸敌西顾，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

27日 蒋介石为重新控制平汉路，以孙元良兵团主力由郑州南下，以原在豫西的李铁军兵团（第五兵团）部率整编第三师经驻马店北进，企图南北夹击陈粟、陈谢两军。我军抓住李铁军兵团孤立突出，于25日将其包围在西平以南祝王寨、金刚寺地区。经激战，于27日将其全歼，仅李铁军只身逃脱。接着，乘胜围攻确山，重创由大别山回援的敌整编第二十师。30日，陈谢军转至漯河西南、陈粟军转至沙河以北地区休整，平汉路战役至此胜利结束，共歼敌540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大别山军民反围攻作战。

同日 白崇禧承认对大别山的围攻遭到失败。他在“对大别山区第一期作战经过之检讨”中说，除第十纵队在越平汉路西进时遭受一些损失外，刘邓大军“主力仍流窜于立煌（今新县）、经扶（今金寨）、英山、罗田间地区”。由于第十、第十二纵队进入桐柏、江汉两区，又“造成目前鄂西之严重局势”。

月底 第十纵队于11月27日进入大别山。12月6日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区。13日成立桐柏军区。至月底，先后解放桐柏、枣阳、新野等县城，完成了战略展开。

△ 第十二纵队于11月1日进入大别山，12月14日越平汉路进入江汉区，至月底，先后解放天门、京山、皂市、钟祥、潜江、沔阳等城镇，完成了战略展开。

△ 陈谢大军自南渡黄河至月底，共歼灭敌56000余人，解放县城36座，解放人口9000000，与苏鲁豫皖、鄂豫皖两区连成一片。

△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4个月作战中共歼敌195000余人，解放县城近百座，创造了江淮河汉之间新的中原解放区。

29日 国民党在汉口召开“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蒋介石在“训词”中承认“戡乱”受挫。他说：“在剿匪军事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般将领骄矜自大，把匪的力量看得太轻。自己不研究，对部下不训练，以致后来和匪军作战，遭遇许多不光荣的失败，增加了我们革命队伍的耻辱！”。

同日 白崇禧在“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上说：“就整个剿匪战局说，……东北方面匪军兵力占相当优势，目前我们尚只能采取守势，华北方面平、津、保三角地带必须确保，短期内想将匪消灭尚不容易”，“西北方面，自我攻克延安后，兵力受相当损失，……必须统一陕、甘、宁、青、新军事指挥，始能采取攻势。华中方面，大别山区至为重要，……要清剿大别山区匪患必须假以时日，才能完成清剿的全功。”

1948年

1月

1日 中共中央庆贺刘邓大军主力突围东进和第十、第十二两纵队在桐柏、江汉两区的胜利。

同日 刘伯承、邓小平对各纵队的指示中说，我军行动要旨是：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向外，主要是在外线拉敌；以小对大，以大对小；分派小部队，游击疲敌，大部队远离敌主力；不打消耗仗；积极寻找敌之弱点，组织对敌有力的伏击；极端注意休息及巩固部队。

2日 中央军委指出，大别山之困难，只有由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协力，在一至两个月内歼敌数个旅，方能开辟胜利解决之道路。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

5日 陈谢集团各部在方城、舞阳、叶县地区转入休息，开始新式整军运动。

7日 为便于指挥反扫荡作战，刘、邓决定分为野战军前委和后委。前委与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由邓小平、李先念、李达指挥，在大别山活动；后委（内有中原局）与第一纵队，由刘伯承指挥，在淮西地区活动。

14日 中央军委指示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应争取休整一个整月。补充人员、弹药，处置伤病员，训练技术，普遍开展“诉苦”和“三查”运动，整顿纪律，研究城市政策及城乡群众工作各项政策及方法，研究中央文件，按照中

央3个月三军配合作战方针，想好并确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15日 邓小平向毛泽东作进入大别山4个月来一般情况的报告。报告说，“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中旬 白崇禧仍在大别山区集中10个师20个旅进行“清剿”。其中6个师12个旅为机动部队。对我军采取盯梢、合围、分散“清剿”等办法。

25日 刘邓大军主力于月中在大别山北麓商城附近集结，准备寻机歼敌。敌发觉后，即以5个师寻找作战。邓小平决定再分散行动。第六纵队沿平汉路向南机动，第二纵队沿淮河向西机动。第三纵队返回大别山分散工作。

26日 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中央军委说，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打几个歼灭战。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感困难，两个月来减员不少。因敌情严重，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而我们不能集结作战，使三军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改变此不利局面，则有赖于友邻协助和新兵早日到来。

同日 中央军委规定陈粟、陈谢两军以配合刘邓作战为第一任务，其次才是配合其他地区。该两军机动地区包括长江以北，平汉路以西，秦岭以南，可能时向大别山行动。

27日 刘伯承、邓小平决心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坚持3个月，先打小仗，继打中等仗的方针。要求陈粟、陈谢

两军以利于歼敌为原则，勿为他们困难情况所束缚。

同日 中央军委为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指示粟裕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经较长时间的整训后，挺进江南，担负开辟东南诸省的战略任务。

28日 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3个月内先打小仗，等候新兵到达，等候粟裕、陈赓两军采取新的有力行动，引起敌情变化之后，再集中打中等仗，确定此项方针最为有利。

2 月

1日 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继续在中原地区作战。

2日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里指出，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因此应当分两阶段实行土地改革：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时间约须两年；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时间须有一年。

7日 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指挥机关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以便统一指挥野战军，在淮河、汉水、陇海路、津浦路之间寻机歼敌。

8日 刘伯承向中央建议，为了全面领导指挥的便利，可否考虑把中原领导机关转移到豫西和桐柏之间地区，那里虽然贫瘠，但不像大别山动荡，安置后方及与后方联系

都可能要便利些。

15日 毛泽东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指示里说，不要性急，应依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

20日 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除留下30000人的地方武装坚持大别山地区斗争外，主力4个纵队（包括在淮河以北的第一纵队）应立即集中于沙、淮之间休整一个月，然后会同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和陈谢之第四、第九纵队进行机动作战。

22日 中原局发出《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主力转出大别山，是大量歼灭敌人，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的需要。要求各级地方武装在人民支援下，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

23日 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战役，至3月3日歼敌30000人。迫使胡宗南放弃延安，并急调裴昌会兵团从洛阳潼关间驰援西安，从而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原战场我军之作战。

24日 刘邓大军前方指挥所与中原局及后方指挥所在临泉以南之韦寨会合。

27日 毛泽东在《关于工商业政策》指示中说，“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项政策问题上，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

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3 月

6 日 邓小平在野直干部会上作反攻形势与整党问题的报告。报告在谈到大别山的形势时说，虽然从形式上，去年12月底我们还占有12座县城，到今年2月底一个也没有了，似乎情况越来越坏。但在实质上条件改变了。我们会走山路，会打游击了，思想正在整顿，与群众关系也在改善，开始时的混乱现象停止了。敌人是打不走我们的。

7 日 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里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

8 日 邓小平就进入大别山以来几个政策问题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报告说：从几个月斗争特别是敌情严重后，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左”倾冒险急性病的害处。报告在列举了急性病的几方面表现后说，这些问题我们曾与鄂豫区党委共同讨论规定：①任何时候不要忽视团结90%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或暂时中立的人。②分别可以巩固区和游击区的不同的策略步骤。③禁止乱杀人。④注意工商政策。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

9 日 邓小平、刘伯承分别在第一、第二纵队作整党

和新式整军动员报告。(第二纵队于2月底穿过敌人封锁线由大别山转至淮北和第一纵队会合)

14日 陈粟、陈谢两军各两个纵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乘敌裴昌会兵团西调，潼洛间敌兵力空虚之机，于8日发起洛阳战役，14日攻克洛阳，全歼守敌青年军第二〇六师等部20000人。17日，由郑州、许昌来援之敌迫近洛阳，我军主动撤离该城。

15日 中共中央电贺洛阳大捷，号召我中原全体指战员“继续努力，为解放整个江淮河汉地区而战”。

20日 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里说：目前南北两线敌军在两个地区尚有较大的机动兵力，可以举行战役性的进攻，使那里的我军暂时处于困难地位。其一，即大别山，有约14个机动旅。其二，淮河以北地区，有约12个机动旅。在这两区，国民党军还有主动权。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

4 月

1日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5日 陈谢集团第二次攻克洛阳。

8日 毛泽东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指出，此次再克洛阳，可能巩固，要求我军正确执行党的城市政策。

13日 刘邓野战军指挥部进驻豫西叶县以东郭店镇。

17日 刘伯承在野直及第三、第六纵队干部会上的

讲话中说：跃进大别山是一个险关，我们在鲁西南歼敌 9 个半旅，准备南进的时候，“毛主席当时就给我们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到了长江以后，站不住脚；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内围打转转；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现在实现了第三个前途，敌人打也打不出我们了。”他还指出：从进入大别山到 1948 年 4 月，我们在军事斗争上进行了 5 个回合；第 1 个是敌人追击，我们战略展开；第 2 个是敌人合击与追击，我们突围与消灭追击之敌；第 3 个是敌重点‘扫荡’，我们内线坚持，展开 3 个军区（桐柏、江汉两个军区和淮西地区），配合友邻的平汉战役，消灭第三师，给二十师以歼灭性打击；第 4 个是敌人反复‘扫荡’，我们坚持深入土改与游击战争的培养，配合全国的整军；第 5 个，我们的任务是完成掩护土改、游击战争与全军整军，然后转到集中作战，外线作战内线坚持。

18 日 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暂不渡江南进，仍在中原地区协同刘邓野战军作战，大量歼灭敌人。

30 日 晋冀鲁豫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邓小平作了关于政策问题的报告。

5 月

2 日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发起宛西战役，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线以西，以利粟裕兵团（辖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作战，至 17 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 20000 余人。

5 日 中央军委批准粟兵团暂缓执行渡江南进的任务，华东野战军主力至少在 4 个月至 8 个月以内，仍在运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作战。

9 日 中共中央决定：为加强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谢富治、张际春、刘子久等 12 人为委员，在中原局下成立豫皖苏分局，以宋任穷任书记。同时决定重建中原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邓子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 7 个军区。南征的刘邓大军、陈谢大军改称为中原野战军。中原解放区的区域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地境外，凡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属之。

同日 邓小平在关于中原军区的形势与当前任务向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说：整个中原有 45000000 人口，现为我控制者约 20000000，计豫陕鄂 7000000，豫皖苏 9000000，江汉 3000000，桐柏 2000000，其余一部分人口的区域，绝大部分有我游击部队。大别山的斗争仍极艰苦，但是我们已确实站住了脚。

14 日 陈毅、粟裕向华东局、中原局通报了中共中央决定调陈毅、邓子恢参加中原局、中原军区的工作。陈毅在华东野战军的职务由粟裕代理。

中央中央在审查中原局 1948 年 6 月 6 日发出的《关于

执行中央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的指示》时，特别在这个文件中增写了一段话。这段话说，由于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的进军“吸引了大量的敌人到中原方面，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敌人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而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不但保存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使各路友军“在山东、在苏北、在豫北、在晋南、在西北、在东北等地顺利地歼灭了大量敌人，收复了广大失地，使全局都转入了攻势。”这是中共中央对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完成中央所赋予的“大举出击，经略中原”这一伟大战略任务的高度评价。

中共中央中原局、刘邓野战军、 大别山各解放区组织序列表*

中共黄冈地委党史办公室

一、中共中央中原局（1947年5月16日成立）：

常 委	邓小平	刘伯承	李先念	张际春
	郑位三	李雪峰	刘子久	陈少敏
书 记	邓小平			
副 书 记	郑位三	李先念	李雪峰	
组织部长	陈少敏	（兼）		
民运部长	刘子久	（兼）		

二、刘邓野战军（即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征部队）：

司 令 员	刘伯承
政 治 委 员	邓小平
副 司 令 员	李先念
副 政 委 兼 政 治 部 主 任	张际春
参 谋 长	李 达

* 本表对进军大别山的各纵队和鄂豫、皖西解放区的组织机构列到县团级，对外线的江汉、桐柏两区列到地旅级，对配合作战的南线两翼野战军列到纵队级。地、县主要干部系指首任名单，以后变动的名单一般没有收入。

副参谋长 郭天民（1947年11月调鄂豫军区）

军直各部：

司令部作战处长 张廷发

情报处长 柴成文

军政处长 杨国宇

机要室主任 林桂森

通讯二局政 委 杨志宏

副局长 黎 明

通讯三局局长 张有年

政委 旷泉吉

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陈鹤桥

敌工部部长 杨松青

宣传部副部长 陈斐琴

保卫部副部长 刘秉林

民运部长 稂明德

卫生部部长 钱信忠

军直指挥部（1947年8月16日成立）

司令员 杨国宇（兼）

政 委 稂明德（兼）

警卫团副团长 夏云超

政 委 朱汉雄

（一）所属各纵队：

第一纵队：

司令员 杨 勇

政 委 苏振华

副司令员 尹先炳

参 谋 长 潘 焱

政治部主任 王辉球

副主任 吴 实

纵队司令部：参谋处长 李 觉（1947年12月
调二十旅）

保卫部副部长 赵 清

政治部：宣传部长 赵玉樵

民运部长 惠世如

敌工部长 任国章

供给部：部 长 董志常

政 委 尹痴生

卫生部部长 浦荣钦

政委 钟学林

骑兵团团长 万怀臣

政委 江 川

第一旅：旅 长 杨俊生

政 委 陈云开

副旅长 齐丁根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郑思群

副参谋长 徐仲禹

第一团：团长 李 程

政委 戚先初

第二团：团长 傅学阶

政委 李 彬

第七团：团长 韩国锦

政委 赵 阳

第二旅：旅 长 戴润生

政 委 石新安

副旅长 郑统一

参谋长 王 晓

政治部主任 郭 强

第四团：团长 安守田

政委 布 克

第五团：团长 曾长柏

政委 李 英

第八团：团长 薛宗华

政委 徐 纯

第十九旅(1947年11月全旅调归鄂豫军区建制)

旅 长 昌炳桂

政 委 李仕才

副旅长 傅春早

参谋长 游万川 (1948年春在河南光山
牺牲)

政治部主任 姜思毅

第五十五团：团长 李清顺

政委 周家鼎

第五十六团：团长 王殿录 (1948年夏在湖
北大悟牺牲)

政委 赵 前

第六十一团：团长 刘 权

政委 张有任

第二十旅：旅 长 匡 斌(后吴忠)

副政委 刘振国

副旅长 吴 忠(后李觉)

参谋长 李 明

政治部主任 康 健

第五十八团：团长 郗晋武

政委 白 健

第五十九团：团长 董正洪

政委 阴法唐

第六十二团：团长 杜海林

政委 杜子仪

中原独立旅（1947年8月16日军委指示暂归一

纵指挥）

旅长兼政委 张才千

副政委 李人林

副旅长 王定烈

参谋长 吴昌炽

政治部主任 邝 铁（1947年10月27日

高山铺战斗中牺牲）

第一团：团长 姜贤玉

政委 钟春林

第四团：团长 王定烈（兼）

政委 杨 劲（1947年11月调
鄂豫四分区）

第二纵队：

司令员 陈再道

政 委 王维纲

副司令员 范朝利

副政委 钟汉华

参谋长 王蕴瑞

政治部主任 许梦侠

纵队司令部：参谋处长 刘明鉴

情报处长 贺光华

军政处长 刘大坤

政治部：组 织 部 长 鲁大东

保卫部副部长 李文进

宣传部副部长 郭竟仁

敌工部副部长 张 励

民运部部长 史子荣（1947年1月
调鄂豫一分区）

供给部：部 长 陈三纪

政 委 张宜步

卫生部部长 卢之俊

教导团（1947年11月留大别山坚持）：

团长 朱家凯

政委 韩正夫

第四旅：旅 长 孔庆德（后吴诚忠）

政 委 刘明辉

副旅长 赵鹤亭(1947年9月调第五旅)

罗崇福

参谋长 赵晓舟

政治部主任 姚克佑

第十团：团 长 王 一

副政委 黄亚雄

第十一团：团长 罗崇福(后刘元奎)

副政委 李先忠

第十二团：团长兼政委 赖达元

第五旅(1947年11月调归鄂豫军区建制)：

旅 长 雷绍康

政 委 寇庆延

副旅长 牟海秀(后赵鹤亭)

参谋长 陈仲民

政治部主任 王进前(1948年1月调鄂豫
四分区)

副主任 李 飞

第十三团：团长 吕 琛(后刘墨卿)

政委 窦洪年

第十四团：团长 梁俊亭

政委 杨 杰

第十五团：团长 黄家景

政委 田 涛

第六旅：旅 长 周发田

政 委 刘华清

副政委 彭学桂（1947年9月在商城
牺牲）

副旅长 牟海秀

参谋长 王树堂

政治部主任 曹中南（后于笑虹）

第十六团：团长 张继怀

政 委 胡永昌

第十七团：团长 陈金龙

政 委 范朝福

第十八团：团长 李开道

政 委 王 新

第三纵队：

司令员 陈锡联

副司令员 曾绍山（1947年11月调皖西军区）

郑国仲

刘昌毅

政 委 彭 涛（1947年11月调皖西军区）

副政委 阎红彦

纵队司令部：参谋处长 徐立行（1947年11月
调皖西军区）

赵增益

军政处长 甘伯勋（代）

政治部：主 任 阎红彦（兼）

组织部长 李镜如

宣传部长 明 朗

联络部长 姚大非

民运部长 王子清

供给部：部长 卢洪海（1947年11月调皖西军区）

李清如

政委 郑玉凯（后王子清）

卫生部长 董汉文

政委 马九龄

教导团（1947年11月调皖西军区）：

团长 伍国忠

丁维坤

政委 袁文波

第七旅：旅 长 赵兰田

政 委 曾庆梅（1947年11月调皖西

三分区）

周 维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何德庆

副旅长 胡鹏飞

参谋长 赵增益（后由胡鹏飞兼）

第十九团：团长 李长林

政委 刘 瑄

第二十团（1947年11月调皖西一分区）

团长 左魁元

政委 汪羽楚

第二十一团：团长 何自聪

政委 燕登甲

第三十七团（由皖西一支队组成，1947年10月调入，1948年3月又回归皖西军区建制）

团长 陶怀德

政委 张力行

第八旅：旅 长 马忠全（1947年11月调皖西二分区）

黄 林（1948年3月接任）

政 委 芦南樵

副旅长 史景班

副政委 林 凯

参谋长 黄朝天

政治部主任 彭宗珠（1947年11月调皖西三分区）

副主任 田维新（后升主任）

第二十二团：团长 涂学忠

政委 田维新（兼）（后邓易非）

第二十三团：团长 唐兴盛

政委 邓家飞（后何明智）

第二十四团（1947年11月调皖西二分区）

团长 吴先洪（后顾登友）

政委 张洪升

第九旅：旅 长 童国贵

政 委 高治国

副旅长兼参谋长 孟警宇

政治部主任 张恒业

第二十五团：团长 朱 光（1947年11月调
皖西三分区）

葛守国

政委 程永药

第二十六团：团长 赵玉亭（1948年1月6
日于太湖牺牲）

尹书信

政委 杨礼堂

第二十七团（1947年11月调皖西三分区）：

团长 胡守富

政委 张敬一

第六纵队：

司令员 王近山（因伤留黄河以北，未进大
别山）

政 委 杜义德

副司令员 韦 杰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鲍先志

参谋长 姚继鸣

纵队司令部：参谋处长 王毓淮（1947年10月
调鄂豫四分区）

军政处长 张慈一

训练处长 黄 波

政治部：副主任 李 震(1947年底接任)

组织部长 李开湘

宣传部长 唐平铸

民运部长 卢耀武

供给部：部 长 王耀先

政 委 杨德讲

卫生部长 詹少联

政委 李一才

教导团(1947年11月调鄂豫军区)：

团长 于振河

政委 张振兴

补充团：团长 钱光达

政委 曹荫槐 (1947年11月调
鄂豫五分区)

第十六旅：旅 长 尤太忠

政 委 张国传 (1947年11月调鄂
豫五分区)

邵子言

副旅长兼参谋长 赖光勋

政治部主任 冷裕光 (后朱魁)

副主任 陈 孝

第四十六团：团长 唐明春

政委 郝培苗

第四十七团：团长 安仲昆

政委 蔡定金

第四十八团(1947年10月调鄂豫四分区):

团长 李耀光

政委 张 志

第十七旅: 旅 长 李德生

政 委 何柱成 (1947年11月调皖
西军区)

韩 明

副旅长 宗凤州

参谋长 宗书阁

政治部主任 段大明

第四十九团: 团长 苟在合 (牺牲)

政委 李如海

第五十团: 团长 陈绍富

副政委 张镰斧

第五十一团(1947年11月调鄂豫四分区):

团长 王在书(牺牲) 赵天云

政委 宋焕文

第十八旅: 旅 长 肖永银

政 委 李 震 (1947年底调纵队
政治部)

副旅长 王汝照

副政委 刘 昌

参谋长 邢荣杰

政治部主任 沈钦尧

副主任 李少卿

第五十二团：团长兼政委 李绍清

第五十三团(1947年11月调鄂豫五分区)：

团长 蔡启荣

政委 李振宁

第五十四团：团长 卢彦山

政委 霍宗猷

第十纵队（第二批南下部队，1947年11月底到达大别山，随即奉命转入桐柏地区，全纵改为桐柏军区部队）：

司令员 王宏坤

政委 刘志坚

副政委 赵紫阳

副司令员 孔庆德

参谋长 靖任秋

政治部主任 张力之

第二十八旅：旅长 杨秀坤

政委 杨树根

第二十九旅：旅长 李定灼

政委 吴刚

第三十旅：旅长 刘福胜

副政委 贺亦然

第十二纵队（第二批南下部队，1947年11月上旬到达大别山，12月上旬奉命进入江汉地区，全纵遂改为江汉军区部队）：

司令员 赵基梅

政 委 刘建勋

副政委 郑绍文

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韩东山

政治部主任 张树才

副主任 宋侃夫

第三十四旅：旅长 吴世安

政委 杨焕民

第三十五旅：旅长兼政委 闵学圣

(二) 陈谢兵团：

(1947年7月27日，军委命令其归刘、邓直接指挥。8月23日自晋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下辖第四、九纵队和三十八军。)

第四纵队：

司令员 陈 赓

政 委 谢富治

副司令员 韩 钧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杨奇清

参谋长 王启明

(辖第十、十一、十三、廿二旅)

第九纵队：

司令员 秦基伟

政 委 黄 镇 (后李成芳)

副司令员 黄新友

参谋长 何正文

政治部主任 谷景生
(辖第廿五、廿六、廿七旅)

第三十八军:

军 长 孔从周
政 委 汪 锋
副军长 刘威成
(辖第十七、五十五师)

(三) 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集团:

(1947年8月3日,军委命令其暂归刘邓统一指挥。9月间,该部5个纵队越陇海路挺进豫皖苏地区。)

第三纵队:

司令员 何以祥
政 委 丁秋生
副司令员 覃士冕
政治部主任 刘 春
副参谋长 马冠三
(辖第七、八、九师)

第八纵队:

司令员 王建安
政 委 向 明
副司令员 邝任农
副政委 高克亭
参谋长 张仁初

政治部主任 王一平
(辖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师)

第十纵队:

司令员 宋时轮
政 委 景晓村
副政委 刘培善
政治部主任 肖望东
参谋长 赵 俊
(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师)

第一纵队:

司令员兼政委 叶 飞
副司令员 何克希
副 政 委 谭启龙
参 谋 长 张冀翔
(辖第一、二、三师)

第四纵队:

司令员 陶 勇
政 委 王必成
参谋长 梅嘉生
政治部主任 刘文学
(辖第十、十一、十二师)

三、大别山解放区:

(一)鄂豫区 (1947年11月15日于湖北麻城福田河成立, 下辖五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

区党委：书 记 段君毅

副 书 记 刘子厚

组织部长 何英才

保卫部长 谭善和

行 署：主 任 刘子厚（兼）

副主任 刘济荪（1948年5月调回中
原局）

秘书长 杨寿山

军 区：司令员 王树声

政 委 段君毅（兼）

副司令员 郭天民

政治部副主任 郝中士

一地委（辖金寨、金东、商城、固始、霍丘、
霍固等县）

地委：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 刘 毅

专署：专 员 贝仲选（后徐觉非）

分区：司 令 员 雷绍康

第二政委 寇庆延

副司令员 陈仲民

参 谋 长 黄家景

政治部主任 史子荣

固始县：书记 叶护生（后李光）

县长 马 力（后孙荣章）

军事指挥长 韩一梦

商城县：书记 耿万青（后罗丰）

县长 马一之

军事指挥长 谭善和(后黄家景兼)

金寨县: 书记 张延积

县长 林木森

金东县: 书记 白 涛 (1948年7月牺牲)

县长 毕一斌

军事指挥长 张绍基

金北办事处(县):

工委书记 李晓明

主 任 孙荣章 (1948年初调固
始县)

军事指挥长 黄积华

霍丘县: 书记 王子杰

县长 朱广林

军事指挥长 梁俊亭

霍固县: 书记 路宪文 (后杨 杰)

县长 张春山 (后张瑞符)

军事指挥长 杨 杰 (后熊家林)

二地委 (辖光山、新县、潢川、潢固、光商、
罗山等县)

地委: 书记兼军分区

政委 郝中士 (1947年12月调军区政治
部后由稂明德接任)

组织部长 马一鸣

宣传部长 王黎之

专署：专 员 刘明榜

副专员 彭晓林

分区：司 令 员 熊作芳

政 委 郝中士（兼）

副司令员 詹士山

参 谋 长 魏文建

潢川县：书记 田希文

县长 胡德发

军事指挥长 田绿野

新县(旧名经扶)：

书记 稂明德（1947年12月调二地
委）

王光力

县长 刘明榜（1947年12月调专署）

县长兼军事指挥长 邱进敏

光山县：书记 魏钦公

县长 肖建波

军事指挥长 张兴臣

光商县（后改为白雀县）：

书记 王黎之

县长 杨晓如

罗山县：书记 鲁彦卿

县长 耿 宏

军事指挥长 彭明川

三地委（辖礼山、黄陂、黄安、孝感等县）

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乔明甫

副书记 李 夫

专署：专 员 安 明（后任士舜）

副专员 李仲直

分区：司 令 员 罗厚福

副司令员 傅春早

曾广泰

副 政 委 李士才

参 谋 长 熊心乐

政治部主任 肖德明

礼山县(大悟)：书记 何英才（后王玉珍）

县长 刘 西

军事指挥长 从克家

黄陂县：书记 赵 全

县长 刘振奇

黄安县(红安)：书记 李 夫（后王伟）

县长 徐锡煌

军事指挥长 马友才

孝感县：书记 陈 新

县长 刘振奇（后古博）

四地委（辖黄冈、冈麻、麻东、麻城、浠水、
罗田等县）

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李友九

组织部长 汪进先

宣传部长 王树成

专署：专 员 王克文

副专员 徐觉非（1948年初调鄂豫

区第一专署）

张 珉（1948年5月任职）

漆少川

分区：司 令 员 张体学（在张于1947年底至
1948年初奉命组建
野直独立旅期间，
司令员一职由邹国
厚担任）

副司令员 王毓淮

杨 劲（1948年8月任职）

参 谋 长 熊心乐（1947年11月调三分
区）

政治部主任 王进前（1948年1月任职）

黄冈县：书记 漆少川（兼）

县长 孙侠夫

军事指挥长 彭 超（1948年春牺
牲）

冈麻县（即新洲）：书记 汪进先（兼）

县长 程志远

刘天元（1948年4月牺牲）

军事指挥长 陈森炳

浠水县：书记 胡 仁（1948年春牺牲）

张 珉

县长 刘 浩（后张彦明）

军事指挥长 游正刚

罗田县：书记 刘 敏（后姜一）

县长 廖 鹏

军事指挥长 郑 铎

麻东县：书记 任爱生（后杨劲）

县长 张剑石（后丁连三）

军事指挥长 白万顺

麻城县：书记 郭欠恒

县长 张振兴

军事指挥长 于振和（后白宪文）

五地委（辖蕲北、蕲南、广济、黄梅、英山五县）

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刘仰峤

副 书 记 易 鹏

组织部长 洪 范

宣传部长 肖 云

专署：专 员 赵辛初

副专员 胡广恩

分区：司 令 员 张国传

副司令员 黄宏伸

蔡启荣

参谋长 孙超 (1948年5月于蕲北
牺牲)

政治部主任 郑重

蕲北县: 书记 赵辛初 (兼)

县长 钟子恕

军事指挥长 孙超 (后刘朝旺)

蕲南县: 书记 张居庆

县长 何启

军事指挥长 姚广顺

广济县: 书记 李振宇

县长 居文焕

军事指挥长 贺导海

黄梅县: 书记 徐少岩

县长 邹一清

军事指挥长 马启春

英山县: 书记 谭扶平 (1948年2月牺牲)

县长 程贞茂

军事指挥长 王兴发

(二)皖西区 (1947年11月15日于岳西汤池畈成立,
下辖三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1948年
2月后辖四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

区党委: 书记 彭涛

副 书 记 桂林栖

于一川

宣传部长 桂林栖（兼）

行 署：主任 罗士高

军 区：司令员 曾绍山

政 委 彭 涛（兼）

副司令员 鲍先志

副 政 委 桂林栖（兼）

政治部主任 何柱成

副参谋长 徐立行

后勤部长 卢洪海

一地委（辖太湖、潜山、岳西、宿松等县）

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卢仁灿

副书记兼副政委 李 唐（1948年4
月初牺牲）

傅大章（1948年5
月任职）

专署：专员 刘秀山

分区：司令员 孔令甫

副政委 梁 诚（1948年7月1日

在太湖马斯铺牺牲）

傅大章（兼）

副司令员 伍国忠（1948年底调二分区）

左魁元（1948年底任职）

政治部主任 杨天宝

参谋长 陈雷 (1948年4月调四
分区)

副参谋长 余曙光

太湖县: 书记 许少林

县长 李英

军事指挥长 程西海

太岳县: 书记 李景堂

县长 王文焕

岳西县: 书记 滕野翔

县长 李正乾

潜怀县: (1948年5月撤销)

书记 李谦恭

县长 李树芬 (后张国平)

潜山县: 书记 谢潼关

县长 李微

宿松县: 书记 左达 (后改任县长)

傅大章 (1948年1月至5月)

太望县: 工委书记兼县长 董保堂

太平县 (1948年1月8日成立, 辖霍山、

岳西、英山三县边界地区):

工委书记 王飞

县长 白珂

二地委 (辖桐城、庐江、舒城、桐潜等县)

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武璇声

 副书记兼副政委 张伟群

专署：专 员 刘征田（后马守一）

 副专员 张 格

分区：司 令 员 马忠全（1948年8月调军区
 独立旅）

 伍国忠（1948年底任职）

 副司令员 钟大湖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袁文波

 参 谋 长 郁 文（1948年8月调军区
 独立旅）

桐城县：书记 郭 任（后赵瑾山）

 县长 刘 伟

舒城县（后一度改称舒桐县）：

 书记 杜野坪

 县长 赵甫建（后马国良）

庐江县：书记 候正东（后王捷三）

 县长 牛步高（后余 平）

湖西县（1948年6月成立）：书记 候希仁

 县长 李群珊

桐庐县：书记 马 力（后马数鸣）

 县长 马继贤

桐潜县（1948年5月桐城与潜山一部合并而
成）：

 书记 王宗琪

县长 郭 任

沿江办事处(后改怀宁县): 工委书记 谢竹峰

主 任 何东初

三地委 (1947年11月成立, 辖六安、舒城、肥西、
霍山、独山等县):

地委: 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马芳廷

副书记 郭万夫

专署: 专员 霍依茹

分区: 司令员 曾庆梅

副司令员 朱 光 (1948年8月调军区
独立旅)

吴先洪 (后李润堂)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彭宗珠

参 谋 长 胡守富

六安县 (1947年9月2日—11月):

书记 李延泽

县长 宋尔廉 (后调四分区)

舒六县: 书记 余 光 县长 林 杰

大队长 李同柱

独山县(由六安一部组成): 书 记 李延泽

县 长 赵振华

大队长 邹德胜

六合县: 书 记 赵锦章

县 长 王冲霄

大队长 刘海山

霍山县：书 记 王宗琪（1948年5月调桐
潜县）

县 长 霍依茹（1947年11月调专
署）

田世五

大队长 惠举贤

肥西县：工委书记 宣育华

岳北县（1948年春成立）：书 记 滕野翔

大队长 茆存秀

四地委（1948年2月成立，亦称巢湖地委，辖无
为、巢合、湖东、临江等县）：

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唐晓光

副书记兼副政委 宋尔廉

专署：专 员 赵梦明

副专员 陈力生

分区：司 令 员 吴万银（1948年4月初牺牲）

副司令员 张义成

参 谋 长 陈 雷

（三）桐柏区（1947年12月13日在湖北应山县浆溪
店成立）

区党委：第一书记 徐子荣（因病未到职）

第二书记 刘志坚

副 书 记 赵紫阳

行 署：主 任 许子威

军 区：司 令 员 王宏坤
政 委 刘志坚（兼）
副 政 委 赵紫阳（兼）
副司令员 孔庆德
政治部主任 张力之
参 谋 长 靖任秋

一地委（辖桐柏、枣阳、唐河等县）：

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赵成武
分区司令员 方正平

二地委（辖泌阳、确山、遂平三县）：

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王国华
分区司令员 王海山

三地委（辖新野、邓县、光化、襄阳
四县）：

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吴 刚
分区司令员 张廷发

（四）江汉区（区党政军机构于1947年12月6日在
湖北黄安县华河地区成立，月中随
军移驻江汉地区）

区党委：书 记 刘建勋
副 书 记 袁 振

行 署：主 任 郑绍文

军 区：司 令 员 赵基梅（1947年12月病故）
张才千

政 委 刘建勋（兼）
副政委 郑绍文（兼）
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韩东山
政治部主任 张树才
副主任 宋侃夫
独立旅：旅长 吴世安
政委 齐 勇
副旅长 王定烈
参谋长 吴昌炽

一地委（辖随县、枣南及洪山等地）：

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刘西尧
分区司令员 杨焕民

二地委（辖钟祥、京山、安陆、天门等县）：

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文敏生
分区司令员 李学先

三地委（辖潜江、沔阳、监利等县）：

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杨殿魁
分区司令员 李人林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局，重建中原军区，并将刘邓大军和陈谢大军改称为中原野战军。

中共中央中原局：

委 员 刘伯承 邓小平 陈 毅
邓子恢 李先念 宋任穷

粟 裕 李雪峰 陈 赓

张际春 谢富治 刘子久

第一书记 邓小平

第二书记 陈 毅

第三书记 邓子恢

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李雪峰

宣传部长 刘子久

城工部长 孔祥桢

秘 书 长 刘岱峰 (后杜润生)

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

司 令 员 刘伯承

政 委 邓小平

副司令员 陈 毅

李先念

副 政 委 邓子恢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张际春

政治部副主任 宋任穷

参 谋 长 李 达

副参谋长 曾希圣

下辖七个军区:

鄂豫军区: 司 令 员 王树声

副司令员 郭天民

昌炳桂

政委 (区党委书记) 段君毅

教导旅 (1948年6月组成, 8月改为教

导一旅):

旅 长 昌炳桂 (兼)

副旅长 赵鹤亭

政 委 李士才

教导三旅 (1948年 8月组成):

旅 长 雷绍康

副旅长 杨 劲

政 委 寇庆延

独立师 (1949年 2月组成):

师 长 张体学

政 委 寇庆延

副师长 杨 劲

皖西军区: 司 令 员 曾绍山

副司令员 鲍先志

政委 (区党委书记) 彭 涛

政治部主任 何柱成

参 谋 长 徐立行

独立旅 (1948年 8月16日组建):

旅 长 马忠全

副旅长 朱 光

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张敬一

参谋长 郁 文

江汉军区: 司 令 员 张才千

副司令员 韩东山

政治委员 (区党委书记)

刘建勋

副政委（兼行署主任） 郑绍文

政治部主任 张树才

桐柏军区：司令员 王宏坤

副司令员 孔庆德

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

刘志坚

副政委（区党委副书记）

赵紫阳

参谋长 靖任秋

政治部主任 张力之

豫西军区：司令员 李成芳（后曾希圣）

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

裴孟飞（后张玺）

豫皖苏军区：司令员 张国华

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

吴芝圃

参谋长 陈明义

陕南军区：司令员 刘金轩

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 汪锋

（易仕先、方修胜、陈小曼整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四辑

作者 =

页数 = 2 3 4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